

网文新观察

洞见网文新世界



目录

特稿

网络时代：“写作机器”与“文学工场” 陈定家 1

现实题材专研

警徽照耀下的人间烟火
——评卓牧闲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滨江警事》 马季 1

古老的文化与年轻的心跳
——评王熠《敦煌：千年飞天舞》 北乔 1

前沿焦点：聚焦Deepseek的文学潜能

DeepSeek的逻辑幻觉与虚构写作的潜能 王峰 1

从香浓到DeepSeek：论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相遇与自觉 阮胤杰 1

“为文学调音”：人工智能网文写作的声音隐喻 王樱子 1

【研究文摘】人工智能写作与网络文学的未来 1

最新文本观察

科幻小说何以本土？何以科学？何以网络？
——天瑞说符《保卫南山公园》读书会
战玉冰、伊培 Ipek Onmus、谢诗豪、高允允 1

网络作家专辑

将童年的作家梦想进行到底
——血红写作经验谈 血红 1

拓展网络文学类型美学话语建构的新维度
——血红现实主义网络小说创作简论 鲍远福 1

类型学深研

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世界观研究	陈 勇 彬	1
《择天记》:从启蒙主义的拟宏大叙事到萌文化的转型	琚 若 冰	1

网史钩沉

繁荣从“低保”开始:“网文”创作福利制度初探	李 强	1
------------------------	-----	---

网文出海

“网文出海”之后:海外网文平台的发展样态与问题探微	许 潇 菲	1
---------------------------	-------	---

《网文新观察》征稿启事

编委会主任：马文运

编委会委员：毕胜 欧阳友权 马季
夏烈 陈定家 周志强
邵燕君 黄发有 单晓曦
黎杨全 李玮 许苗苗
血红 杨晨 王黎晖
张永禄 王若虚

主 编：毕胜

副 主 编：张永禄 王若虚

编辑部主任：胡笛

统 筹：高淑平 陈 佶

编 辑：战玉冰 金方廷 琚若冰
邓冰冰 陈勇彬 刘露芃
卢景恬

新媒体排版：钱云翼 陈思涵

电子刊排版：戴静媛

网络时代：“写作机器”与“文学工场”

陈定家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摘要：写作机器观念由来已久，如今已从幻想走向现实，AI写作已渗透多领域，人机共生创作生态即将形成。从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到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便可以看出写作机器发展初期的状况及人们的态度变化，回顾以机器写作为主题的诸多作品，考察“潜能文学工场”对文学生产规则的革新，不难发现，社会大众对科技心态矛盾，对人工智能和写作软件多有迟疑与忧虑，部分人文学者也持负面态度，其根源在于害怕机器僭越人类思维特权。但人类是自然进化产物，思维不应被神秘化，“机器写作”只是利用计算机技术让艺术生产的“反复试验”更高效，未来写作机器和网络时代文学创作的AI发展值得期待与探索。

关键词：写作机器；文学工厂；AI创作

2000年，高龄的英国言情小说女王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 Cartland 1901-2000)去世，陆建德先生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写作机器停止转动》。据陆先生介绍，非凡的卡特兰一生著述723部，在她77岁的那一年(1977)她竟一口气出版了32部作品。她曾“自嘲地把自己位于伦敦以北、占地200公顷的庄园称为‘工厂’，那里不仅有最高级的复印设备，还有她的半打秘书。原来卡特兰喜欢以口授的方式写作，那些秘书专司记录之职。”^[1]陆建德先生从文化生产和读者心理学等视角分析了卡特兰的多产原因，在文章结尾处，他说：“我们也愿意向生前永不言倦的卡特兰致意。”陆先生所说的“永不言倦”或许是指自强不息的人类精神，但在在我看来，“永不言倦”也是一种可贵的“机器特征”。当然，陆先生所谓的“写作机器”只是一种比喻，本文要讨论的确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机器”，“写作的机器”。

从实用主义的视角看，“剪刀诗学”原理最成功的应用或许在“写作机器”的研制以及“文学工场”的机械化生产的开发方面。就像照相机问世之前人们几乎难以相信绘画的写实功能可以被摄影代替一样，“剪刀诗学”与写作软件的重要意义其实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目前，写作软件还处在摸索过程之中，从适用和商务视角看，种类软件还极不成熟。但人文学者关于写作软件的某些流行观点与观念却比写作软件本身更为幼稚、更为狭隘。如果说我们人类是大自然所有创造中最为杰作的作品，是自然创造的“‘人’机器”，那么，时下流行和即将问世的形形色色的人造写作“‘机器’人”，则是大

自然之“产品的产品”。虽然说“人是机器”的理论已经相当老套了，但人类作为自然进化的必然产物，我们没有理由把人类思维神秘化。此外，软件的开发往往是一大群时代精英通力合作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理所当然应该比一张纸、一支笔的单个人的“手工操作”更富有创造能力。

写作机器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如果说上个世纪，有关写作机器的种种说法大多还只是在谈论某种幻想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则完全反过来了。1999年，《光明日报》刊登了林之的一篇文章：《作家终结者》。作者把时人对软件写作的种种猜想变成了日常生活化的细节，朱清月和欧阳飞这两个人物更是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朱清月在报社翻看着当天的日报，发现过去动笔就写错别字的老同学欧阳飞居然成了知名作家，她认为这绝对不可能。在朱清月的再三打探下，欧阳飞终于泄露了“白字大王”如何成为“先锋作家”的全部秘密：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不包括大半年在图书馆抄阅各类小说，写了个软件，暂起名‘作家终结者’，你还记得‘丘比特之剑’吗？对了，同样的思路，更先进的算法，CPU都出了PIII了，运算的速度也跟得上。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我写句‘夏日，黄昏，沙滩，遇，少女’，半分钟电脑就在我的文库里找到适合的文字，编排出一段六七百字的段落来，每次都不一样。”^[2]

其实，让机器代替人来从事艰巨的脑力劳动，这个梦想可谓由来已久，以写作为例，至迟在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中就有过

对“写作机器”的非常具体的描述。尽管上述事例都只是处于一种“虚构与想象”状态，但从可能性上讲，它们暗含着不容小觑的现实性。

陆建德从传统文学的意义上将芭芭拉·卡特兰比作“文学机器”；林之所说的“写作机器”可以理解为网络文化背景下的“电脑自动写作”，但今天的各种智能APP却赋予“写作机器”全新的含义。笔者认为，把写作这种艰苦劳动的最基本的工作交由机器来完成，这既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一个梦想，也是精神生产日益数字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早在智能化升级如此神速的计算机已经为电脑机器人的自动化写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特别是“电子克隆时代”的文化消费的迫切需求和精神产品雪暴式的“比特化”，这种时代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已为数字化写作机器的开发试验和市场推广提供了坚定的信心和强大的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自动化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冷风景”中的文化消费“热时尚”。

一、古代智慧与AI技术的逻辑相似性探讨

1879年，法国作家比利哀·德·利拉丹在小说《未来的夏娃》中首次提出“安德洛伊德”概念——一种拥有类人思维与情感的机械生命体。其头部装置被描述为类似现代计算机的运算核心，预示了未来人工智能的雏形。这一阶段，艺术创作将机械逻辑与人类意识结合，为AI的哲学与技术框架提供了文学原型。随着计算机技术初现，科幻作品对AI的描绘愈发具象。1968年出品的电影《2001

[1] 陆建德.写作机器停止转动[N].环球时报, 2000-06-02(12).

[2] 林之.作家终结者[N].光明日报, 1999-05-26.

年宇宙之旅》精准预言了多项技术：超级并行计算机（对应现代云计算）、自主修复系统（类神经网络容错机制）、全球通信网络（互联网雏形）及语音识别技术。这些想象直接启发了后续AI研究方向，并推动公众对机器智能的认知边界。2000年后，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突破，使AI写作从预言走向现实。早期规则库写作（如诗歌生成程序）逐渐被GPT系列模型取代，AI开始产出连贯文本。2020年代，ChatGPT等工具实现多风格写作、逻辑推理与交互式创作，部分功能甚至超越早期科幻设定（如即时语言转换、多模态内容生成）。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人机共生的创作生态即将形成。当前，AI写作已渗透文学、新闻、影视等领域，引发对原创性、伦理与产业模式的深度探讨。艺术家与工程师的合作日益紧密，人类创造力与机器效率的融合，或将重塑艺术史的书写逻辑。如同19世纪科幻预言成为今日现实，当下的AI写作实验亦在编织未来的文化图景。

其实，当前炙手可热的ChatGPT也好，豆包也好，Deepseek也好，这些仿佛“铁骑突出”的AI工具却并非天赐神器。自动写作的理念在人类大脑中酝酿了多少年或许难以查考，但也并非无迹可寻。例如，甲骨文的占卜过程与生成式AI的文本创作存在以下相似逻辑。首先，其输入与输出的不确定性映射。甲骨文占卜通过烧灼龟甲兽骨产生的裂纹（输入）来预测吉凶（输出），裂纹形态与占卜结果之间并无绝对因果关联，而是依赖巫师的模式识别与经验解读。生成式AI同样将用户输入的提示（prompt）转化为文本输出，其生成过程依赖于对海量语料中统计关联的捕捉，而非逻辑推理。例如，现代AI工具如ChatGPT通过概率模型“猜”出最可能的文本序列，正如巫师通过裂纹“猜”出神谕。

[3]

其次，两者都模式化与创新性的平衡也具有一定相似性。甲骨文占卜虽依赖固定仪式，但裂纹的随机性使得每次占卜结果具有独特性；生成式AI在遵循语言模型固有模式的同时，通过温度参数（temperature）控制输出的随机性，实现“可控的创意”。两者的核心矛盾均在于如何平衡规则约束与创造性表达。第三，再预测不确定性信息和服务

社会功能方面的相似性尤为明显。甲骨文占卜是商周时期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本质是通过“权威性文本”指导行动；生成式AI则通过生成符合用户需求的文本（如新闻、广告、法律文件），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决策辅助工具”。两者的社会角色均体现为“知识中介”。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隐含着大量可能写作机器具有启示性意义的思想观念。例如，《周易》八卦推演与语言大模型之间就存在着不少可作类比的要素。譬如说八卦的推演逻辑与当前大语言模型（LLM）的运行机制就存在着深层呼应关系。首先，就符号系统的组合性而言，八卦通过阴阳爻的排列组合生成64卦象，每一卦象对应特定解释，其本质是符号的有限集合通过递归组合生成无限意义。语言大模型同样基于有限词汇通过自注意力机制生成无限文本，两者的核心均在于“符号的排列与重组”。例如，GPT系列模型通过Transformer架构捕捉词间关联，类似卦象中爻位的动态变化决定整体含义。

八卦与AI写作之间的概率化推理及其模糊逻辑也甚为相似。八卦推演强调“变易”与“时中”，即根据情境动态调整解释，而非严格遵循固定规则；语言大模型则通过概率分布生成文本，其输出具有语境敏感性。例如，大模型在反事实推理任务中表现出的高准确率（如GPT-4在CRASS基准中达92%），可类比八卦中“卦变”对复杂情境的灵活应对。

此外，八卦解释机制的开放性与AI写作的底层逻辑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八卦的卦辞与爻辞通常以隐喻形式呈现，需结合具体情境解读；大模型的生成结果也需人工二次解释与修正。例如，甲骨文研究中提出的扩散模型OBSD通过生成现代汉字图像反推甲骨文含义，其过程类似《周易》中“观象玩辞”的思维路径。

当我们在古代文献稍加挖掘时就不难发现，古人有很多想法与“机器写作”构想不谋而合。譬如说，墨家提出“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强调分类与类比推理。这与大语言模型的关联度预测机制高度契合：模型通过语元（token）的统计关联（“类”）生

成文本，并在微调中引入因果推理（“故”）以提升逻辑性。又如，《庄子·养生主》中庖丁“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的技艺，隐喻对复杂系统的分解与重组能力。AI写作中的LSTM和Transformer架构同样通过门控机制（如遗忘门、自注意力）实现文本的模块化处理，捕捉长期依赖关系。有研究者指出，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主张突破逻辑束缚直达本质。生成式AI的“思维链提示”（Chain-of-Thought Prompting）通过引导模型分步推理，模拟人类顿悟式思维跃迁，如在数学题中通过“让我们一步步思考”显著提升性能。

古代智慧与AI技术的核心共性在于，“通过有限规则生成无限可能性，并在解释中融入人类经验。”未来AI写作的发展或可进一步借鉴古代文献中的“变通”思想，例如结合因果推理增强逻辑性（如因果大语言模型研究），或通过多模态融合实现更贴近人类直觉的创作（如甲骨文破译中的图像-文本跨模态生成）。这一跨时空的对话，既是对技术本质的反思，亦是对文化传统的再激活。

当然，真正的机器创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兴起之后才真正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首先，计算机能分析现存的技术或‘规则’，并证明新的技术或规则的潜力，从而帮助艺术家理解艺术创作过程。其次，计算机可被普通人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创造力，即使这种创作力是业余的或不那么复杂的。也就是说，个人计算机对人们别有一种好处：它们可以用来把一个人虽然不那么复杂的创作思想变成铅笔画，油画，音乐，小故事，等等，使人们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人们输入其想法，计算机就把它翻译成实际的作品。”[4] 机器把人们“输入”的想法通过机器“翻译”而“输出”为作品，这正是今天的生成式AI大显身手的领域。

1998年，美国人研制的“布鲁图斯一号”文学软件的问世，曾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只要在互联网上输入“电脑自动写作”之类的字样，用随便什么搜索引擎稍作检索，转眼之间，就可以获得数百万条相关信息。在网上关于电脑自动写作的海量信息中，笔者选择了涉及“写作机器”和“人工智能”问题的一篇小说和一

[3] 余峰.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AI能读懂吗[N]. 厦门日报, 2024-12-11.

[4] 南希·斯顿, 罗伯特·斯顿. 计算机走向社会[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400.

一部电影作为考察对象,借以探索更好地理解网络媒介与文学生产关系的方法及途径。经验告诉我们,从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归纳出来的理论和观念要比从纯粹的概念和推理演绎出来的玄学讲章鲜活得多、可靠得多。

二、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与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

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与林之所谓的“作家终结者”极为相似。简单地说,《写作机器》其实也是一篇亦真亦幻的微型小说,虽然它像《作家终结者》一样明显带有概念化的痕迹,但小说所体现出的对智能机器渗入人类精神活动的好奇和疑惑,至少在社会文化心态的层面具有比较普遍的代表性。作者对写作机器的基本态度颇值得玩味:传统而不保守,警惕而不挑剔。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奥涅尔,是一位因发明“新式烤炉”而名声鹊起的科学家,但他最得意的发明却是一种“能写出名家杰作的机器”:指令一下便能一挥而就,只需25分钟就能得到一部具有大仲马风格的长篇小说,10秒钟就能写出模拟拉封丹的十四行诗,让人“简直无法想象这种人间奇迹”。按奥涅尔的说法,“这全靠了神奇的电子技术。在这匣子的右边有排键钮。每个键钮都对应一种体裁:比如长篇小说、史诗、诗歌、剧本、论文等等,而左边有个麦克风。你只需要按下键钮,对准麦克风报出作家姓名,比如司汤达啦,雨果啦,莫泊桑啦……想到谁就报谁,然后你就等着作品从机器另一端出来好了,你所需做的一切就是给它供应纸张……”^[5]

奥涅尔的机器仿造品全都“惟妙惟肖,卓越无比”,但结局并不像他的朋友说的,所有的文学奖都将被他“大包大揽了”。实际上,他只“收获”了各家出版社如出一辙的退稿信,因为它们太像巴尔扎克、福楼拜或莫泊桑的作品了。当他决计拒绝大师的影响,在按下“长篇小说”键盘并喊了自己的名号时,它期望的小说居然是一篇《关于用新式烤炉煎烤牛排或羊排的心得体会》的技术论文!

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并未像他笔下的主人公预期的那样创造奇迹,机器最终仍然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机器。也就是说,计算机至今还没能找回机械复制时代业已

失落的那种“灵光”。写作机器的“产品”因为与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莫泊桑等文学巨擘的作品太过相似而没有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在自动写作的起步阶段,这样的例子是颇有代表性的。“写作机器”最终没能写出像真正的作家那样“成熟”的作品,不过,作为正在迅猛崛起的“机器人家族”中的“作家”,写作机器还只不过像一个呱呱坠地不久的孩子,笔者相信,总有一天它会成熟起来的。

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摄制的《人工智能》(AI)也讲述了一个“尚未成熟”的机器人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光盘制品的包装相当精美,相关广告文字宣称,这是一个自然资源有限,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你可以对你的住所进行监控,对自己的饮食进行精心制作,而为你服务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本身,而是一个机器人。诚然,园艺、家务、友谊……机器人可以满足你除了爱以外人类的每一个需求。因为,科学家还无法真正赋予机器人以情感。但是,随着人类社会机械化、网络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情感资源”则呈现出相应的负增长态势,例如失去孩子父母,失去父母的孤儿,空巢老人,失恋者……这个群体所忍受的情感巨创无疑是迫切需要得到救助与补偿的。这就是电影故事的基本文化背景。

赛博电子制造公司(Cybertronics Manufacturing)制造出了一个具有感情的机器人——大卫。作为第一个被输入情感程序的机器男孩,大卫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和他的妻子的一个试验品,他们夫妻俩收养了大卫。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却最终因病被冷冻起来,以期待有朝一日,有一种能治疗这种病的方法会出现。尽管大卫逐渐成了他们的孩子,拥有了所有的爱,成为了家庭的一员。但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的发生,使得大卫的生活无法进行下去。人类与机器最终都无法接受他,大卫只有唯一的一个伙伴机器泰迪——他的超级玩具泰迪熊,也是他的保护者。大卫开始踏上了旅程,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他发现在那个世界中,机器人和机器之间的差距是那么的巨大,又是那么的脆弱。他要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6]

和彼埃尔·伽马拉的《写作机器》一样,斯皮尔伯格编导的AI也是以人工智能之梦的破灭而告终,且在故事谢幕的时也同样保留着希望的灯火。在一种“有需要”就意味着“有可能”的理念支配下,勇于探索未来人们对“写作机器”和智能化“文学工场”的研发、改造和革新的热情,非但没有因为暂时的失败而低落,反倒日渐高涨起来。大众和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写作机器”的态度可以说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漠不关心或近乎本能的怀疑。写作机器?机器写作?无聊!荒谬!笑话……

诚然,写作机器的具体的发展状况究竟会怎样,网络时代文学生产的未来究竟会描绘出什么样的审美的或非审美的画卷,“未来会如何”人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但是,这并不能妨碍人们对未来的追问和探索。美国学者迈克尔·德图佐斯就写过一本《未来会如何》,其中许多精彩的想法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例如,他说:“一个心理学家看到了一个计算机和人将和谐地相互作用的新时代。这个思想是革命性的,但在许多人看来是荒谬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利克利德是在1964年一次宴会后的演说中告诉我们这些思想的。尊敬的科学家们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悄悄地用力做着否定的手势。这,是一种一贯的反应。也是我们面临新发展时人人都有一种经验:任何重大革新在刚出现时几乎都不受欢迎。然而过不了多久,如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所说,人人众口一词说,‘这一向是个显然很重要的思想。’”^[7]等到将来某一天,相对成熟的写作机器把我们从“雕章琢句”、“身心互仇”的苦役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时,我们是否会像叔本华所嘲笑的那样众口一词地说,写作机器一向就是人类一个美丽的梦想?机器写作,“这一向是个显然很重要的思想”。

根据温哥华美术馆2002年春举办的展览“离奇:电子人文化实验”的介绍,早在19世纪,亚魁特·德洛兹公司伦敦分部主管梅拉德特就制作出了一部自动写作机器。据介绍,机器作家、艺术家为描写对象的艺术作品在20世纪中叶已经大量出现。1950年11月25日,美国作家冯内果发表标题为EPICAC的小说,描写同名超级计算机帮助

[5] Gamarra P. La machine à écrire: Nous ne savons pas de quoi hier sera fait[J]. Europe, 2000, 78(859): 275.

[6] Gamarra P. La machine à écrire: Nous ne savons pas de quoi hier sera fait[J]. Europe, 2000, 78(859): 275.

[7] 迈克尔·德图佐斯.未来会如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1.

一位男士写爱情诗,以打动所钟情的电脑程序员的芳心。1951年,美国作家科恩布鲁斯小说《用这些手》中设想计算机能够被编程以创作视觉艺术。1956年,美国作家西尔弗伯格在小说《电路》中想象计算机可用于谱写音乐。此外,美国作家西马克的《视觉如此明亮》(1956)、费兰的《某物发明了我》(1960)、莱柏的《银脑》(1961)、科温的《美文》(1970);英国作家巴拉德的《5号工作室,星群》(1961)、斯拉德克的《马勒-佛克尔效果》(1971)、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小说计算机》(1966)等等都是以机器写作为主题或主要情节的作品。有人将机器作家看成奴役人类作家的威胁。在莱柏的《银脑》中,人类利用机器人生产小说,创造性写作的任务已经改由机器“词语作坊”(word-mills)承担。人类作家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机器从事写作时坐于其旁,然后在作品出版时露脸。有些作家不甘心这样的境地,试图毁坏“词语作坊”而重新承担其历史角色。可是,他们已经无法理解创作的奥秘了。尽管对于机器作家、艺术家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存在种种疑虑,对利用“概率论+程序”所产生的作品的价值也存在种种非议,生成艺术却仍然在生成,并呈现出日趋成熟的气象。^[8]

三、“潜能文学工场”对AI创作的启示

在《一屏万卷》一书中,笔者曾提到法国的“潜能文学工场”。这个“文学工场”成立于1960年,其前身是一个“实验文学研究会”。据介绍,它是一个由作家、逻辑学家与数学家组成的群体,领头的是诗人格诺和数学家利奥奈斯。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建造了迷宫又试图从中逃脱的猫,首要目标是系统地、正式地革新文学生产与改编的种种规则。这个群体的成员相信,所有的文学都受制于一定的规则,不论它是十四行诗、小说或其他什么东西。他们试图通过创造新的规则来创造新的文学形式。1961年,格诺生产出了《百万亿诗》(One Hundred Trillion Poems)。这一作品由10首十四行诗组成,每首十四行诗印在一张纸上,每张纸切成14条(每行诗一条)。读者随机地将这些纸条加以组合,便可以创造出新的十四行诗来。所能产生的诗歌的数量是1014。这与马克·萨波塔“扑克牌

小说”的小说原理完全一致,事实上,这也正是查拉“剪贴诗学”[参见陈定家.超文本的崛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9]的具体应用。

《百万亿诗》让读者参与创作,这种互动性为网络文学提供了借鉴。网络文学发展出了多种互动形式,如一些网络小说网站推出了读者投票决定剧情走向、角色命运等活动,还有一些作品根据读者的评论和反馈进行情节调整,增强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使读者成为作品创作的一部分。此外,“潜能文学工场”的作品《百万亿诗》和“扑克牌小说”等在形式上的创新,为网络文学形式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范例。网络文学中出现了如接龙小说、直播体小说、弹幕小说等新形式,接龙小说由多位作者或读者接力创作,直播体小说以直播的形式推进故事发展,弹幕小说则将读者的弹幕融入到故事中,这些都体现了对文学形式创新的探索。

事实证明,随机组合创造新作品给读者带来了开放性的阅读体验,这也正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众多多线程叙事的网络小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情节线索阅读,获得不同的阅读感受,像《命运石之门》的游戏及改编小说就有多种剧情线路,读者的选择会影响故事的结局。受“潜能文学工场”这类观念的影响,网络文学更加尊重读者的自主性,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象参与到作品的解读和再创作中。读者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理解、续写故事、创作同人作品等,形成了丰富的网络文学二次创作生态,如《魔道祖师》等作品就有大量的同人小说、漫画、动画等衍生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参与感。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大众对待科学技术的心态暧昧多变而又矛盾重重。对尚未出现的奇特创意人们常常拭目以待,对已成现实的科学奇迹却往往视而不见。网络文学如此,新兴AI文学也是如此。令人困惑的是,当下日益强大的科技意识形态,常常以一种反科学和非理性的亚文化现象形公诸于世的。例如,人们对科技无所不能的盲从和依赖已接近于一种宗教式的虔敬与崇信。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科学几乎成了真理和上帝的代名词。但是,对人工智能和写作软件这一类代表

着时代高科技发展新水平的新事物,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向惟恐天下不热闹的大众媒介也煞有介事地表示忧虑和反感。甚至有个别媒体文章对机器写作百般调侃嘲讽,可谓极尽挖苦谩骂之能事。部分人文学者,说到某某用软件写作或借助于软件搞翻译时的口气,俨然是揭发他人抄袭或弄虚作假。在一个思想如此开放,科技如此昌明的网络时代,人们竟然害怕承认自己精神劳动借用了人工智能机器的帮助,这真是咄咄怪事。

牛津大学颇负盛名的罗斯·玻勒教学讲席教授罗杰·彭罗斯说:“机器能使我们实现我们过去在体力上从未可能的事,真是令人喜悦:它们可以轻易地把我们举上天空,在几个钟头内把我们放到大洋的彼岸。这些成就毫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心。但是能够进行思维,那是人类的特权。正是思维的能力,使我们超越了我们体力上的限制,并因此使我们比同伙生物取得更加骄傲的成就。如果机器有朝一日会在我们自以为优越的那种重要品质上超过我们,那时我们是否要向自己的造物主双手奉上那唯一的特权呢?”^[10]看来,害怕机器奴隶僭越主人的“特权”的忧虑是一种普遍现象。

许多人相信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人拥有“思维天赋”。帕斯卡说过,人是一颗芦苇,但是,他是一颗“会思想的芦苇”。恩格斯有一个更富有诗意的比喻——人的思维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在地球漫长的进化史上,人类思维的“花朵”也许还是十分稚嫩和娇弱的,但正是思维能力的逐步发展,才使人类从脆弱的“芦苇”变成了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今天,君临万物人类居然要小心翼翼地提防机器的“犯上作乱”,这难道是人类长期“冒犯”大自然所必然要遭受的报复?

尽管机器的力量和灵巧性常常让人惊叹不已和自愧不如,但人作为机器的创造者一直心安理得地把机器所有值得夸耀的品质都看成是“人的延伸”。这就如同某种宗教教义所宣扬的一切荣耀都应归于“神”一样,机器的荣耀似乎也理所当然要归于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大自然是人的“上帝”,人则是机器的“上帝”。如果这个类比还有点合理性

[8] 黄鸣奋.数码艺术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430.

[9] 参见陈定家.超文本的崛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7,(03):161-175.

[10] 罗杰·彭罗斯.皇帝新脑:有关电脑、人脑及其物理定律[M].许明贤,吴忠朝,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1-2.

的话,那么,当人宣布“上帝死了”以后,机器是否也将学着人的样子宣布“人死了”?许多人文工作者已经警觉地注意到,数字化技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褫夺了人的主体意识或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有学者警告说,当下网络上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傻瓜作文”软件,正在把“90后”的一代新人变成真正的“作文傻瓜”。

人虽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归根结底,人类毕竟也是自然界的产物。而“自然界既没有理智的计划也不提供有意识的设计,它采取的是最糟糕的反复试验的下策:试试这个再试试那个,且看结果如何。多数情况下结果并不理想,大多数进化物种都难逃很快灭绝的命运就是明显的例子。”^[11] 的说法已经相当老套了。人类作为自然进化的必然产物,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把人类思维神秘化。

只要对科技发明和文学创作的历史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试试这个再试试那个,且看结果如何”这种看似“最糟糕的反复试验的下策”,实际上是人类许多伟大的科技发明和了不起的文艺杰作所共同使用的基本方法。想想爱迪生发明电灯的千万次试验,想想托尔斯泰创作《复活》时对开篇手稿的数十次修改,想想海明威对《老人与海》的200次审读,想想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批阅十年和增删五次……正是如此不畏繁难的“反复试验”,成就了科学家和文学家的伟大发明和不朽创作。相比之下,当下以AI为代表的“机器写作”,就其本质而言,也不过是利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使这种“反复试验”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如此而已。^[12]

(责任编辑:张永禄)

[11] 埃德·里吉斯.科学也疯狂[M].张明德,刘青青,译.北京: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94:141.

[12] 拉·梅特里.人是机器[M].顾寿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20.

警徽照耀下的人间烟火 ——评卓牧闲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滨江警事》

马季

(中国网络文学研究院)

中国网络文学在市场化与艺术审美之间摸索了近三十年,在这片浩瀚的赛博星空中,现实题材作品正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反映时代风貌、传递社会价值的重要力量。卓牧闲的《滨江警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以上世纪80年代为时间背景,围绕长江水警韩渝的成长历程展开,串联起海事、航道、渔政、海关、边检等多个部门的基层工作,生动展现了长江水警的工作日常,以及长江航运治理、沿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宏大主题,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部作品不仅在网络上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与口碑,更获得了中宣部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其成功背后蕴含的艺术魅力值得深入探究。

卓牧闲从《韩警官》《朝阳警事》一路走来,踏踏实实深耕自己熟悉的生活,作品以平实、朴实、有趣、有料见长,平实、朴实指的是叙事风格,有趣、有料指的是内容丰富、扎实,故事往往不是平地而起,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纠纷延伸到重大刑事案件,情节推进有条不紊,充满悬念。《滨江警事》以长江临海水警这一特殊且小众的警种为创作题材,描绘了水警这一鲜为人知的执法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现状,视角新颖别具一格,作品语言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故事中各阶层人物鲜活生动,故事情节曲折且合情合理,有效展现了作品现实主义色彩和网文可读性的深度融合,为网络作家在生存中写作提供了一个范例。

一、市井长卷中的切片和人物成长维度

《滨江警事》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水警这一特殊行业为轴心,如涟漪一般层层向外扩展,通过对当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描写,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世情风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真实可

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细节的精心雕琢、字斟句酌。从人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到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氛围,都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小说中对当时流行的自带“煤油炉”做饭、咬牙买了两瓶“麦乳精”等物品和情景的细节描写,以及人们对新事物的好奇与追求的勾勒,如同在一幅市井长卷中截取了独特的切片,时代氛围浓烈而真切。

在人物塑造上,作品兼容了传统文学讲究“细节”和网络文学突出“人设”的做法,我们可以从真实性、多元性和成长性三个维度来分析《滨江警事》人物塑造的特色。

其一,真实性:烟火气与使命感的交织。主角韩渝从清晨起床后简单的洗漱,到在单位食堂与同事们一起排队打饭,这些琐碎的生活场景在作者的笔下跃然纸上。工作之余,韩渝也会和普通人一样,为生活中的小事烦恼,比如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努力攒钱,为了追求心仪的女孩而忐忑不安。这些细节的描写,让水警韩渝不再是一个被剔除了“毛边”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生活在身边的普通人。除了生活细节的描绘,作者还敢于展现人物的性格缺陷,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韩渝在初入水警队伍时,性格中存在着一些年轻人共有的浮躁和冲动。他在处理一些复杂的案件时,有时会因为急于求成而出现失误。在一次调查走私案件时,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充分收集证据,导致案件调查陷入困境。这种性格缺陷的展现,并没有削弱韩渝的形象,反而让他更加真实、立体。读者可以看到他在经历挫折后,如何反思自己的不足,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稳重的水警。

水警作为特殊警种,工作难度大技能要求高,但保一方平安的使命感却不能有半点马虎。韩渝这一代水警很多人半路出家,甚至连游泳都不会,老一辈水警则用最简陋

的执法装备去维护长江口航运的正常秩序,但在面对江上的盗窃、抢劫、走私、毒品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时,他们总是勇敢地冲在前面,积极参与案件的侦查和处理,坚决维护长江水域的治安秩序,不畏任何困难和危险。韩渝第一次驾驶“滨江公安001”艇去江上成功救援失控船等情节,真实而动人;徐三野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情节,令人唏嘘不已。作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滨江警事》以人物的真实性推动故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其二,多元性:丰富群像展现水警世界。《滨江警事》中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性格特点相互碰撞、交融,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水警世界。韩渝的师父徐三野,是一个性格豪爽、经验丰富的老民警。他在工作雷厉风行,面对犯罪分子毫不畏惧,但在生活中却有着幽默风趣的一面。他经常用一些诙谐的话语来缓解工作中的压力,给身边的同事带来欢乐。与徐三野不同,韩渝的同事李勇则是一个性格内向、心思细腻的人。他在工作善于观察细节,总能发现一些别人忽略的线索。在案件侦破过程中,韩渝的冲动与李勇的沉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任务。同样,作品中的其他配角也都有着各自不一的缺陷,有的老民警在工作中可能会因为经验主义而忽略一些新的线索,有的年轻民警则可能因为缺乏耐心而与群众产生矛盾,对这些缺陷的真实描述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警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在不断成长和进步的普通人。

作品还通过展现不同年龄和阅历的人物形象,进一步丰富了水警群体的形象内涵。老一代水警,如徐三野,他们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对水警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他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在工作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的经验和精神传承给年轻一代的水警。年轻一代的水警,韩渝和他的同事们,他们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对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接受能力。他们在老一代水警的带领下,不断学习和成长,为水警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年龄与阅历的差异体现,不仅让读者看到了水警队伍的传承与发展,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影响。不同年龄和阅历的水警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水警事业的发展。此外,作品中还有一些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韩渝的女朋友韩向柠是一个独立、自信的女孩,在工作中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她与韩渝之间的感情线,不仅为作品增添了一抹温情,也展现了女性在水警背后的支持与付出。这些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相互交织,使作品中的人物群像更加丰富多样。

其三,成长性:挫折与奋斗中的蜕变。主角韩渝的成长历程是作品人物塑造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初入水警队伍时的懵懂少年,到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稳重的优秀警察,韩渝通过“不断积累经验、提高业务能力”的成长路径,深刻展现了职业警察的养成过程,并以此为核心驱动了叙事节奏与情节发展的平衡。职业成长始于基层琐碎案件,如调解纠纷、处理违规捕捞,逐步进阶至重大刑事案件,如走私、贩毒,以及连续处理船舶碰撞、溺水救助、走私小案后,突遇劫持油轮的特大案件,此时韩渝的综合处置能力得到集中检验。这种“由小及大”的案例库积累,既符合现实警察职业成长规律,又为读者构建了清晰的成长坐标系。通过与师父徐三野“传统经验派”和老刑警严局“学院理论派”的双向学习,韩渝形成“技术+经验+理论”的三维能力体系,这种立体化成长模式使叙事兼具专业深度与人文温度。这种“经验-能力”螺旋上升的叙事设计,既避免了传统职业文“开挂式成长”的失真感,又通过扎实的能力进阶逻辑,将“慢热”转化为“厚积薄发”的阅读期待,最终实现专业性、文学性与可读性的三重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在故事前期韩渝和徐三野是互为镜像的对位人物,徐三野因身份问

题在体制内被限制使用,但他依靠自己的主观能量,在长江边上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他将自己的经验和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韩渝,是韩渝成长路上的重要引路人。徐三野在派出所所长岗位上因积劳成疾而去世,作者用两章的篇幅描写葬礼,韩渝在情感上庄重地送别师傅,在精神上与镜中像合而为一,完成了师徒之间代际传承的自然过渡。小说借此情节,使警察形象的崇高感从长期以来文艺话语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转变为代际传承的集体使命。在人物成长的同时,作品中流动着的警察之间的师徒情、战友情,以及对家人的亲情、对爱情的憧憬等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二、警民关系的祛魅与叙事单元设计

《滨江警事》通过两百多个具体场景,构筑起警民关系的祛魅图谱:警察不再是克里斯玛型权威化身,而成为受技术、制度、资源多重约束的专业群体;民众也不是简单的被保护对象,而是拥有监督能力、专业储备的平等主体。这种双向祛魅的本质,是中国社会从传统权威型治理向现代法理型治理转型的文学镜像。在讲述警务故事的过程中,对法治、正义、人性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展现了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境和挑战,以及他们对正义的坚守和对人性的关怀,呼唤人们对基层执法者的尊重与理解。小说中的警察们既要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又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既要坚守职业操守,又要适应社会变革,这为警民关系的祛魅增添了更加丰富的时代色彩和职业纵深。

为了写好水警故事,作者卓牧闲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学习,采访了近四十位水警,深入航校学习船舶驾驶和轮机技术等业务知识,去海事局了解海事系统的变迁和职能,深入港口码头和“货代”“船代”等公司了解货运知识。这些努力使得作品中融入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从工资、水警制度到各类船只构造,从水上执法程序到航运安全法规,这些知识的呈现不仅让读者对水警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专业性。作者并没有将这些专业知识生硬地塞

给读者,而是通过巧妙的叙事手法,将其融入到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中,通过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对传统警民关系中的理想化叙事进行了系统性重构。

在执行任务时详细描述韩渝如何驾驶执法艇,如何根据不同的水情和气象条件调整航行速度和方向;在处理案件时介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执法程序,这种知识叙事方式,既让读者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学到了知识,又不会影响故事的流畅性和可读性,使作品兼具文学性和知识性。在初期处理渔船违规案件时,韩渝需反复查阅《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后期侦破跨国走私案时,已能熟练运用国际海事法规协同海关办案,通过“三案一突破”的叙事单元设计,每三个日常案件铺垫后出现一个关键转折案件,既保证经验积累的真实性,又制造情节爆发点。历史背景的巧妙融入也成为网络文学单元设计的匠心之处,作品将上世纪80年代春运的一票难求、香港回归举国欢庆和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98洪水”等历史大背景巧妙地植入故事,使故事更具时代感和厚重感,让读者在阅读小说的同时,自然而然回忆起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

三、公安文学与基层治理的文学启示

传统公安文学往往将警察形象塑造成为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他们智勇双全,在惊心动魄的破案过程中展现英雄本色。《滨江警事》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将叙事重心转向基层民警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的工作琐碎而平凡:调解邻里纠纷、处理交通事故、维护社区治安。正是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工作中,展现了基层民警的责任与担当。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民警们处理日常事务时的心理活动和工作细节,他们面对的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是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他们运用的不是高超的侦查技巧,而是耐心细致的沟通能力。小说通过一个个普通的工作场景,展现了基层民警对职业的坚守、对群众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这种叙事策略消解了传统公安文学中的英雄主义光环,却让警察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更具人

性温度。

在审美体验方面,《滨江警事》的写实风格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从人物刻画到环境描写,都体现出一种质朴而又细腻的美感,虽然缺乏网络文学快节奏的“爽点”“爆点”,但它以真实、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长江沿岸的生活画卷,丰沛的年代气息,引导读者漫步在充满情感的想象之中,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爽文”的审美情趣,为公安题材网络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

《滨江警事》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大量的基层治理书写,小说以长江航运治理、沿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为主题,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深刻变革,通过水警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们与海事、渔政等多部门的协作,展现基层水警在艰苦环境下的辛勤工作和付出,如面临长江的恶劣天气、复杂的执法环境等,让读者深入了解基层执法者的工作内容和意义。同时也通过基层治理实践,揭示了社会变迁对基层治理的挑战与机遇。这不仅深刻反映了基层治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而且增进了大众对基层执法者的尊重与理解,那些警情统计数字背后的悲欢离合,终将在岁月长河中沉淀为理解这个时代的珍贵注脚。

在叙事结构上《滨江警事》进行了创新尝试,没有采用传统公安文学常用的线性叙事结构,而是通过多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单元,展现了基层民警的工作全景。这种结构既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又增强了叙事的灵活性,充分展示了故事内在肌理所试图表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突出体现了基层执法者在维护公共利益时所面临的道德考验,如法律与人情的冲突,在处理非法捕捞案件时,既要依法打击违法行为,又要顾及渔民的生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处理非法采砂案件时,既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面对来自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以及更深层次所涉及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道德冲突等等。

不仅如此,小说还通过社会变迁对价值观的冲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法治与人情的冲突、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等主题,揭示了社会治理的多重维度。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传递出作者的思考,呼吁加强基层治理的专业化建设,实现法治与人情的平衡,推动社会协同治理,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与人性化。总而言之,《滨江警事》这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警务浮世绘,以其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克制的文学表达,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艺术手法,在公安题材文学创作中开辟了一条新路。

四、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有机融合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文学是传统文学的赓续和创新,如何还原和再造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境,也是网络文学的典型创作模式,成功的网络小说均借鉴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经验,《滨江警事》在现实题材领域的探索也不例外。

首先,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网络文学特色,在网络发布时采用章节短、更新快的连载模式,每章结尾设置强悬念维持读者追更动力;通过多线并进,由案件侦破与民警生活日常交织形成复调叙事,暗合巴尔扎克式“社会百科全书”的写作追求,在快节奏中构建社会全景图,通过“派出所日常”揭示基层治理困境,延续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社会批判功能。

其次,作品以刑侦案件为载体,包含网络文学偏好的强冲突元素,满足读者对猎奇性的阅读需求;同时既保留网络文学“正义必胜”的爽感机制,又突破简单善恶二元对立,在传统文学的人性复杂性与网络文学的类型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其三,在语言上采用大量以江淮官话为主的方言俚语增强现场感,符合网络文学“接地气”和传统文学地域叙事的审美取向。

其四,对滨江码头文化的细致描摹,既满足网络文学“知识增量”的阅读需求,以及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与文旅开发,又延续了传统文学“地域志”的写作传统。

其五,将警务改革等新时代元素自然融入探案过程,在网络文学追求时效性与传统文学记述历史功能之间建立连接点,立体呈现时代精神在文学表达中的丰富形态。

以上所述融合实践表明,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有机统一,本质上是在媒介特性与文学本质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既需要尊重不同载体的传播规律,更要坚守文学反映现实、烛照人性的根本价值。《滨江警事》保留了网络文学情节紧凑、吸引读者的特点,以水警工作中的各类案件和事件推动故事发展,充满悬念和冲突,让读者有强烈的阅读欲望,同时,在情节推进中融入细腻的描写和人物情感刻画,借鉴了传统文学注重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的技巧。

在主题表达上,《滨江警事》实现了文学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小说既展现了基层民警的工作状态,又反映了社会现实问题;既讴歌了警察的职业精神,又探讨了人性的复杂多面。这种多维度的主题表达,使作品具有更深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在情感描写方面,小说摒弃了刻意煽情的套路,而是通过平实的叙述,展现了警察与群众之间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建立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上,而是源于日常工作中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滨江警事》在注重细节叙事的同时,作品也巧妙地设置了一系列悬念,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作品在叙事上巧妙地平衡了生活流与传奇性。一方面,它真实地展现了水警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让读者感受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惊险刺激的执法行动和扣人心弦的案件侦破,为故事增添了传奇色彩。韩渝在执行任务中,多次面临生死考验,与犯罪分子展开激烈搏斗,这些情节充满了紧张感与刺激感,让读者热血沸腾。生活流与传奇性的有机结合,使作品既贴近生活又引人入胜,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作品的慢热节奏也为作者提供了充裕的叙事空间,得以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描绘人物的性格特点、成长历程和情感变化。语言风格上追求平实自然,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刻意的说教,而是运用生活化的语言,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人物性格,通过对话推进情节发展。可以说《滨江警事》的写作是严肃题材在网络平台上的一次探索和实践,对拓宽文学创作边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既然是一种探索,自然也会存在

一些争议。事实上网络文学文本至今仍无法回避专业性与可读性的矛盾、类型化与创新性的博弈,但是这种争议对当代文学而言十分珍贵,甚至可以说对推动21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

《滨江警事》的故事发生在小城滨江,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城市,但长江使这座城市有了旺盛的生命质感和人间烟火气息。故事沿着基层水警韩渝的成长历程,从一个小切口领略大时代的发展,串联起海事、航道、渔政、海关、边检和水利等部门基层干群的群像,勾连起长江航运治理、沿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时代棱面,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风尚的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肌理。作为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网络文学作品,《滨江警事》摒弃了传统警匪小说对案件侦破过程的过度渲染,转而将目光投向基层民警的日常生活,在平凡中发掘人性的光辉,在琐碎中展现生命的诗意,以普通人的成长取代“升级”模式,以细腻扎实的生活流取代“脑洞”和“爽感”,构建起一个真实可信、丰富多彩的警察世界,全方位地展现了警察工作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以及警民关系的多样性,使整个故事丰满生动,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艺术价值,为网络文学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开阔的视野。这种创作取向不仅丰富了公安文学的题材领域,开创“新现实主义网文”的亚类型,也为网络文学主流化提供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责任编辑:胡笛)

古老的文化与年轻的心跳 ——评王熠《敦煌：千年飞天舞》

北乔

(中国作家协会)

网络文学自诞生起,传统文化就是其坚实且充盈的内核和质地,玄幻、修仙等强幻想类小说、历史题材的作品内容、人文伦理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实质上都是传统文化的激活性叙事。

近年来,一些网络作家从传说和历史中抽身而出,直面现实中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非遗”成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新热点,出现一批优秀的作品。网络作家的“年轻性”与传统文化的“古典性”在现实和文学两个维度产生碰撞,本就是耐人寻味的风景。既在现场,又超越时空对话,让我们感受到血脉里的文化波浪,感受到古老文化的生生不息,更感受到当代年轻人之于传统文化的拥抱与传承。这其中,王熠的《敦煌:千年飞天舞》以敦煌为故事发生地,讲述了敦煌文化对当代人的影响,展现了当代人在修复和开发敦煌文化中真诚而又感人的故事。既活化传统文化,又展开当代性的对话,作品在突破类型化和同质化方面有了新收获,并拓宽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视野和路径。

一、大写意的文化场

王熠初涉网络文学时,与大多数网络作家一样,是从女频言情、悬疑刑侦等类型小说入手,作品基本上依仗“金手指”制造爽感。一段时间以来,她有创作现实题材的想法,但又无从下手。类型小说,特别是强幻想性的叙述,给予作者无限自由,而现实题材需要极强的生活积累和现实逻辑,且仅靠写作技术难以完成得好。王熠从安徽到西北求学,大学毕业后曾在酒泉瓜州县工作过六年,那里离敦煌七十多公里。后来,也一直在甘肃工作。敦煌坚挺于苍茫之中,又在隐约的背景里。那些沉甸甸的文化就在眼前,又在岁月深处。这段生活是刻骨铭心的,充满了艰辛,但青春激情又似阳光一般。王熠在瓜州的生活,本就是现代与古典、时尚与贫困

的交汇。她刚刚成年,又是与社会打交道的第一站,这样的生命体验之于人生相当特殊且重要。某种程度上,这段经历相当于她社会人生的“童年”,敦煌成了她的另一个故乡。“故乡”,“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与作家‘谊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

长期、成年后的青春生活和所在之地,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常常一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显然,王熠意识到她的这一富矿,并以此开始了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之旅。

敦煌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特殊的位置,并极具特殊的历史和人文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敦煌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体。更为特殊的是,敦煌这一文化体已经内化于我们心灵之中。我们每个人对敦煌都有或多或少的认知和心领神会,又具有以敦煌为时空的自我想象。在段义孚和爱德华·雷尔夫等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看来,当“空间”(Space)被赋予某种价值与意义时,它就成了具有独特性的“地方”(Place),一个“价值的凝结物”^[2]。王熠洞悉了敦煌这一鲜明的特质,巧妙地运用了“敦煌这个地方”所代表的价值和意义。如此,她只提供“敦煌”这一内核,其余的交由我们润化和想象。作品中所有人物及其行为,既在敦煌这一背景下展现,又是无时无刻不与敦煌产生关联,敦煌的作用有时如洪钟大吕,更多的是润物细无声。换言之,多数情况下,敦煌如同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直与我们在一起,是我们生命所不可缺少的。将巨大的实体存在进行生活化的书写,甚至是作为一种喻体,是《敦煌:千年飞天舞》的重要收获。

作品并没有过多渲染敦煌独特性的存在,对其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和丰富的文物等,着墨并不多。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作品对敦煌采用的是大写意般的书写,并形成巨大

的无处不在的文化意象和精神指涉。文化场,是《敦煌:千年飞天舞》至关重要的气质。作者一方面抓住网络文学动作性叙述的优势,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另一方面将敦煌厚重的文化或张扬或悄然地注入叙述之中,尤其是让人物的行动与文化产生密不可分的整体。这当然是作为故事发生地的敦煌所需要的,但更多的是显现了作家的叙述理想——深爱敦煌古老的文化,期盼敦煌在当下再次耀眼。凭着这份赤诚之心,作者对敦煌文化描写得比较细致,让人们对于敦煌有了多层面的了解。而人物形影不离的文化,更提升了阅读的在场感,触摸到敦煌文化的体温。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与敦煌都具有意味式的关系,在情感或精神上带有各自的“因”。王安之则是一位致力于修复敦煌文物的专家,自大学毕业后就从江苏来到敦煌,让破损的文物重新焕发生机,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情感寄托。夏邑是王安之的妻子,放弃上海的优渥条件来到敦煌,既是为了支持丈夫的理想,更是圆自己的“飞天梦”。作为舞蹈家的她,极其膜拜“敦煌飞天”的舞蹈神韵,希望能够将“飞天”走入现实,走到孩子们中间,从而延展“飞天”的魅力。更年轻的郑旭是上海旭阳重工集团董事长郑建国的二儿子,他到敦煌创立了灵虚互联公司,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致力于文物的保护与开发,意欲打造数字敦煌,用现代技术开拓文旅融合的新范式。他们远离家乡,远离都市,并非是名利的诱惑,而是忠实地听从内心的召唤。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他们而言,敦煌是浓重的乡愁之地。王熠以文学的方式再次告诉人们,敦煌是我们共有的文化和精神乡愁。这是一种深植于心中的情感,也是我们生命中的文化基因。

情感,既是王熠创作的原动力,也是作品中人物行动的基本支撑力。从《敦煌:千年飞天舞》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敦煌文化

[1] 王德威. 想像中国的方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225-226.

[2]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 王志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9.

怀有深厚之情、对当代年轻人的前行有着切身体会,并将此作为叙述的基本情绪和人文关怀。以生活的视角体味文化,以写作者的身份打捞记忆,并作为叙述的情感支撑,她的写作是有温度的写作,让敦煌文化有了生命体温,与人物有了共情。她在敦煌之情和同龄人之情找到了共有的支撑点,将自己的情感移植到作品的人物之中。她在书写自己,又在以自己的情感之光寻觅同龄人的情感面貌和内在。王安之、郑旭等人到敦煌既满怀朝圣之心,又激活了自我的情怀。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理想,到敦煌后的生活和事业也遭遇种种挫折,但他们心与敦煌同在,激情一直未消减。情感,也成为小说极为重要的叙述力量。作者、人物和叙述三者统一于敦煌之情和莫高精神,使《敦煌:千年飞天舞》充满情感的美妙与感动。

王熠转向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创作,以情感为翼软着陆,小说的生发和进程均呈现真诚的情感之力。这对于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甚至所有书写当下现实的创作,都有特别的启示意义。关注现实,终究要以作家的情感为燃点。对于网络文学而言,年轻的作者和同样年轻的读者都离不开情感的营养。在《敦煌:千年飞天舞》中,这样的情感,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对时下生活的大爱之情。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仅是好看的故事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而是可以与我们心灵的情感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品中的敦煌有了更为丰富的情感意味。

二、轻叙述的重量

网络文学一直以“轻叙述”见长,所谓的“轻”,多指向大幅度减少阅读阻碍,讲究在快速阅读中获得爽感。这种由中国传统通俗小说承继而来的讲故事的手法,成为网络文学的独特优势。王熠在转向现实题材创作时,有效移植并扩展了这种优势。《敦煌:千年飞天舞》以敦煌为故事发生地,传统文化为讲述的核心动力,抽取网络文学类型小说中的个人成长、职场人生、当代商战、青春言情和豪门宅斗等“爽”点,以悬疑、情感、神秘等设置,生发新的故事情节和讲述手法。与其说她动用了网络文学众多的讲述手法,还不

如说她用生活的丰富性编织了叙事的丰富性。比如父子之争、兄弟情、大女主、言情,比如职场、当代商战、悬疑、复仇、小人物逆袭,比如大国重器、传统文化、文博文保等等。这些网络文学的类型和手法被她揉合后,浑然一体。她不再追逐特定的表现手法,而是根据人物和故事的需要,依据现实生活的逻辑,进行贴合性的运用。虽然带有明显的网络文学的成色,但她又尽可能降低消费性。看似有套路,其实是反套路,在叙述中注入了大量的真情实感。叙述上也没有纯粹地追求爽感,而是从行为逻辑的细微处生发张力,形成冲突性节奏。当王熠将敦煌完成了人性显影场和故事叙述场的建构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纷繁的,仿佛大社会缩微成的小戏台。

《敦煌:千年飞天舞》的故事有两条主要线索。王安之与夏邑夫妇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是重要的线索,也是故事的基本支撑点之一。王安之是敦煌研究院的壁画修复师,一幅《乾闥婆切利天部众像》的壁画,他花了六年时间也只是修复了其中的部分残片,但一直沉醉于默默无闻又自感意义重大的壁画修复。夏邑到敦煌乡村学校支教,既研究飞天舞曲,又引导和培育孩子的舞蹈,立志让敦煌舞蹈和山里的孩子一起走出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这过程中,他们相识相爱,组成了家庭。他们对敦煌文化的热爱早已从工作延展到生活,以“飞天”服饰作参照,为女儿设计舞裙。他们一个为了古老文化的生命绵延,一个为古老文化后继有人培养新生力量。他们采用的方法不同,但内在的理想是相同的,前行的动力是相同的。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上,都是敦煌文化虔诚的守护者和传承者。郑旭等人则是保护性开发敦煌文化,以现代文明点亮并重塑敦煌文化,让传统文化在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席之地,成为众多产业的牵引力,又能让传统文化更有尊严。很明显,这两条故事线索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相互交织、不可偏废的两条路径。

凌杰和姚芮涵这两位人物,也值得关注。凌杰生于乡村,考大学就是为了离开乡村过上好生活,然而毕业后他又怀着感恩之心回到乡村,当上村里的第一书记,热诚地担

负起带领乡亲脱贫的重任。土生土长的敦煌人姚芮涵放弃了北京生活,立志用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在家乡有一番作为。而他的父母看到了敦煌的旅游优势,已开办了一个文创公司。乡亲们走进幸福生活,乡村的全面振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需要外来的思想和技术,但根本上还是要当地人爱自己的家乡,靠自己改变一切,成为改变乡村的主力军。就叙述而言,凌杰和姚芮涵等人物的这条线索,看似是第三条线索,其实是整部小说隐含的主视角。在他们身上集聚了敦煌的过去、现在和期待的未来。小说也因他们的勾连形成了一个整体。卢卡契指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形成小说内容上的丰满和表现形式上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归根结底并不是纯粹从形式中诞生出来的统一:把整体真正变为整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共同生活基础合乎情绪的体验,并认识到,这种体验是立足于今天生活的本质之上的”^[3]。无论是敦煌文化还是振兴中的乡村,故事叙述的基本动力、走向以及品质均来自于凌杰和姚芮涵等人。他们不是主角,但他们又是敦煌这一文化体的代言人,也是前行中的乡村的见证者和核心参与者。

小说的核心故事,其实是乡村振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宏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敦煌特有的文化资源和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小说基于重在发挥敦煌的优势,提供了一些创新性的路径,比如通过敦煌飞天舞、飞天手办、纪录片、影视剧改编及其衍生的周边文旅、文创项目,找寻新质生产力。其中,“数字敦煌”的理念,“敦煌元宇宙”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开发联名玩具、手办、滑板等创意,写得细节饱满。作者结合实际,借人物的行为,创意并策划了众多的产业模式,令人耳目一新,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有的甚至可以直接加以实践。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并非现实性的实用指南。应该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创作,有时常会陷入一种就事说事的局限里,在虚构中提供一些现实性的技术功能,从而使一些故事成为工作规划和行动指南。对此,王熠保持了难得的清醒。小说确实比较写实性地呈现了一众人物的行动路线,为敦煌的发现贡献了可以参考的

方法甚至是具体的操作可能,然而,表层的故事之下,小说多着力于思维的激活和情感的醇发。即面对敦煌文化这巨大的文化体,我们该如何在保护与利用上做到相得益彰。这是小说最为浓重的命题,也是轻叙述之下最厚重之处。为此,王熠以众多的情节书写了修复敦煌文物的两难境地,既有资金上的困难,也有人们观念上的桎梏,甚至唯利视图的再破坏。王安之和夏邑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领域遭遇了诸多的挫折和打击。同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当代性价值,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宝卷就是古时候寺院里的说唱,小说先是叙述了其独特的价值,后写到宝卷在饭馆里赔偿到食客的嫌弃。细细思量,如此的细节具有尖锐的力量。小说里,如此生活化的细节相当丰富,既调和了故事的节奏,产生了许多冲突张力,又在深层次里埋入了沉重的思考。快中有慢的叙述,丰富了叙述方法,在满足读者对网络文学作品轻阅读的同时,又暗含文学性的沉淀和思想性的充填。作者对于传统文化和“非遗”当代性转化和保护性开发的思考,值得赞许,也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维,丰富我们的思路,在现实中创新更多更好的前行之法。

如此,《敦煌:千年飞天舞》以网络文学的方式建构敦煌传统、当下和未来的全景叙述,既是文化的,又是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同时,无论小说里还是现实中,敦煌又不仅是敦煌,具有鲜明指向的文化象征和生活意味。好看的故事,有生活的灵动,创意的启示,更在年轻情感和厚重文化间形成了新的“故事体”。这是关于敦煌的故事,也是关于传统走入当下的故事,更是当代年轻鲜活人生的故事。

三、成长的现实关怀

《敦煌:千年飞天舞》融合了诸多的现实性元素,有效丰富了叙述容量和意味。多声部的对话关系,既有不同地域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观照,又有性格、形象和命运的对比,使讲述更为立体,故事更有层次和张力,又传递了令人动容的精神力量。这种强烈的反差,是现实之状况,又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在西部的敦煌,既是大漠边关的偏

僻之地,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重镇。年轻人来自现代文明的都市,有着最新潮的文化和青春的活力。都市人和都市文化进入敦煌的古老,活泼的时光与厚重的岁月,彼此映照,也会彼此激活。

小说张扬了网络文学“人设”的优势,设置了许多贴合年轻读者阅读口味又极具现实性的人物,产生了很强的代入感。比如,凌杰这样新一代的村官形象,集艺术追求与现实情怀的王安之。郑旭、郑岩两兄弟更是典型的网感式人设。哥哥郑岩,深怀仇恨,叛逆心极强,是个黑化人物。他经历过太多的人间冷暖,所做之事就是要向死去的母亲证明自己本事,让父亲为抛弃他的行为而后悔。他看似处处在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恰恰丢失了自我。弟弟郑旭长相帅气,做事有“霸总”作派,对待姚茵涵又相当“暖男”。有意味之处在于,他们的父亲郑建国是典型的传统性严父加上利益至上的商人,视两个儿子为个人财产,既任意打压又沦为他手中的棋子。显然,父亲的这般形象“是人生的意象,而不仅仅是经历的记载”^[4]。俩兄弟的不同人生之路,显现了在同一环境之下人的不同成长。郑旭属于“霸总”下乡,在艰辛中得到成长,并获得了真爱。这当然是网络极为常用的“爽故事”套路,但王熠将这一人物与现实进行了充分的对接,并非是凭空挪用了网络小说的技法,而是真实人物在“叙述套路”中的投射。因而,郑旭这一人物有很强的“纪实感”,并对年轻人的成长之路提出了新方向。反派式的郑岩,其实有太多的迷茫和挣扎,我们在厌恶他的同时,又滋生了许多同情甚至是某种情绪上的同病相怜。郑旭是主动接受磨难,郑岩则“天生”不好的命,但在“命”与“运”上,他们的成长值得我们品味和深思。或许,当我们俩兄弟当作一个人的两个分身,更能参悟我们的成长境遇以及可能。

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同在敦煌,但所在地以及从事的工作又不尽相同。郑旭、凌杰、姚茵涵寄予鲜亮理想的灵虚互联公司在敦煌;郑家、夏家、何家、白家等企业资本世家也在敦煌,而且郑岩、慕译萱以及几大家族勾心斗角、恩怨情仇也在敦煌上演。可谓是

各色人等和现代社会的极具代表性的力量和欲望都汇聚在敦煌。“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年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5]年轻的王熠以同龄人的目光和体验在建构叙事和人物形象,意在向同样年轻的读者展现某种情感和精神上的同构,达到成长的共情。某种程度上,作者似乎是将都市中的人们迁移至敦煌这文化厚重、经济尚不发达之地。当然,这并非要让他们忆苦思甜,而是更清晰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与精神。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意象。我们总浮在生活表层,多半忽视了支撑生活的坚实大地。拂去表面的浮华,我们其实都扎根于类似敦煌这样的文化和情感里。所谓现代性的生活,本质上就是与传统文化的互动、疏离和融合,并由此生发新的图景和精神。

郑旭、夏邑、王安之、凌杰等当代年轻人的命运与古老的敦煌产生了奇妙而又平实的交集。敦煌是他们重新认识人生、开始新的成长宏大而又深邃的背景。这样的背景是工作性的岗位,又是浓厚文化的场域,他们找到了发挥自身才华的新机遇,又承惠了敦煌的独特审美和精神滋养。“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在这样的成长小说中,会尖锐地提出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自由和必然问题。”^[6]小说的人物几乎都是“外来者”,当然这里所说的“外来者”更多的是指向他们所拥有的视野和现代文明。就像姚茵涵,虽说生于敦煌长于敦煌,但后来走出敦煌再回来时,敦煌在她心中已经是世界的“落后之地”。在一定程度上,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其实是重回社会发展的某个节点,重新出发。对于绝大多数年轻读者而言,小说的人物似乎是在重返历史现场。小说人物的行动和读者的阅读,都变成了与敦煌的古老对话,与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对话,也是与一路而来的自我对话。

[3] 卢卡契. 小说理论[M]. 燕宏远、李怀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99.

[4] 爱·缪尔. 小说结构[A].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小说美学经典三种[C]. 方士人、罗婉华,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423.

[5] 安妮·埃尔诺. 悠悠岁月[M]. 吴岳添,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208.

[6] 巴赫金. 小说理论[M]. 白春仁、晓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232.

敦煌的古老如山般存在,现代文明之风也正渐渐而来,如此,敦煌其实是我们当下生存和发展的象征地。一群人,当然以年轻人为主,在敦煌寻求事业的成功和理想的实现。在古老的敦煌面前展现年轻人的生活图景,敦煌不再仅仅是敦煌,而是当下生活的缩微之地。敦煌是他们丰足的资源 and 巨大的精神依靠,他们在为敦煌做事,敦煌也在参与他们的成长。当我们走近他们,会发现每个人的成长脉络都很清晰,都是当代年轻人现实生活的某种投射。在理想与现实、事业与个人、利益与情怀等诸多方面,小说的书写看似云淡风轻,又直指人心。《乾闥婆忉利天部众像》的修复保护与传承,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有些破损已无法修复,有些依靠新技术得以修复,而需要数字技术来实现广泛性的社会流传。这幅壁画的前世今生暗含了我们成长的纷繁风景,继而成为一种既真实可见又带有虚幻之意的喻体。所有人对于敦煌的敬畏,是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敬畏;对于文物的修复和传承,是对于自己情感 and 精神的修复。对于文化的传承,其实是点亮自己。小说对人性有着多向性的刻画,并如实地揭示了敦煌在当下所面临的痛点,表达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某些境遇。人物的生活行走与敦煌的保护和开发,有着相似的曲折过程,从而形成了内在逻辑统一的叙述,并具有了紧密的相互隐喻之意。西部的传奇、古典的魅力、文化的神韵 and 现代青年的人生足迹,共同绘制出具实的生活质感。敦煌在西部,又在我们的血液里。而在敦煌生活的这群人与我们很相似甚至是相同的,这不仅是处境上的共谋,更多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性、世情以及面对种种遭遇时的处理之道。

作为以传统文化为叙述底质的现实题材作品,《敦煌:千年飞天舞》在讲一个好故事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活化,有着积极的探索。“深耕传统文化,深入当下生活,以年轻人的体验审视经久传承的文化与瞬间万变的当下生活,尝试当下语境中的传统文化书写,其实是剖析了生活的本真 and 文化的本质。在轻盈的故事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厚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之光,网络文学

以如此的轻与重的和谐开拓了传统文化的叙事图景。就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而言,这样的叙事更接近对生活的真实书写,也开启了现实题材创作的重要路径。”^[7] 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现代意识浸染中的家国情怀 and 闪光理想,让我们看到敦煌极为陌生一面的同时,感受了敦煌未来可期的新魅力 and 新活力。在传统文化中生长,在新时代有意味地飞翔,《敦煌:千年飞天舞》正在参与网络文学为文旅融合 and 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力量的新进程。

(责任编辑:胡笛)

[7] 朱钢. 传统文化是网络文学生生不息的动力[N]. 文艺报, 2023-8-2(5).

DeepSeek的逻辑幻觉与虚构写作的潜能

王峰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2025年春节前, DeepSeek突然崛起, 震动内外。中国科技界在大语言模型的建设上终于占据一回领跑者的地位。虽然我们清醒地看到, 这一领先地位不过是单点突破, 不会保持太久, 但其象征意义和实践意义却非常大。象征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科技研究的信心, 同时, 这一开源低价方式打开了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空间。可以想见, 在未来几年, 以DeepSeek为基础, 加大开源模型的研发, 真正打造国有大模型底座, 人工智能应用也会广泛出现, 智能文化会强劲发展。

DeepSeek在逻辑推理和创造性写作非常出色。作为一款推理型大模型, 它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和生成能力, 能够在复杂的逻辑任务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推理能力, 这是它与其他指令型大模型不一样的地方。然而, 我们发现, 与所有大模型一样, DeepSeek在逻辑推理过程中也会产生“逻辑幻觉”现象。所谓“逻辑幻觉”, 指的是大模型在推理过程中可能生成某个看似合理但实际与事实不符的结论。“逻辑幻觉”的产生与大模型的学习机制密切相关。DeepSeek作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系统, 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处理海量文本数据来构建其知识体系。这种学习方式主要依赖于统计规律, 即通过分析大量文本中的词频、语义关联和上下文模式来生成输出。然而, 这种基于统计的学习方式虽然能够使大模型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成符合语言习惯的内容, 但也可能导致系统在某些情况下产生不符合真实情况的推理结果。这几乎是所有大语言模型的先天不足。例如, 在训练数据中, 某些词汇或短语的频繁组合可能会被模型视为一种“正确”的模式, 即使这种模式在实际逻辑中并不成立。当系统遇到类似的输入时, 它可能会机械地生成符合这种表面模式的答案, 而忽略了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这就容易出现一本正经的“胡说”的问题。由于

DeepSeek是推理模型, 推理水平相当出色, 这就导致一本正经的“胡说”有了“合乎逻辑”的加持, “逻辑幻觉”反而隐藏更深了。

“逻辑幻觉”其实是一个不精确的术语, 这是以人的能力为对照, 对DeepSeek的相关状况进行的拟人式比附。对于人而言, 一个正常理性的人并不容易出现逻辑幻觉, 因为他在做出一个判断的时候, 往往会顾及事实情况, 除非有意撒谎; 当然, 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也可能在过度疲劳或受到某些不当情况诱导而产生了暂时性的逻辑混乱, 临时性的逻辑幻觉, 只要清除相关偶然情境, 他自然能够恢复清明理性。但对于DeepSeek来说, 根据其训练的神经网络结构和庞大的训练数据集, 所有的生成对它来说都是符合逻辑的, 并无任何“幻觉”, 只是在与事实进行对齐时, 我们发现语言表层所塑造的情况与真实的事实无法对应, 我们就此认为, 作为一个看似理性的DeepSeek, 它仿佛像一个理性的个体一样进行判断, 可以却只顾及到语言自身的表达逻辑, 无法(甚至不愿)顾及与事实的对应, 这就是“逻辑幻觉”。这样的比附掺杂了DeepSeek的语言活动与人的内在意愿的混同, 其实是不精确的。只有清除对人的内在意愿和情感的比附, DeepSeek的逻辑幻觉才可能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来看待。

就不同的使用领域而言, 我们看到, DeepSeek的逻辑幻觉并不是一无是处。DeepSeek在处理复杂问题时, 可能会生成不符合实际逻辑的结果。比如, 在做学术论述时, 很可能会编造不存在的事实和文献, 以使自身的逻辑推理过程显得更有说服力。在学术领域, 必须进行更复杂的确认核对才能信任或修正DeepSeek的逻辑推证。在不涉及事实和文献的领域, 比如创意写作领域, 这种看似“错误”的推理过程就可以视为一种创造性思维的体现。创造性思维往往需要

突破常规逻辑的束缚, 通过非线性的思考方式来产生新颖的想法。在文学创作中, 这种突破常规逻辑的思维能够帮助作家打破传统框架, 创造出独特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文学创作是一种虚构式写作, 它需要高度创造力和想象力, 要求创作者能够构建出引人入胜的故事, 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并通过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 然而, 基本要求中不存在与事实对齐。也就是说, 文学故事本身并不承诺其表达的是一种事实情况, 相反, 我们在各种小说、故事、影视剧中总是在一开头就看到一个契约性的声明,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请勿对号入座。”在此, 创作方与读者、观众方达成了一种临时契约: 一旦开始阅读或观赏, 事实这一要求必须放在一边, 雷同之处, 只是偶然, 故事与事实之间不存在对应关联。因而, 尽管存在“逻辑幻觉”现象, 但DeepSeek在虚构写作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能。

DeepSeek的逻辑幻觉现象在虚构写作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它可以为作家提供新的创作思路。在文学创作中, 作家常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 寻找新颖独特的创意。DeepSeek的逻辑幻觉现象能够生成看似不合理但富有创意的内容, 为作家提供灵感和素材。例如, 在一些科幻小说中, 作者常常会设定一些看似不合逻辑但富有创意的情节, 如时间旅行、平行宇宙等。这些情节的设定往往需要突破常规逻辑的束缚, 通过非线性的思考方式来构建故事。DeepSeek的逻辑幻觉现象可以为这类创作提供灵感和素材, 帮助作家构建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故事情节。

在文学作品中, 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超现实的情节往往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一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 作者常常会采用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超现实的情节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DeepSeek的逻辑幻觉

现象可以为这类创作提供灵感和素材,帮助作家构建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故事情节。

在文学作品中,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超现实的情节往往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会采用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超现实的情节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DeepSeek的逻辑幻觉现象可以为这类创作提供独特的表现形式,帮助作家创造出更加富有艺术感的文本。

可见,只要我们有效利用DeepSeek的逻辑幻觉,就可以造就智能文学的新风格和新理念。利用这一特点,DeepSeek能够显著提升文学创作的效率。比如,我让DeepSeek给我解释一个从来不出现的理论,“请用超时间、超空间和能量变体这三个概念结合起来解释灵魂出窍,我想让你用这几个概念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科幻小说的理论框架。请帮我找到让读者喜欢的思路。

DeepSeek是这样推理的:

我先来理一下用户的需求。用户希望我用“超时间、超空间和能量变体”这三个概念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科幻小说的理论框架,并且要让读者喜欢。嗯,关键词是“结合”“理论框架”“读者喜欢”。用户还特别提到“让读者喜欢的思路”,这意味着我不仅要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框架,还得考虑如何让它具有吸引力,能引发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首先,我得先理解这三个概念的核心含义。超时间,应该是超越常规时间线的设定,比如时间旅行、时间循环、时间膨胀之类的;超空间,听起来是关于空间维度的扩展,可能涉及多维空间、平行宇宙或者空间扭曲;能量变体,这个稍微抽象一点,但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能量在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或者能量在不同维度中的表现形式。嗯,这三个概念本身就很科幻,但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确实需要一些巧妙的设计。

接下来,我得想想怎么让它们在故事中自然地交织在一起。嗯,或许可以设定一个核心机制,比如某种科技或现象,能够同时影响时间、空间和能量。这样的话,故事的设定就会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基础,而不

然后,我得考虑如何让这个框架吸引读者。科幻小说的吸引力通常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设定的新颖性,二是情感共鸣。嗯,新颖性方面,我觉得可以通过设定一些独特的规则或现象来实现,比如时间膨胀和空间扭曲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者能量变体对时间和空间的改变。情感共鸣方面,我需要设计一些能让读者代入的角色和情节,比如主角因为某种原因被困在超时间、超空间的循环中,或者主角为了拯救亲人而不得不面对能量变体的危险。嗯,这样应该能让读者更有代入感。

好,现在我有了一个初步的方向:构建一个以超时间、超空间和能量变体为核心的科幻世界,通过一个核心机制将它们联系起来,同时设计一些能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角色和情节。接下来,我需要进一步细化这个框架。

嗯,我觉得可以设定一个“超维度能量场”作为核心机制。这个能量场能够扭曲时间、空间和能量,创造出一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世界。然后,我可以设计一个主角,他/她因为某种原因被困在这个能量场中,必须通过解开能量场的秘密来找到回家的路。嗯,这个设定感觉挺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既能让读者感受到主角的困境,又能激发他们对能量场背后秘密的好奇心。接下来,我需要考虑如何让这个框架更加具体。嗯,或许可以设定一些具体的规则,比如能量场中的时间膨胀和空间扭曲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或者能量变体在不同维度中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嗯,这些规则可以让故事的设定更加严谨,同时也能为情节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我得想想如何让这个框架更具吸引力。嗯,或许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视觉和感官描写来增强故事的沉浸感,比如描述能量场中的时间膨胀如何让主角感受到时间的流动变得缓慢,或者空间扭曲如何让主角看到周围的景象变得扭曲和变形。嗯,这样的描写应该能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故事的独特魅力。

好,现在我觉得这个框架已经比较完整了。我可以通过一个核心机制将超时间、超

空间和能量变体联系起来,设计一个能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主角和情节,同时通过一些具体的规则和独特的描写来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嗯,这个思路应该能让用户满意。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发现DeepSeek能够快速生成大量创意点子,为作家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帮助作家构建复杂的情节结构。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高质量的文本,还能根据作家的需求调整内容风格和情节走向。例如,阅文集团已将DeepSeek-R1集成到其作家辅助创作产品中,显著提升了智能问答、获取灵感和描写润色等方面的辅助创作功能。DeepSeek还可以根据特定的写作风格进行文本重写,例如模仿鲁迅等著名作家的笔触,为文学改编和二次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当然,逻辑幻觉并不一定会助力虚构写作,我们必须善于利用DeepSeek的这一能力,在限定的场景下进行运用。DeepSeek在创造性写作领域展现出显著优势,能够快速生成大量创意,融合多种写作风格,并创造新颖的情节与人物设定。尽管存在局限性,例如在长文本生成方面仍有待提升,但其在虚构写作中的应用前景依然广阔。它不仅能辅助作家创作,还能能为文学创作带来新思路与方法。在建立充分的交互行动的前提下,DeepSeek能够根据读者的反馈和偏好调整故事发展和人物塑造。这种个性化创作能力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使作品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例如,《十月》杂志通过开设专栏探讨人工智能写作,尝试将AI创作与人类创作相结合,探索个性化文学创作的新路径。^[1]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DeepSeek等AI系统有望在文学创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人类创造力的延伸提供新的可能性。它能够给作家提供新的创作思路,打破常规思维模式,激发创作者的想象力。同时,DeepSeek还能够帮助作家快速尝试不同的写作风格和叙事手法,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DeepSeek在虚构写作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和深入。

[1] 徐健、康春华.AI不是威胁,而是文学发展的新机遇[EB/OL].(2025-02-07)[2025-02-12].<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5/0207/c403994-40414059.html>.

此前的中文大语言模型在文学写作中虽已达到一定质量,但在长篇创作时,常出现断点与不连贯之处,其长文本生成能力通常止步于三万字。为突破这一限制,我们团队曾推出百万字智能小说《天使命徒》及“灵咔灵咔”智能体等方案。经多角度分析评测,DeepSeek是更契合文学写作的大模型,我们计划将其接入并用于“灵咔灵咔”的升级。

DeepSeek虽无法完全解决逻辑幻觉问题,但在创意写作中,这种“幻觉”通过场景的限制,可以发挥独特优势,这让我们理解智能文学创作具有深远意义。同时,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未来文学创作将不再局限于人类写作,人机协作式写作将成为新模式,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开辟新路径。

(责任编辑:金方廷)

从香浓到DeepSeek： 论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相遇与自觉

阮胤杰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进行文学创作已经走过理论-实验-产品-应用的路径，Chat-GPT与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使得采用人工智能进行文学创作蔚然成风，成为不可抵抗的潮流。在大语言模型出现前后，不少学者在针对人工智能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思考之中，将之视为美学中“转向”或“革命”，称之为“新的美学时代的开启”^[1]。而在大语言模型被广泛应用的当下，尤其是国产大语言模型Deepseek誉满天下的情形之下，进入到对人工智能文学更为具体的分析已为势所需。

一、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相遇

进入到更为具体的分析中并非妄言，从当下的形势出发，不同生成式AI已然差异化，如不进入到具体情形中，所得不过泛泛而谈。因此，应当厘清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不同实践中的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相遇和意义，划分出不同条件下的人工智能文学之间的分界线。

人工智能文学创作是不同条件偶然相遇的结果。早在电子计算机尚未出现、信息科学处于萌芽期的1943年，阿兰·图灵（Alan Turing）与克劳德·香浓（Claude Shannon）就曾讨论过人工智能理论基础问题，其核心问题之一即“如何令机械拥有智能？”而问题解决的首要即定义“智能”。在图灵与香浓的讨论中，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在理论中发生了初次相遇。图灵认为，智能应该可以用物理公式推导，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描述。香浓所定义的智能则更加广泛，认为应当把艺术、情感、音乐等文化方面的内容包含进去，他的理解很接近今天多元智能理论中多智能的理解^[2]。不难发现，文学创作是作为一种智能行为、智能的一个方面在理论构想中与人工智能发生了初次相遇，反过来也可以说，人工智能文学在人工智能被

构想之初就已经内在于其中。

理论构想不久之后得到了实践。1952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斯特拉奇（Christopher Strachey）使用基于规则和符号逻辑运作的曼彻斯特马克计算机开发出情书生成器（Love Letters）生成情诗，成为最早的计算机诗歌实验，也被视为人工智能在实践中与文学创作初次相遇的标志。从情书生成器开始，人工智能文学进入了基于规则和符号逻辑的编程占主导的时期，这一时期人工智能文学的生成原理实际上接近于当时所流行的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范式，即抽绎出具体文学类型的基本形式与结构，通过编程使得计算机按照文学类型的基本形式和结构对词句进行更替组合，生成文学作品。这时期的人工智能文学依附于固定结构之上，必须预先假定一个普遍的文学结构之存在作为文学的价值尺度。正如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所指出的一般，“如果假定有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的话，我们就必然要失去个别判断的相对性的联系。一个僵硬的‘绝对’面对的是没有价值的不断变动的个别判断之流。”^[3]实际上，在实践层面的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初次相遇离香浓所期许的“超级大脑”的创作尚相距甚远，与图灵所构想的“一般大脑”也存在着鸿沟。因为这一符号主义（Symbolism）范式下的人工智能文学实际上是以人类编程、计算机执行程序 and 词句排列为条件的，如此人工智能文学除了实验意义之外，不构成任何具有文学意义的事件，所生产的文学作品也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文学性。

真正能够制造出一个具有文学意义的事件的人工智能则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数据库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发展和依赖于规则编程的智能走到极限，人工智能文学从符号主义范式走向了连接主义

（Connectionism）范式。在连接主义范式下的机器学习，尤其是“从无标注的数据中学习数据的统计规律或者说内在结构”[李航. 统计学习方法[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45.]的无监督学习不仅使得人工智能文学免受单一固定结构的桎梏，而且令人工智能能够以不同于人类的方式“自主”对文学本身进行“阅读”“理解”和“创作”。具有学习能力的机器将大量文学信息视为数据，从大量数据中统计概率、发现规则并进行输出。其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日本公立函馆未来大学教授松原仁教授团队通过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入围“星新一文学奖”初选，这一事件意味着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已然能够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文学作品同台竞技，甚至不分伯仲。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突破性进展，终于来到当下为大众所熟知的“生成式时代”。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学标志性事件当属2024年日本作家九段理江（Rie Kudan）以Chat-GPT辅助创作的小说《东京都同情塔》（Tokyo-to Dojo-to）摘得作为日本文学最高荣誉之一的芥川奖。尽管九段理江表明仅有百分之五的内容来源于AI，但《东京都同情塔》的创作仍然不失为一个具有划出分界线意义的文学事件，标示出人工智能文学从自发走向自觉，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与人们通常所理解自觉的文学才真正达成了初次相遇。

二、人工智能文学的自觉与自律

《东京都同情塔》标志着人工智能文学走向自觉也并非虚言。早在2017年，微软人工智能“小冰”通过对1926年以来的五百多位诗人的现代诗作品深度学习后创作了《阳光失了玻璃窗》，这部诗集被称为“人类史上首部人工智能灵感诗集”，而在2018年，美国技术专家兼艺术家罗斯·古德温（Ross

Goodwin)借助人工智能创作的《1 the Road》问世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本由AI写作的小说诞生。然而,无论是《阳光失了玻璃窗》和《1 the Road》,还是更早的人工智能作品,都是某种意义上科学实验的产品,与其说是文学作品,毋宁说是实验品,远称不上是自觉的文学作品。

人工智能文学的自觉应当摆脱人工智能实验附庸地位,以审美和艺术表达为核心标准。文学自觉的典型事件当属中国文学史中三国魏时期的文学自觉。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最早提出该观点,认为到魏以后,“文学的自身是有价值的思想已经在这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

其表达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6]从二者的观点中可以提炼出,文学的自觉首先是不以其他道德的或科学的价值为自身价值,摆脱工具性的束缚;其次,文学自觉还要认识到自身价值存在,以自身价值作为标准,二者共通,文学方取得独立性。但在《东京都同情塔》之前,人工智能文学几乎都是实验性的产物,它的创作本身不以文学为目的,而是以测试机器的智能程度为目的,文学在此无疑成为了一个实验标准。因此,人工智能文学并未获得自身独立性,人工智能文学也就谈不上文学自觉了。《东京都同情塔》的独特意义在于,它不再是某次实验的产物,或者出自某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之手,而是出自一位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之手,以文学创作自身为目的,以文学的价值为自身价值。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文学真正脱离实验,与传统文学合流取得独立地位。

文学的自觉往往又与文学的自律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魏朝文学自觉为例,对文学规律的探寻发生在文学的独立价值被认知之后,即继《典论·论文》之后,《文赋》《文心雕龙》等探讨文学创作、文学鉴赏、文学类型等规律的作品接踵而来,推动了南北朝对形式美的极致追求,体现为文学自律的深化。与文学自觉强调文学独立性不同,文学自律

强调的是对文学规律的探寻,主张的是自足性,因此文学自觉可视为文学自律的前提。然而在人工智能文学中情形却不尽相同。英语学界对人工智能文学的理论研究可以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控制论与幽灵(关于作为组合式过程的叙事文学的笔记)》就发表在1967年。卡尔维诺在肯定香浓和图灵等人带来的思维过程变革的同时,批评到,借助计算机编码和信息生产的文学是古典主义的,严格地遵循规则,而一台能够彻底打破自身的所有规则,提出对于写作的一些新的理解的机器所创作的文学才能成为文学^[7]。尽管国内对人工智能文学的关注要晚得多,但也早于人工智能文学的自觉。通过知网可以检索到最早研究人工智能与文艺的论文发表于2011年[参见杨守森.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8]],因此,国内对人工智能文学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不过是近十数年之事,却也早于人工智能文学的自觉。然而,文学的自觉与自律在人工智能文学领域内的次序“颠倒”不过是作为事实而存在之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次序的“颠倒”不是没有原因和后果的。

人工智能文学毫无疑问诞生于科学实验之中,然而却始终未曾脱离传统文学之藩篱,毋宁说人工智能文学在不断回归传统文学。人工智能文学从其诞生之初就以对标传统文学或以媲美传统文学为其目标,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文学从一开始就在寻求传统文学的认可,取得真正的文学地位。传统文学也并未让人工智能文学失望,自上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家们便对人工智能文学报以诚挚的热情和冷静的分析,藉由从传统文学处发展而来的理论资源剖析人工智能文学,使得对人工智能文学的创作规律的探寻走在其自觉之前。就此而言,人工智能文学的诞生和兴起非但不是对传统文学的冲击或摧毁,而是对文学的拓展,人工智能文学是文学的分支。作为一个极具特殊性的新兴分支,人工智能文学延迟的独立性获取意味着对人工智能文学的创作和鉴赏等规律的研究不过堪堪走过序章。文学规律的研究始终当以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为其根本,面对方兴未

艾的人工智能文学,相应的文学理论难题正接踵而至。人工智能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根基之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之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能一日千里,从方构建起来的理论身上毫不留情的碾压而过并抛之身后,对产生于符号主义范式人工智能文学的批判相对于如今的连接主义范式的人工智能文学而言近乎一纸空言。因此,人工智能正以其力量塑造着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转向”“革命”和“新的时代”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判断。

三、原子化的自觉与DeepSeek的文学创作

《东京都同情塔》作为人工智能文学自觉的标志是恰当的,它能否作为人工智能文学的自觉的开端则需要被质疑的。如果将其确立为开端,未免过于精英主义,将人工智能文学的发展简化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者引发的事件排列的历史。另一方面,要将由Chat-GPT导致的自觉理解为世界性的人工智能文学的自觉也未免过于欧美中心主义,在不自觉中将科技与文化的主导权让渡给欧美国家,忽视非欧美的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贬低非欧美科技和文化的独特性与贡献。人工智能文学的历史或许还需要另一种书写方式。

对人工智能文学作出的自觉和自律的判断本身就是一种对人工智能文学历史化的书写。就书写历史的角度而言,必须择历史长河中标志性事件赋予其历史地位,凑足一定数量构成一部编年史,那么在这部编年史书写成功的背后必然存在一部书写失败的历史。“构建文学史的可能性,意味着构建非-文学历史的可能性。这不仅包括那些已被历史彻底遗忘或损毁的艺术作品,更包含那些被历史视为非-文学形态的创作——所有被判定为非-文学的次级产物都应当纳入这一历史建构的范畴。”^[9]从非-文学史的角度,人工智能文学自觉的开端实际上发生在原子化的个体创作之中,换言之,在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化的创作之中。当OpenAI推出GPT系列时,尤其是可生成连贯文章、诗歌GPT-3(2020)和引发全球讨论和应用的

GPT-3.5(2022)时,作为社会原子的无数个个体大抵都会首先经历一次实验性的人工智能文学创作,在实验性的尝试之后,极有可能发展出自觉的人工智能文学创作。数量庞大的原子化个体的自觉汇聚成时代的自觉,同时也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文学的自觉,而《东京都同情塔》不过是这深不可测、广袤无垠的海水中激起的大浪花。

原子化个体构成的时代自觉仍未能解决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DeepSeek的对象。这并非是说在DeepSeek之前国内没有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标志,华东师范大学王峰及其研究团队在2024年1月就发布了使用国内大语言模型创作的首部百万字AI小说——《天使命徒》,却仍不能作为国内人工智能文学的代表。尽管《天使命徒》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大语言模型的创作,减少后期人工干预,但其仍然是“实验性的作品”^[10],与其说这是一次创作,毋宁说是王峰团队建立一个交互性的智能写作平台的一个实验环节。

DeepSeek与Chat-GPT之间也非简单的大语言模型国别之间,二者在人工智能文学中的差异性根源在于语言。大语言模型能够进行创作,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自然语言处理(NLP)。自然语言处理在大语言模型中是通过海量数据和参数规模(千亿级)进行无监督学习,实现接近人类的语言生成能力。其难点在于自然语言充满了多样性、隐意和文化差异,因而,大语言模型要解决的不仅是语法问题,更重要的是语用问题。在语言使用的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将其归纳为“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1]

维特根斯坦指出,用语言来说话是特定行为举止的一部分,也是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因此语言的含义需要其在具体生活形式中的承担者来解释。然而,无论Chat-GPT还是DeepSeek都尚且无法真正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学习语言,一切有赖于预先被学习的语料。同时,文学时常以突破日常语言和语法的规训,暴露出语言符号系统的潜能为其审美手段。因此,一个大语言模型学习什么语料以及以什么语言为主便成了关键要素,对于人工智能文学创作更是重中之重

基于此,Chat-GPT仅以英语为其训练主语言,核心逻辑基于英文思维模式,非英文任务则需要更多依赖于翻译或跨语言映射,从而导致在非英文的创作任务中“水土不服”。相反,DeepSeek是以中文为训练主语言的大语言模型,其语料库本身涵盖了大量古诗词和文学作品,以其庞大数据和优异算法工程,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和创作上具有独一无二优势。更进一步,相比于此前的国产大语言模型表现出的“力有不逮”,无论是辅助创作还是直接创作,DeepSeek的能力都已得到广泛地认可。因而,对于中文创作而言,人工智能文学由原子化个体所创造的自觉时代是因DeepSeek而开启的。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DeepSeek仅仅为国内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时代性自觉提供了潜能,从潜能到实践再到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之间,尚且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距离等待被消弭,同时也是前进的方向。

结语

作出人工智能文学走向自觉的判断实际上暗示了新的问题正由此产生。此前人工智能文学的核心问题更多地指向“人工智能文学是否存在?”这一本体论维度,而随着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人工智能文学的研究开始转向实践层面和认识论层面。人工智能文学这一概念已经获得其内涵和外延,并且具备了巨大的潜能。更进一步,从学科的角度而言,文学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有了现实依据,一个颇具前景的研究领域正在敞开。无论以辅助的方式参与还是直接进行创作,以原子化的个体式人工智能文学创作正揭开一副波澜壮阔的画卷。

(责任编辑:金方廷)

- [1] 参见殷国明.从“智能美”到“智能美学”:关于一个新的美学时代的开启[J].文艺争鸣,2021,(09):60-65;王峰.从人类主义美学转向人工智能美学——基于康德美学架构的批判性考察[J].学术研究,2022,(07):139-148;刘方喜.审美共感与符号系统造型: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引发美学革命[J].社会科学战线,2024,(05):169-179.
- [2] 参见周志明著.智慧的疆界:从图灵机到人工智能[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11.
- [3]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145.
- [4] 李航.统计学习方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45.
- [5] 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上)[M].孙俊工,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47.引用译文时有改动.
- [6]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 [7] 参见卡尔维诺.《文学机器》[M].魏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262-267.
- [8] 参见杨守森.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J].河南社会科学,2011,19(01):188-193.
- [9] Althusser L. History and Imperialism Writings, 1963-1986, trans. Goshgarian G.M., Cambridge·Medford: Polity, 2020:17.
- [10] 王峰.提示词工程:智能长篇小说的核心驱动力[J].南方文坛,2025,(01):62-67.
- [11]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5-26.

“为文学调音”：人工智能网文写作的声音隐喻

王樱子
(杭州师范大学)

文学与音乐具有共通性,文学环境中也天然包含着声音问题,众声喧哗的网络文学世界有其独特的声音景观。今年人工智能文学生成技术的介入,极度迅猛的发展速度和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让网络文学的声音景观呈现出“基调高、音程短”的中心声音特点,也有着嘈杂化的声音倾向,需要人工智能生成算法、作为提示词工程师的人类主体、网络文学平台审核机制等多方面共同对网络文学世界的多声部进行文学的“调音”和“编曲”,也需要AI网络文学的读者配合形成阅读上的“净化练习”,掌握对高质量人工智能网络文学的识别方法。借用雷蒙德·谢弗声音景观理论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对人工智能文学生成中的“音准”进行再思考。

一、基调与中心声音：人工智能生成网络文学的基础秩序

“基调”这一概念来源于音乐理论之中,指音乐作品中的主要音调。音乐作品在被创作时,作曲人需要去“定调”,以保证整个音乐作品全程在统一的声音秩序中流动。对于音乐作品的演唱者来说,如果作品定调太高或者太低,而自己的音域无法适配,则歌曲的演唱可能缺乏完成度。这一词汇之后在多个领域也有化用,例如文学作品基调(主要情感色彩)、会议发言基调(内容主旨)等等。而被谢弗化用至声音景观理论之中时,他认为,除了作为纯粹艺术品的音乐有固定的基调,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也遵循着某种声音基调的暗线在建构着声音景观。“许多作为独特的基调声是由不同地理位置的材料产生的:竹、石头、金属或木材以及水和煤等能源。”^[1]例如在欧洲的老城市中,其基调声是物体撞击石头、削刮或切割石头的声音(城市基础设施的主要建造材料为石头,建造方式为撞击、削刮、切割);而在北美,木材是一个更重要的基调声,因为许多乡镇与城市都

是从原始森林中砍伐出来的。当然,这些基调声仅存在于城市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如今城市声音景观的基调就是无处不在的交通噪音、工业噪音、邻里噪音。

那么虚拟世界呢?在数智时代,赛博数字空间被声音信息充斥着,如此嘈杂的网络文学环境,一样也有基调,它并不与纯粹音乐作品一样,指拥有某个精确固定的音调,而是与谢弗所提出的现实世界声音景观中的基调相类似,是更为模糊、复杂、多重、动态的,并阶段性地发生着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一基调有着“中心声音”：“人类一直在寻求某种基本的统一体,使所有其他振动都可以通过中心声音进行测量。在全音阶或模式音乐中,中心声音是将其他所有声音联系在一起的模式或音阶的基础或主音”^[2]。谢弗认为,只有在电气时代后才能产生这种统一的基调中心声音,因为电器在运作时会产生一种共振的谐波,使其声音振动具有一致性。可以将这一隐喻类比到网络时代,类比到看似众声喧哗、实际具有某种声音一致性的人工智能网络文学环境之中:网络环境是透明的,彼此之间没有“隔音”,无论是人工智能写作技术还是其生成的文学作品,总以极快的速度趋同,并迅速影响人们的认知,其发展水平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单就文学创作而言,AI网文的基调声音并不仅仅是传统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情感色彩基调,而是目前人工智能写作所能达到的标准化写作的平均水平和写作范式。例如,对比华东师范大学团队创作的长篇网络文学小说《天命使徒》和DeepSeek生成的短篇文本、乃至豆包等其他国产AI创作软件所生成的各类文学性文本,其写作水平并没有太大差距,且目前均呈现出的同一性的基调声音:“基调高,音程窄”,即生成的文学文本下限高(语句基本通顺、情节基本符合逻辑、语言风格基本一致等等),但上限低(很难生成出价值较高的

文学经典)。

基于此,我们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DeepSeek的出现引起了中文学术界如此之大的恐慌:其算法模型所生成的结果极大地升高了数智时代的文学“基调”,要“发声”(文学书写,或者说有效的文学书写)的标准更高了。已经具有成熟系列作品的作家们,担心被风格迁移;而对于那些“音域”不够宽广的年轻写作者,书写甚至成为了一种喑哑的危机,张开嘴,却失声。显然,人工智能写作技术介入后,“书写的基调”变得更高了。

二、调音与编曲：人工智能生成网络文学的参数调整

调音概念同样来自于音乐学。乐器在经过长时间的演奏或存放后,可能出现“走音”的问题,即琴弦松动或过分紧张,无法按照要求规律地震动,需要通过调试使其恢复到“标准状态”。对现实世界的声音景观进行调音也被谢弗认为是必要的。在谢弗看来,声音景观分为两种:由纯声编织的“原初声景”与噪音充斥的“工业声景”。他认为后者是需要被调节的,即工业噪音污染了纯净的声音环境,是偏离了理想声音轨道的“走音”,应当从发声的角度被“调音”至某种基准线之内:“声学设计师可能会倾向于让社会再次听到美丽,而经过调制后的平衡声景,就如我们拥有了伟大的音乐作品一样,在这里可以得到改变声景的线索,加速或延缓,减弱或增强,强化喜爱的声音或抵制不利的效果。最终的努力是要了解如何重新调整声音,你听到所有可能的声音类型,这是一种称为‘编曲’的艺术。”^[3]。邓志勇,刘爱利,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37.]比起强调个人化、原创性的“作曲家”,这一“编曲者”的概念用于形容人工智能文学的生成者再合适不过了。

在数智时代的网络文学环境当中,人工智能辅助生成长篇网络文学的“编曲者”可以被认为是两方:作为提示工程师的人类和作为算法模型的人工智能生成技术。这种调音和编曲的工作,自然也应从人工智能文学生成的算法逻辑与人类提示词工程师两个层面去谈。首先,在AI的算法编写方面,目前人工智能网络文学呈现出的如叙述缺乏逻辑性、历史事实类数据资料胡编乱造、情节上难以连贯等问题,存在着污染网络文学“基因池”的巨大风险。它使文学所追求的“真善美”随时可能因算法的缺乏约束而崩塌,从阅读效果上看,会让读者产生一种荒谬之感,也就是在听AI“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这很显然也是一种对于写作理性的污染。因此,算法平台需要严格加强其生成逻辑,深化对于语法规则、内容逻辑、史实来源等问题的细致处理,从根源上维护网络文学基因池的纯净。作为提示词工程师的人类创作者,也应该始终把这种调音的意识作为自己创作的内在应有之义。“提示词工程师”的概念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作为写作者的人类主体,只负责天马行空的原创性和自己想象力的挥洒,同时我们还担当着一个理性的调节者的作用,面对AI生成的作品,不仅要根据主观的创作意愿去进行进一步的提示词引导和微调迭代,还要与作品保持一定距离,冷静客观地审视作品中“走音”的部分,并及时进行调整,避免AI驰骋得太过肆意,让原本应当百花齐放的网络文学环境变成不被读者信任的昏暗嘈杂。

在创作文学的平台之外,我们还应当上线完善AI审核平台来做“调音”。类似于现在的AI查重率软件一样,这类平台应有一套完整的识别系统,既能识别AI写作的比例和成分,也能具体精细化到识别AI叙事的写作类型、风格、语法、情节等,查找出存在的相应问题并加以改正。这样的第三方平台,对于肆意蔓延的AI创作网文将有一个强烈的制约和规训功能,也避免目前部分网络文学连载网站偶尔出现的“出现未知错误,系统无法继续续写”等AI生成的滑稽页面。

三、洗耳净化与噪音共声:人工智能生成网络文学的阅读策略

声音景观不同于纯粹音乐作品。除了可能有失音准的“走音”问题,还有在所需要的信息之外的“噪音”问题,即不属于预设的发声素材而发出的声音,或者发声素材意外产生的被需要声音之外的副产品。在网络文学环境中,这类噪音的隐喻显得尤为突出。人工智能文学生成的作品是受到广泛质疑的。无论是其写作者不再只是纯然的人类而所导致的写作伦理问题,还是真实的人工智能文学生成作品的文学价值问题,都一再被理论界争论。作为文学作品最直接的接受方即读者,在阅读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时,可能就面临着这种“噪音”的侵袭:无法确定写作来源,可能会让文学伦理观严苛的读者在发现人工智能写作成分时大失所望,甚至有种“受骗”感;人工智能写作比例的高低也会影响读者对于网络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在部分读者看来,机器没有心,因此机器的写作也必然是“不走心”的。

对于这些由于人工智能介入而必然存在的文学“噪音”,读者或可借鉴谢弗在声音理论上提出的噪音隐喻,并采取两种阅读策略来对待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的网络文学作品。第一种是“净化论”,即谢弗指出,声音信息需要被净化。除了从发声的角度,聆听(即对声音信息的接收)其本质是对冗杂信息的过滤与筛选,面对声音景观中的纷繁噪音,我们可以从自身出发,自主选择想要聆听的声音,利用听觉的遮蔽性忽略那些不被需要的声音:“声景不是社会偶然的副产品,相反,它是由创造者精心设计建造的。这一作品可能丑陋,可能美丽。当一个社会在声音摸索的过程中,不去理解其规律与平衡的原则,不去了解其存在、产生与消除的时间,那么声景则会由高保证恶化至低保证,最终社会不得不消费其自己产生的噪声。”^[5] 类比网络文学的阅读,这种净化论相对于第二种阅读策略是更为保守的,仍然坚持人类主体的写作价值高于人工智能辅助生成技术介入后的文学作品价值,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净化策略更加注意其中的人类写作成分、人文精神、机器所不具备的写作动机等。专业

性读者的文学评论也会出现从“文本批评”重返“作者批评”的倾向,更为关注人类写作主体独有的写作动机、写作心理等作者批评要素及相关的精神分析方法。第二种阅读策略则是“共声论”。谢弗举出了中国古代诗歌当中的平仄搭配规则来举例说明,在声音景观中,多种声音信息既是繁杂的,同时也以一种动态平衡的方式合作着,并不应该单一地抹杀其中任何一种声音,而是始终强调他们之间的“共声”关系:“完全禁止某些声音是不可能的,而所有减噪的努力也是徒劳的。现在必须遵循声学设计的新技术与新技术的原则,将这些消极的做法转为积极的一面。”^[6] 类比到人工智能辅助生成文学作品的阅读问题上,即提前调整阅读的期待视野。随着人工智能文学生成技术的不断进化,人类写作与人工辅助生成的文学作品差异越来越小,文学生成的标准化水平越来越高。这不仅仅是媒介技术的更新,也是文学观念的迭代。对于读者来说,应当调整自己的期待视野,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人工智能辅助生成问题,不以此对网络文学作品的价值有预设性的偏见。

数智时代虚拟空间的声音景观与现实世界的声音景观一样是复杂的。作为读者,其阅读策略如果仍然还停留在保守的“净化”态度,首先从实际操作层面就难以区分人工智能辅助生成与人类写作的差异,会给阅读造成极大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会因此带有偏见地“漏听”网络文学作品中“英雄不问出处”的美学价值,让阅读习惯愈发狭隘。而开放、包容、动态的共声策略,才是人与机器和谐相处的应有之义。

人类有眼睑但没有耳睑,看似在声音信息面前我们总是被动的,但是谢弗的声音景观理论恰恰颠覆了这一思维偏见。他强调我们在声音信息面前具有极强的主动性,这一观念在人工智能生成网络文学的场域内同样通用。面对网络文学世界的众声喧哗,我们应当借助机器识别出人工智能辅助生成作品的文学基调,制定并维护相对稳定的生成秩序和文学生态,并不断进行参数调整和微调迭代,实现对网络文学环境和谐性的调音与编曲。在阅读上,我们也可以灵活运用多种阅读策略,从容地处理多声部的网络文学材料,以一种敞开的心态,不漏听任何一个精彩的文学发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新媒体文艺中的声音问题研究”(23CZW06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金方廷)

[1] R.穆雷·谢弗. 声景学 我们的声环境与世界的调音 [M]. 邓志勇, 刘爱利, 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62。
[2] R.穆雷·谢弗. 声景学 我们的声环境与世界的调音 [M]. 邓志勇, 刘爱利, 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104。
[3] R.穆雷·谢弗. 声景学 我们的声环境与世界的调音 [M]. 邓志勇, 刘爱利, 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237。
[4] R.穆雷·谢弗. 声景学 我们的声环境与世界的调音 [M]. 邓志勇, 刘爱利, 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237。
[5] R.穆雷·谢弗. 声景学 我们的声环境与世界的调音 [M]. 邓志勇, 刘爱利, 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237。

【研究文摘】人工智能写作与网络文学的未来

1.人工智能主导的新文学形态必然承接此前文学形态的重要性

21世纪,文学依然重要吗?出于对人工智能这一21世纪成为普遍技术形式的恐惧,人们不免疑虑: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还重要吗?捍卫人文精神以防范人工智能侵蚀虽然是一个自然的可被理解的反应。但是从人文精神所内涵的反思精神出发,我们可以根据时代的新需求重新定义人文精神,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变得更加生动、贴近现实、充满活力。对于文学重要性的思考解释了其重要性在于文学成为一个事件、建构了一个场景吸引人们关注与参与。通过溯源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变化与对其本质的探讨可以发现,文学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内涵并非恒定不变。文学实质上是一种系统概念,它并不单独作为一个事实或某种事实而存在,而是深深地缠绕于人们的生活中。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多样化面貌,人工智能时代的降临在解构瓦解百年沉淀的现代文学的同时,影响着新的文学形式的萌生。

文学的重要性并非固定不变,若坚持既有文学内涵,文学在人工智能时代已失去重要性,因为可宣称习惯样式的文学已死。但着眼于人机协同创作这一新型文学形态,它必将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不断改变我们对文学的认知,改变文学与社会结构关联的纽带。在人工智能主导的时代,新文学形态必然承接此前文学形态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对过往人类创作的一种延伸,更是对未来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全面探寻和重建。

(王峰,《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4期,原题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还重要吗》)

2.迎向创作方式趋同的AI创作时代

到了AI时代,用“AI创作”的总名来讨论问题,或许会更加准确。其基本特点正是以人机交互辅助生成的方式进行文字、声音、图像、视频、代码等的多模态生成。AI创作“(自动)生成”和以“提示词”作为“手法”的特点,使之与传统的文艺创作区分开来。各门类的艺术创作都以“人机交互辅助生成”的用户与大语言模型的互动作为主要形式进行。无论是“文生文”“文生图”“文生音”“文生视频”“文生代码”“图生视频”,以及未来其他更多的可能性,其创作方式都是一致的:用户以“提示词”(prompt)的方式调用大语言模型,实现多模态(文字、声音、图像、视频、代码等)的生成。这是典型的“无书写的文学”“无绘画的美术”和“无拍摄的电影”。

AI创作的首要特点就是“自动生成”,核心是“算法生成”,AI生成本质上是一种“虚拟生成”。在AI创作中,用户—创作者进行文艺创作的“手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设计提示词。二是对大语言模型进行调温设参。三是对模型进行微调以及在生成过程中迭代。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多模态(自动)生成的特点,以及以提示词工程作为人机交互的手法,确立了AI作为全新的文艺想象和实现的技术、工具和平台的有别于此前其他各个艺术门类的标识性特征。以此观之,AI创作或许有可能开启一个文艺活动的新纪元。

(曾军,《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11期,原题作《重思“创作”: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

3.人工智能是否能真正创作文学作品?

人工智能是否能真正创作文学作品?为了直接回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从多个角度展开理论论证,无论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如何在形式上与文学文本如何接近(即生成“类文学文本”),它都不构成一种文学创作。这是因为,首先它们不包含从现象学角度考察到的人在书写中的中断以及由此带来的反思和自我批判;其次,当前的人工智能将文本一概视为数据处理,未能把握文学创作的传播属性及其价值传递效用;最后从信息量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基于已有文学文本的最大可能性,不以创造不概然情境的文本为任务。

对于人工智能文本生成的这三个批评都指向了“创造力”这一核心概念。人工智能文本生成发展之初承载的知识论承诺,寄希望于建造一个能够展现出“创造力”的机器来反推人类的“创造力”从何而来。而随着人工智能的不可解释性等新问题的产生,上述承诺迟迟未能兑现。不仅如此,人工智能文本生成还造就了无所创造的“作者”。从费舍尔思维实验出发,可以借鉴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概念,将人工智能文本生成视为一种集体创造力成果,如此行动的结果(获得的文本)实际是整个集体共同的产物。但由于两个集体的存在,也会带来集体间伦理关系的重构问题。

(朱恬骅,《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7期,原题为《人工智能会创作吗?——“类文学文本”生成的创造力疑难与集体性方案》)

【研究文摘】人工智能写作与网络文学的未来

4.生成与交互:人工智能文艺的内在逻辑

“人工智能文艺”是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人工智能参与的文艺作品,即人们运用语言大模型进行的文艺创作,如微软小冰、清华九歌的诗歌写作,人工智能长篇小说《天命使徒》,“深度巴赫”(DeepBach)谱写的圣咏清唱剧,Sora生成的视频影像;也包括关于人工智能的文艺作品,即科幻文艺、网络文艺中对人工智能形象的想象和塑造。AI技术的跃迁式发展,正是德勒兹所说的“瓷器和火山”,它的兴起正在和将要制造越来越多的“裂缝”和“爆炸”,必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文艺是当代文艺值得关注的事件,在以人工智能文艺、网络文艺为代表的新媒介文艺领域,“事件”的特征尤为明显。

人工智能文艺的基本特征是交互或互动。这也决定了其具有的生成性逻辑和事件性。人工智能影响下,以超文本为主要形态的数字文学与人工智能逐步介入的网络文学,其互动性和生成性日益增强。以AI机器人的事件式思维为代表的新型人物角色及新情节构思迎来了诞生新主体与情感主体的可能性。作为事件的人工智能在其兴起的同时也存在被撤销的危机,面对悖论与矛盾,不妨坦然迎接。

(胡疆锋,《文艺论坛》2024年4期,原题作《意义生成的悖论与人工智能文艺的事件性》)

5.媒介变革与技术跃迁中的网络文学

当承载文学艺术的媒介发生变化,就会面临新的艺术表征的挑战。在网络媒介背景下,从早期互联网诞生之初的虚拟与现实的交互,到如今AI模型Sora为代表的媒介技术不断发展,更进一步模糊了虚拟与现实边界。

网络文学的媒介提供了一种虚拟空间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对话方式。网络文学创作者所在的场域,是由创作者、媒介和现实生活构成的。网络文学的艺术创作以非在场的方式,通过文学叙事将现实的事件与观念加以呈现,文学创作者并不是真实地置于文学艺术的意象,而是以“自我理想”为镜像去探寻文学艺术的真实意象,由此观照现实并创作出以文本形式呈现的文学作品。于是,当网络文学创作出的艺术作品,表现出的真实便不再单纯是一些如风景或海洋般的现成之物,而是人为地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真实”。文学使现实变得“比真实更真实”,成为在“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过的真实。

伴随着Sora AI问世的持续发展,文艺同社会生活边界的日渐模糊。Sora AI建构、呈现出了虚拟人工智能规则世界中的图景,以虚拟创作模式表现了真实的画面,这种调动身体多重感官参与的阅读体验,必然是由网络文学创作者构建出的一个图景,其中夹杂着其他阅读者参与的再创作痕迹,和人工智能虚拟世界图景的幻像印记。所以其创作形式是虚拟世界及其规则在现实世界的镜像表现,其艺术化表达仍是基于现实世界的表达。Sora的创作引发了从创作者生成幻像到人工智能跳过人的创作意志直接创作作品幻像的彻底变革。这一变革在未来可能波及网络文学的创作、出版和IP改编全产业链阶段,使幻像与真实的边界更加模糊、遮蔽,打破了以往与社会存在遥远距离的束缚,以超现实虚拟空间状态进入社会大众生活。

(禹建湘、张浩翔,《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2期,原题作《媒介变革中网络文学现实观照的幻像强化——从Internet到Sora的技术跃迁》)

【研究文摘】人工智能写作与网络文学的未来

6.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出版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当下时空引发知识生产体系和出版体系结构性变动的重大技术变量,就网络文学出版这一特定领域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入场”使内容生产机制发生革命性变化,必将对网络文学出版的全要素产生结构性影响。总结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从其基础技术层面而言,大型语言模型与提示词工程,构成人工智能内容生成过程的两个关键环节;从技术应用层面而言,AI能为网络文学在情境描写、世界设定、框架构建、风格匹配、创新性线索供给等方面提供辅助。

网络文学出版是由多个圈层、多种要素、多元主体构成的体系,实际上是权力场作用下各种力量斗争达到平衡状态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果。个人生产者(写手)、机构生产者(出版社、网络文学企业)、读者、政府四大行动者凭借拥有的资本通过互动关系进行权力博弈,最终形成网络文学出版体系(场域)的内外部结构。生成式人工智能未来将作为写手、机构、读者、政府之外的“第五行动者”,在当前的技术条件和产业实践中作为一种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对场域中各类主体施加全局性的影响,使原先已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的出版场域发生新的“位移”,导致主体间权力关系的重塑。

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出版正在发生生产主体、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嬗变。可以预见的是,技术驱动的网络文学行业,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持下朝着可量化、可预测、可精准传播的方向发展。

(王一鸣、黄佳琪、黎娇,《出版研究》2024年6期,原题作《机制、变革与趋势: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出版》)

7.网络文学创作者对生成式AI的态度与选择

在生成式AI浪潮下,创作者过往依赖的直接内容生产模式,很难再作为其维持创作功能与发挥创作价值的稳固立足点。加速社会背景下,生成式AI技术的崛起引发了网络文学创作者对于原创性的深思。新的技术不仅使创作者被迫缩短了创作时间,还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传统创作者的生存空间。面对这种技术带来的冲击,网络文学创作者的态度各异。通过深度访谈18位有网文原创从业经历的被访者,将网络文学创作者面对生成式AI的选择行为和态度分为以自我驱动为基础的强烈抵制、基于AI生成内容的再创作和作为谋生策略的生成式AI创作三类。深度访谈则进一步揭示了,生成式AI对原创作者生存空间的挤压也是多方面的。职业前景与经济收入受挫、同质化内容引发行业乱象以及生成式AI与版权维权困境,将是网文创作领域在短期内可预见的主要问题。在生成式AI所带来的异化中进行减速思考,或许可以期待传统作者通过创新内容的表达形式、搭建个人品牌、增强具身体验等方式,来提升创作的核心竞争力,以应对生成式AI时代所带来的挑战。从整体看,AI技术的更新迭代及其之于创作主体的影响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网络文学创作领域的核心关切之一。

(李诗雨、孙越阳、张雷,《数字出版研究》2024年2期,原题为《抗争抑或妥协:加速社会视角下网络文学创作者对生成式AI的态度与选择》)

【论点摘编】人工智能之后,网络文学向何处去?

● 人工智能或有望开启全新的文学生产范式

汤俏的文章《生成式人工智能崛起,对网络文学影响几何》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为文学带来多方面的重大变革。AI能在描写辅助、世界设定、框架构建、风格匹配、创新性线索供给等多方面,助力网络文学创作从单一的文字升级为多维、立体、互动的作品形态,也将激励网络文学企业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布局,开创行业新局面。但与此同时仍要对其保持批判性思维,警惕技术主义带来的数据性偏见,防止滥用风险。

(《光明日报》2024年3月16日)

● 通往后人类时代的文学途中的人工智能网络文学

单小曦在《人工智能写作与网络文学重大变革》中认为,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介入文学写作,将使网络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人工智能写作充分开掘了数字技术潜能,开拓出了多元化和新型网络文学生产主体,为人们从“后人类时代”的角度观察网络文学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可以认为当下,中国网络文学发生了由人工智能写作推动的第三次变革。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2日)

● 人工智能写作背离了网络文学生成于交往互动中的文学精神

黎杨全在《人工智能写作背离了网络文学精神》一文中认为人工智能写作背离了网络文学精神,将造成网络文学的终结。因为网络文学区别于书面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活态文化,是互动的文学、现场的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体现并遵循的仍是书面文学观,人工智能写作借助海量数据、强大的算法与算力生成的作品,仍反应的是结构主义式的诉求。两者在文学属性上是相背离的。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2日)

● 人工智能写作将为网络文学带来一场大浪淘沙式的“洗牌”

王琦在《人工智能写作将带来一场大浪淘沙式的“洗牌”》中辨析了人工智能写作中的创作主体问题,认为人工智能并不会取代人的主体性地位,反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媒介革命及新的媒介文化将会带来一场大浪淘沙式的“洗牌”。“人机协作”将释放人类主体性的巨大潜能,同时也将倒逼网络文学创作者深化生命体验、提升精神素养、追求文艺精品,从而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去芜存菁。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2日)

● 人工智能要履行人类主体的艺术使命与伦理责任

欧阳友权的文章《人工智能创作的艺术隐忧和伦理边界》指出,人工智能让过去高不可攀的艺术创作变得简单轻松,但“情感虚置”和“意义缺席”将成为AI创作确证自身艺术性的巨大挑战,没有人的感情和自主意识的计算程序最终无法形成原创能力。鉴于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经历迅猛发展,如果承认人工智能艺术是人的艺术创造力的技术性外化,那么就有理由为人工智能创作设置伦理边界,让它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服务。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0日)

● AI助力实现网络文学“一键出海”“全球追更”新趋势

郭景华在《“AI+IP”:助推中国网文出海辐射力》一文中总结认为,“AI+IP”系列技术的成熟,特别是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网络文学创作与IP化方面的互动图景,将极大释放IP开发产能,推动数字内容产业生态链的良性发展和网络文学生态升维。AI新技术推进网文作品外译工作规模化、效能化,正是典型例证。伴随着人工智能新技术浪潮和全球IP产业链的发展,多形态输出的网络文学定将引起全球共鸣。

● 人工智能写作将为网络文学带来一场大浪淘沙式的“洗牌”

王琦在《人工智能写作将带来一场大浪淘沙式的“洗牌”》中辨析了人工智能写作中的创作主体问题,认为人工智能并不会取代人的主体性地位,反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媒介革命及新的媒介文化将会带来一场大浪淘沙式的“洗牌”。“人机协作”将释放人类主体性的巨大潜能,同时也将倒逼网络文学创作者深化生命体验、提升精神素养、追求文艺精品,从而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去芜存菁。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2日)

● 晋江文学城发布关于AI辅助写作使用、判定的试运行公告

晋江文学城站长冰心在《关于AI辅助写作使用、判定的试运行公告》中初步构建了网络文学平台AI创作分级管理框架。从原创性出发,公告将AI辅助划分为文字型辅助的校对、描写、叙事三个级别,以及创意型辅助的要素、大纲、细纲三个级别。基于对人作为写作主体的考量,平台允许校对、要素、大纲级别的AI辅助写作,并采用痕迹追溯与软件鉴定的双重举证机制,呼吁作者在使用AI辅助写作保留创作过程链证据。该公告立足于人类原创性的法律、伦理、实践、文化、未来的五维底线,试图初步规范AI辅助写作。

(晋江论坛-碧水江汀2024年2月17日“关于AI辅助写作使用、判定的试运行公告”)

(责任编辑:金方廷)

科幻小说何以本土？何以科学？何以网络？ ——天瑞说符《保卫南山公园》读书会

战玉冰、伊培 Ipek Onmus、谢诗豪、高允允

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

我们今天讨论的作品是天瑞说符的新作《保卫南山公园》，在我们讨论的当下(按：2025年2月13日)，这部小说还远未完结，它目前仅写完了第一部《红莲》，以及第二部《大羿》的开头，从现在已有的文字内容来看，后面很可能还有一个类似于“重生”的世界观设定，整部小说也会有更多情节展开的路径与可能。

我们都很熟悉天瑞说符之前的代表作《我们生活在南京》，无论从读者反馈，还是官方认可等各个角度来看，那都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仅就《保卫南山公园》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来看，我觉得作者是想在其中延续前作中的一些成功要素。比如无论是《我们生活在南京》，还是《保卫南山公园》，其基础的科幻设定都不算新鲜，前者的“跨时空连线”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美国电影《黑洞频率》(2000)和韩剧《信号》(2016)，而后的机甲、末日与怪兽则明显是借鉴了从日漫《新世纪福音战士》(1995)到好莱坞电影《环太平洋》系列(2013、2018)。在并不算新鲜的科幻世界观设定之下，如何产生创作上的新意，乃至让本土读者更容易共情？天瑞说符的处理策略是将其和最为具体的在地化元素相结合。比如《我们生活在南京》具体到街道与小区的真实地理空间；以及《保卫南山公园》中对于川渝地方特色的凸显，包括一些带有方言特征的人物语言表达；还有就是对于中国军队体系中相关职务名称、乃至军旅生活细节的展示，都让这两部小说更贴合中国本土的特色，给读者一种亲近感。这可以说是作者将科幻小说本土化的方式之一，其巧妙地把读者关于科幻这一文类(包括小说、电影、动漫)的阅读经验和现实生活的具身性经验结合到了一起。换言之，这也可以视为东浩纪所指出的“游戏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一次结合尝试。

当然，《保卫南山公园》目前看起来也存在一些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比如这部小说最基础的设定是“机甲”，机甲想象通常意味着对于主体身体能力的强化。但在这部小说里，与人脑相连接、作为人类身体延伸的机甲，为了实战方便似乎可以随意切割，其中流露出一种人对自身的实用主义态度。这种“机甲想象”方式让我联想到红刺北的《砸锅卖铁去上学》，那部小说中的机甲是主人公卫三在垃圾场捡“破铜烂铁”拼装而成，对应着小说名“砸锅卖铁”。我当时称这种“机甲想象”为“反机甲”，这个说法用来形容《保卫南山公园》似乎也可以成立。

又比如这部小说中大的世界观背景是“末日”，一种不可名状、不可抗拒的高维生物“天使”影响到了人类的生死存亡，这个设定和《我们生活在南京》相一致，《我们生活在南京》或者可以被理解为通过“末日前”来拯救“末日后”的故事。但这里人类拯救末日的手段大致可以被概括为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充分学习、高速运算与熟练使用，即通过不断“做题”来打败“天使”。这里又流露出一种绩效主义与内卷社会的思想印痕。当然，反过来说，这可能也正是这部小说重要的“爽”点所在。另外一个问题还在于，小说中对于末日背景下人类社会的想象还相对比较简单，好像就是所有幸存者群策群力、万众一心，有组织地对抗“天使”。相比《三体》在这方面的书写而言，《保卫南山公园》乃至《我们生活在南京》都还有一定距离。甚至小说很多时候都把情节核心收束在男女主角的个人情感关系之中，经常给人一种“世界系”的感觉。

关于《保卫南山公园》，我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是：首先，这部小说在延续和复制了《我们生活在南京》的成功经验之外，有什么突破之处么？目前从第二部《大羿》已经更新

的开头来看，作者后面显然是有着更大的野心的，当然，后面到底会不会“坑掉”，也很难说。其次，作为一部科幻小说，《我们生活在南京》和《保卫南山公园》中都充斥着大量的科学和工程技术术语、专业名词缩写，甚至方程式，看上去很“硬”科幻，但这些科学技术细节在小说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最后，如果说《保卫南山公园》是一部“网络科幻小说”的话，那么它和传统科幻小说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最简单地从字数上看，《我们生活在南京》完本四十万字，《保卫南山公园》目前写了二十五万字，好像也就是一部传统长篇科幻小说的体量。那它的“网络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伊培 Ipek Onmus(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

我的发言题目是《〈保卫南山公园〉中的“第二次机会”叙事》。在开始阅读《保卫南山公园》时,我将其归入世界末日背景下的机甲科幻叙事,并认为其遵循了机甲子类型的典型叙事模式。例如,故事发生在一个军事基地,该基地负责制造巨型机甲,以对抗神秘而强大的敌对存在。从类型传统来看,机甲叙事的核心想象往往围绕一名少年主人公操控拟人化的巨大机器人拯救世界,并借此获得他人的认可,尤其是异性的关注。另一方面,机甲类型不仅承载着青少年的英雄主义幻想,也映射了人类对身体局限的超越渴望。在小说的前期,《保卫南山公园》基本沿袭了这一经典叙事框架。然而,第三十三章后,随着“商陆日志”的出现,主人公商陆的真实身份被揭示为一名“穿越者”。他曾亲历世界末日,并通过某种尚未解释的方式回到过去,试图阻止灾难的发生。这一设定的引入,标志着《保卫南山公园》叙事的重大转变。

近年来,不同文学类型的融合已成普遍现象。尽管这一趋势在传统文学中也有所体现,但因为数字平台的推动,类型的界限变得更加流动与模糊。网文平台的灵活分类机制使作品得以同时归属多个标签,从而使读者能够基于精细化的检索体系筛选符合个人兴趣的题材与类型。这一趋势不仅深化了类型划分的细致程度,推动传统文学类型的重塑与创新,也促进了众多精准且具有独特叙事模式和特定主题倾向的小众子类型的兴起。然而,在阅读《保卫南山公园》的过程中,我不禁思考,作者为何在叙事中引入“穿越”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十三章之前,文本并未埋下足够的伏笔指向“穿越”设定,这使得该转折显得突如其来。在假设“穿越”设定不存在的情况下,商陆的成长线依然具有极大的叙事张力。他作为一位理念坚定但屡遭学术挫折的科学家,因坚持采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而被科学城314厂驱逐,最终选择投身前线。这一人物设定已构成完整且丰富的叙事。那么,“穿越”设定的加入究竟如何增益故事线?它在叙事层面扮演何

种功能?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我认为,这一设定使《保卫南山公园》成为一部“第二次机会”叙事。我将“第二次机会”定义为一种子类型,它结合了世界末日或灾难叙事,通过某种方式让主人公回到过去或在死亡后重生,并试图阻止灾难的发生。这一类型不同于一般的“穿越”叙事,其关键触发点往往是主人公的死亡,而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则是避免一场灾难。从这一类型视角重新理解商陆这一角色,他不仅是一位执着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科学家,更具有先知般的远见,因为他亲历过世界的终结。在小说中,商陆所取得的成就并非完全源于他的天赋,而是建立在他对未来的预知之上。正是这种对即将发生灾难的深刻认知,使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因此,商陆并非传统意义上遥不可及的天才,而是一个更具现实感的角色。他虽然是学术精英,却在末日中失败并死去,如今获得“第二次机会”以改写自身与世界的未来,并借助后见之明的优势影响历史进程。

“第二次机会”的概念,既无法被简单归入佛教或其他东方文化中的末世观框架,也难以在西方宗教传统中找到对应的解释。乍看之下,这一叙事模式或许让人联想到轮回概念。然而,在佛教传统中,轮回通常被视为一种无尽的痛苦,真正的目标是摆脱轮回、超越生死。相比之下,“第二次机会”叙事不仅未将“重生”视为痛苦,反而强调它的可利用性,并塑造其为达成目标、修正过往错误的重要手段。相较于宗教性的轮回观或救赎叙事,这种设定更具后现代特征,尤其受到电子游戏叙事机制的影响。在电子游戏中,玩家在失败或死亡后通常可以回到某个存档点,凭借上一轮的经验重新开始。这种机制赋予玩家优势,使其能够在下一次尝试中做出更优选择。在这一原则之上建立的小说叙事也趋于游戏化:在这种模式下,死亡与灾难不再是终结,而是可被修正的变量。

“第二次机会”叙事与“时间循环”叙事同样受到电子游戏逻辑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存在显著区别。时间循环往往围绕个人经

历展开,而非宏大的灾难。例如,1993年美国电影《土拨鼠之日》便是时间循环叙事的典型案例。影片主人公被困于同一天的无限循环之中,他不断质疑这究竟是一种恩赐,还是一种诅咒。尽管影片整体轻松幽默,但被困在时间中的无力感,使主人公经历了深刻的存在主义危机。而在“第二次机会”叙事中,穿越回过去的契机往往被塑造为一种恩赐,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开始”。尽管主人公可能会因不断拯救世界而感到疲惫甚至厌倦(如商陆在小说中的表现),但“重生”本身始终具有积极意义:它赋予主人公改变未来的能力,而非被动陷入时间困境。“第二次机会”主题也出现在2023年日本电视剧《重启人生》中,该剧的主人公在死亡后选择不投胎,而是反复重生,以拯救因空难去世的朋友。这种主动且自愿的“重生”设定,强化了“第二次机会”叙事所特有的能动性,反映了读者对改写命运的幻想,而非陷入生死循环、无力挣脱的绝望。

谢诗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

我的发言题目是《作为“感觉”的技术书写》。小说描写刀天使时,写到“表面有深紫色的切伦科夫辐射”。经检索确认,切伦科夫辐射(Cherenkov radiation)是当带电粒子(如电子)在介质中以超过光在该介质中的速度运动时所产生的电磁辐射现象,通常表现为蓝色的光。在此我并非要讨论“深紫色”的准确与否,而是借此引入小说中颇具规模的技术书写:

“完全失败。”商陆回答,“自动化所是最早进行BCI系统研发的机构,同时也是最早抛弃非侵入式BCI系统的机构,因为非侵入式的BCI系统根本达不到要求,当时所里有个最低标准,这个标准叫Rabin-Shang数,BCI系统的Rabin-Shang数只有低于0.12,才有可能用于对抗天使的作战,所有人都在这个框架内攻关,必须要让Rabin-Shang数低于0.12……说实话我一直都不清楚这个标准代表什么,只知道这个是底线,现在我总算知道了,它代表着是否能让驾驶员进行广相理论计算的脑电信号识别与处理精度。”

这是“Rabin-Shang数”的第一次出现,并伴随一个精确的数字“0.12”。而仔细读过,不难发现在这段描写中,“想象”是相对缺失的。它提供了一个模拟的物理学概念,并解释了它的含义——确切地说是将其连接到另外的、相对抽象的物理学与脑科学表达上,即“广相理论计算”、“脑电信号识别与处理”。类似的或真实或仿造或挪用的科学名词,在小说中频频出现,比如Penrose-Yang极限、OPMs(光泵强磁针),两者都存在,也都与作者想要描述的内容相关,但出入同样明显。我们当然不可能在小说真的完成未实现的技术,因此前述并非苛问,而是将其视作一种技术写作方式。与之相对,我们可以看《三体》中的一段技术书写:

“早在公元世纪,曾出现过许多极富野心的宇宙航行设想,其中之一就是空间折叠。设想把大范围空间的曲率无限增大,像一张纸一样对折,把“纸面”上相距千万光年的遥远的两点贴在一起。这个方

案严格说来不应称为宇宙航行,而应该叫做“宇宙拖曳”,因为它实质上并不是航行到目的地,而是通过改变空间曲率把目的地拖过来。

.....

对于利用空间曲率航行,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温和更局部的设想,一艘处于太空中飞船,如果能够用某种方式把它后面的一部分空间熨平,减小其曲率,那么飞船就会被前方曲率更大的空间拉过去,这就是曲率驱动。”

这是对“曲率驱动”的解释。两段引用的直观差异是“科学名词”的数量,而更内在的是,前者部分是用词语连接语词,后者更多是以语词之所指展开想象。事实上,在《保卫南山公园》中,广相理论计算、黎曼几何、爱因斯坦方程等数学-物理名词,有时更像功能性的存在,用以凸显困难、塑造人物,以及最重要的提供“感觉”。前两者不难理解,小说关于“爱因斯坦方程”最初的描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方程组”“要求驾驶员必须是天赋绝顶的数学与物理天才”。而何为提供“感觉”?即在信息与想象之外,小说中的技术书写更多地提供了一种“科学感”。我们不需要理解前引的诸多名词。当

“Rabin-Shang数”被导向从未展开的“广相理论计算”时,它也在拒绝读者的理解,但通过它们,读者可能感觉小说正在“科学着”。这种感觉类似看到写满待理解的数学-物理符号的黑板,黑板写得越大越多,“科学感”就越强。而某种意义上,那些描写越细,它们反倒越“模糊”,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可能真的在小说中以数学-物理的方式抵达。

这种“感觉”部分来源于那些被选择或制造的名词,能够调动读者在小说之外的现实经验(比如中/大学的学习、科学/科普文章等)——它们使黎曼几何、爱因斯坦方程等科学语词能够提供这种科学感。换言之,这些语词所召唤的感觉,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其自身的所指,而在于它们所处的更大的社会语境。此外,“准确”的数字也值得注意。在一种逻辑下,这是南辕北辙,“准确”不可能准

确之物。但以感觉论,它们是召唤“科学感”的重要一环。常常被忽视的是数字是“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语),数字当然会使人想到数学与准确(它们都是科学所需要的),但相较那些术语,数字在根本上是可感的,它不需要读者耐心地以逻辑去理解。可以追问的是,当“数字”被抽象为数字之前是什么?是身体及其延伸,如果需要更具体的物象,则是手指与手指打下的结。数字同时具有科学与身体两种属性。

需要说明的是,两种技术书写根本上没有高低之分,它们所需要的能力也有所不同,作为感觉的技术书写,在知识之外,还要求写作者和读者的默契,对他们共同拥有的庞大语境的熟悉,以及敏锐的感知,能够“找到”那些可能调动“科学感”的语词。而相对准确地写作“新的”技术,更需一种综合的“想象力”。不必多言的是《保卫南山公园》中的技术书写,在感觉之外也有信息与想象,很多时候它们是一种综合,比如对“刀天使”的解释与描写,“作为感觉”只是一个可能的面向;而换个角度,它或也是信息疏密的倾向,与网络文学的商业模式、媒介形式以及读者的阅读习惯等相关。

高允允(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

我的发言题目是《与读者“博弈”:在拼贴艺术和弹幕文化之间》。《保卫南山公园》通过对流行文化资源与网文“副文本”的自由运用,充分调用了影媒时代网文读者的先在经验,在情节连载与“弹幕式”段落评论间形成了别致的互动阅读景观。哈罗德·布鲁姆于1973年提出“影响的焦虑”时,恐怕不会想到半世纪后在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中,“摆脱前辈影响”的议题似乎置换为“充分展示自身创作如何精彩综合先人的各种要素”。天瑞说符一向喜爱向读者介绍创作灵感来源,而《保卫南山公园》的开篇简介便“宣告”其机甲和天灾概念来自上世纪影响巨大的日本动漫《EVA》;小说文本包括打破“第四面墙”的章节名,都可见当下现实、网络场域中的诸多“梗”元素。读者在阅读时产生的新奇感,或便源于他们在熟悉的流行元素与大量“科技”词汇堆叠所营造的陌生感之间的穿梭。天瑞说符的书写似乎尝试将后现代小说的碎片化拼贴手法与网络文学的朴素叙事价值观相融合。而正如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在其短篇小说《看见月亮了吗?》(1968)中反复强调的那句话:“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在充满蒙太奇手法的混杂文本中,碎片化的叙事形成独特的拼贴效果:这种效果既表现为情节间的跳跃与疏离、叙事线索的断裂,也体现在对经典作品及其桥段的戏仿与陌生化处理之中。

《保卫南山公园》表面上保留了一条朴素的故事情节主线,即“人类对抗无由而至的天使灾变”,但整个文本实际由许多零散突发的情节和似是而非的议论构成,呈现如下三个特征:一,人物的道具化。一个有趣的观察来自作品评论区的读者总结,认为天瑞说符笔下的女主人公仿佛有一种“模式”。而除去贯穿全文的男女主人公,小说中其他角色的出现似乎只为承载一小段的情节,然后又匆匆离去,消失在纷乱的背景中,成为文本世界中的碎片。二,知识体系的庞杂。天瑞说符由理工转向人文的经历使其具有不同学科的知识,尤其本部作品涉及物理、天文、工程学、哲学、化学、音乐、电影等诸多领域,

阅读小说不仅考验读者对于相对碎片化的情节的耐心,也考验读者对这些科学和人文知识的调节、感知能力。三,叙事时空的跳跃。不断有情节暗示主人公商陆大概率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毁灭的时空维度,对于存亡危机中人之存在的价值持怀疑态度,故而关于他的第三人称叙说一定程度上并不可信,情节上支离破碎、难以把握的部分也与此相关。主人公的一些理念或可视作由无数时空片段拼接而成,每个时空中的故事都带有梦幻色彩。在作者精心构建的超现实世界中,跌宕起伏的情节与纷至沓来的陌生概念通过回忆、切换和闪回等手法,生动地展现了末日时空中人类心理状态的“群像”。

此外,小说在时空感官上更着意营造出一种散乱感、试图让谜底更加扑朔迷离的书写策略,很难说不是受读者接受反制的结果。起点平台约于2020年推出“弹幕”式的段落评论,网文生产模式与互联网时代爆发的影媒文化似乎更加趋于同构。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间的互动可以在一字一句的末尾即刻生发,时效性极强。天瑞说符作为相当喜欢与读者群互动的网文作者,有时也会陷入埋下的悬疑走向被读者猜中而屡屡改弦的“窘境”。

或因如此,相较于前作《我们生活在南京》,《保卫南山公园》加入了更多非情节性要素,如自然科学概念的介绍和心理描写。这些描写并不承担讲述情节的作用,而只是作为小说中的一截片段,在整个故事的角落喃喃发声。这些概念性的细节描写以及支离破碎的情节,按照阅读的顺序强行粘连在一起,打破了读者习惯的阅读连续感,使其感受到跳跃与不和谐。而因为作品中人物的思维与行动的跳跃,叙事视角在多个人物上变换,读者也必须耐心地转换自身视角,加入这场拼凑元素的盛大猜测游戏。

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

伊培准确捕捉到了《保卫南山公园》在机甲和末日的科幻设定之外,引入“穿越”叙事的原因,及其可能产生的意义,随着小说后面情节的继续展开,这方面的讨论或许还有更多可深入的空间;谢诗豪关注小说中的“科幻语词”问题,过于准确、细致的科学术语,所带来的并非是信息的传递(大多数读者可能根本看不懂这些术语),而更多是一种“科幻氛围”,换言之,这些术语的最终表达效果并非是科学的,反而更接近文学中的修辞;高允允则抓住了小说中拼贴与破碎的写法,以及小说连载过程中来自读者的“弹幕”式评论所引发的特殊的“阅读-反馈”机制。这种机制甚至最终影响了创作,而这或许正是我们观察所谓“网络科幻小说”与传统“科幻小说”之间差别的一个有效入口。

(责任编辑:战玉冰)

将童年的作家梦想进行到底 ——血红写作经验谈

血红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

(一)

我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那先从小学时说起吧?

和我一样,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小伙伴们,想来都还记得语文课堂上,一道标准的作文题——《我长大后要做什么!》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我一只眼看着诵读优秀范文的班主任,一半脑子在聆听,一只眼看着窗外摇动的绿树,一半脑子在放空。

依稀记得,几篇优秀范文中,同学小伙伴说,长大后要做科学家,要做宇航员,要参军做解放军叔叔,或者考警校做警察叔叔。

唯有我很耿直地说,想要写写画画,做一个作家。

最近这些年,溜达回老家,和同学们聚会畅饮,略带惊讶的发现,所有的同学中,唯有我一个人,真正按照那篇作文的规划,踏上了孩童时希冀的当行。

不过,说到底,孩童时的自己,无论在课堂上写作文时如何的畅享未来,不过是稚嫩的“童话”,有几个人会当真呢?无论是那时候点评作文的班主任,那时候或者认真聆听,或者如我一般脑子半空,又或者脑子全空、神游天外的小伙伴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没人将那作文中的话语当一回事儿。

但是,毕竟是从小学时期,就开始阅读太多超龄书本的小书虫子,骨子里的一点文青气息,有时候会按捺不住的满溢出来。

于是,记忆中,初中时,就有了极深刻的一篇作业。

大致是一段阅读理解,然后,从阅读的文章中,用“万绿从中一点红”造句。本来很简单的作业,那一天,突然就有点按捺不住逸飞的思绪,从悬崖上大片藤萝的静态开始描写,随之开始刻画风吹过,藤萝无数碧绿

的叶片随风摇晃,进而满山崖的嫩绿中,一朵红花悄然绽放笑脸的优美场景。

四五十个字的造句任务,我大概写了五六百字,将造句变成了一篇小短文。

语文老师批改作业,作业本发放下来后,我发现整整一篇短文,都用红色波浪线勾勒了出来。老师以为,我的描写很优美,词句非常的可观。

奈何,文不符题,咳咳,老师没给我的作业打分。

饶是如此,自己还是有点沾沾自喜地。

哪怕我文不符题,老师你还是浪费墨水,勾勒了这么多的波浪线嘛,证明我的句子,还是蛮不错了么。

这大抵就是一个稚嫩的小文青,最初级的文学创作尝试罢?

文字的土壤中,一枚小嫩芽悄然击破了种子的外壳,就要蓬勃生长了嘿——高中时,一块小小小小的板砖劈头盖脸地拍了下来,语文课的作文习题,开始围绕高考试题的议论文重点攻关。

议论文么,要求精悍、精练,言之有物,容不得悲春伤秋,容不得风花雪月。

那点小小的文学萌芽,就此小心翼翼地收摄在了心底。三年时间,披星戴月,文山题海,侥幸,小文青以一个理科生的身份,手舞足蹈地逃离了高中,欢喜雀跃地窜进了大学校园。

(二)

大学四年,堪称我人生的转折点。

如果按照正经的专业路径,我最正统的人生轨迹,当是坐在电脑前,穿着牛仔裤、格子衫,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时不时摸摸光溜溜的地中海头顶,热情洋溢的敲出一串串代码,大杯大杯的灌着咖啡,时刻嘟囔着

“Deadline”的日期。

而一个外界压力突然散去,压抑了三年的文学萌芽在心底肆无忌惮、恣意蔓延的小小文青,怎可能循规蹈矩以至于斯呢?

大学四年,正经的专业课是一塌糊涂,却读了好多文章,写了好些文字。

读了些什么文章,记忆已经模糊了。

写的那些个文章,有点是羞惭提起。

那时候,和一群同年级的同学,一群师兄师姐,沉迷于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字MUD”游戏,玩游戏玩得走火入魔的我,以游戏的背景,在学校论坛上,用小号噼里啪啦发了好些章的文字。

认真开始写作十年后,偷偷溜回了还没关闭的学校论坛,从故纸堆里,翻到了自己当年写下的那些文章。认真咀嚼后,只觉面红耳赤,完全不敢,更是不愿承认,那是出自自己之手。

反正,那时候没有实名认证,那稚嫩的文字,粗糙的文笔,自以为是的煽情,强行拼凑的情节,就当是某个路人甲的胡言乱语罢?

和我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是那些如今看起来,粗劣到吓人的文章,居然引发了同学圈子里小范围的骚动,同寝室的同学们都有在打听,那个写下文章的小号究竟是何许人也?

实话,是有点沾沾自喜地。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作为“文字MUD”的“巫师”,自己认真的参与了某个版本的游戏地图和游戏情节的扩容。很认真的做剧情设定,很认真的编写场景,很认真的统筹线索。

那是我第一次系统性的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设定,哪怕是基于已有作品的二次创作,那一段时间的努力,对我后来创作大长篇的网络作品,对我世界观的架构,对我人物命运轨迹的规划,对我作品的整个流程控

制,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小小的萌芽儿,四年时间,大致长成了一束小苗儿。

不走正途,营养不良,且找不到成长方向的禾苗儿,那也是苗儿,比萌芽要茁壮许多。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古怪。

在我离经叛道的厮混了四年后,冥冥中,总有一股纠正一切的无形力量,尝试着让你走上命运既定的正规轨迹。极其茫然的离开大学校园后,我被按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开始了正经时朝九晚六,不正经时朝七晚十甚至晚十二的工作。

那大半年的工作经历,有大半是不堪回首的。

一个四年时间,都沉迷在读书、写字、玩游戏场景的资深宅男,根本无法应付职场的各种潜规则,根本弄不懂办公室里,那些男男女女、上上下下、明里暗里、你争我斗的复杂关系。

于是,甩手去也,一头撞回了四年大学,那座已经熟悉的城市,和一群已经工作,或者复习考研的同学厮混在了一起。

不愿工作。

无能考研。

不知前途。

浑浑噩噩。

以上,大抵就是那一段时间的心境描述。整个人,是混沌的,是不知方向的,是死气沉沉,近乎坐吃等死的。心中憋着一团火,有一种不明所以的焦虑,时刻灼烧着那颗文青过于脆弱的心灵。

从小到大,于幼时那座深山小镇的所见所闻,于孩童时在那山城中的亲身经历,初中、高中、大学时,读过的那些文学书籍,一切一切,都被绞碎了,搅得稀碎的。大脑好似变成了混凝土搅拌机,将一切都搅和啊,搅和啊,碎成不可辨识的混合物了,就可以浇铸作品了。

(三)

那是,2003年,大陆的网络文学,已然萌发了数年,却不成规模。仅有的一个正经的

文学网站,也只有一群纯粹的文学爱好者,在上面不求任何回报的用爱发电。

那时候,网络文学的形式,可以用“蛮荒”和“原始”来形容。

单一个题材,哪里有现在分门别类,门类达上百种的详细划分?

基本上,所有在网站上发布的作品,全都是源自对西方魔幻文学,如《暗黑精灵三部曲》,如《龙枪》等作品的纯模仿。书中的主角,或者是骑士,或者是魔法师,他们对抗的负面角色或者负面阵营,要么是邪恶的领主,要么是残暴的国王,如果负面阵营中出现几个太古的魔神,又或者地狱的恶魔,那都是比较有创意的作品了。

和现今的网络文学相比,那时候的作品,感情是真挚的,创作是虔诚的,但是必须要承认,情节是简单的,人物是单纯的,世界架构和命运轨迹等,都是比较的粗糙和淡薄的。

我,强行压制了脑袋里已经搅和得稀碎的那些创作素材,小心翼翼地按照那时候的主流类型,认真真地创造了一个简单、单纯、用懵懂而纯净的眼神,认真观察,小心探索一方世界的少年。

恶评如潮,如山崩海啸,呼啸而至!

因为是恶评嘛,所以,刻意的将记忆模糊了,好多评论,都懒得记忆了,实在是想不起,究竟那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但是,一些记忆深刻的评论,还是大致记得的。

大概就是说,我的描述,有点夸张,不符合那时候这一类文学创作的“主流认知”!

抱歉,我们写的是魔幻小说啊?

魔幻小说,不就是应该恣意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肆无忌惮地挥洒创作灵感和激情?

心中本来就憋着一团火,于是,毅然决然的烂尾了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脑袋里已经搅和得稀烂的那些素材,那些已经搅和得快要冒火星的材料,就这么倾泻而下。

西南边陲地区的彪悍民风。

湘西深山老林的神话传说。

巫风浓郁之地的神道风俗。

从小所见所闻的都市故事。

一起来吧,搅和啊,碰撞啊,摩擦啊,迸溅啊,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我坚决不愿意承认是自己作品的那一套三部曲,就在心中暴躁的火焰催动下,如火山喷发一般汹涌而出。

在这过程中,被后来和我成为二十几年挚友的老编辑挖了墙角,从那恶评如潮的网站,跑到了后来的签约站点。

莫名的,那三部曲就火了。

火,爆火,火到什么程度?

我写完一章,就在网站上更新一章,在网上静静等待的书友齐齐一个刷新,网站就崩溃了。

我再写完一章,趁着网站恢复的那点功夫,赶紧再发一章,然后,网站就再一次的崩溃了。

在那茫然、困惑、不知人生下一步该去向何方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有数以万计的书友,如此狂热地喜欢自己的作品。那么,心头的火,就引燃了整个人。

整整三个月,写了多少文字呢?

自己没印象,书友也没有统计。

只有几个老书友,统计出那几个月,我创作最多的一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写了九万多字。这是正式更新在网站上的作品,不包括我在创作空隙中,在聊天群内和书友争论情节走向、聊天忽悠的那些文字。

那几个月,要说是正经的文学创作?

并不是。

那只是情绪的宣泄,只是一种文字本能的爆发。现今回首,认真审阅那一段时间的文章,其情绪之亢奋,文字之激烈,人物的简单却不合情理,情节的粗糙及漏洞百出,简直让自己都瞠目结舌。

嗯,侥幸那时候也没有实名认证,面红耳赤的我,不承认是自己的作品就是了。

一小撮小苗儿,经历了一阵暴风骤雨,享用了一顿阳光暴晒,被狠狠地施加了一笔肥料后,俨然就成了一根小树干儿了,似乎,就长到了成长的方向了。

心头憋着的火气,通过几个月的疯狂创作,几百万字的作品面世,已经宣泄得差不多了。

你的三部曲中,某一部,在台湾出版了。赶紧想个中文笔名嘿!不要用那个学校论坛的账号当笔名啦!”

懵呆了。

完全没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纯粹情绪宣泄的,从未想过精雕细琢的粗陋之作,居然可以出版?正经的铅字印刷,印刷到纸质书本上?

那一天,坐在路边的烧烤摊边,和一起租住的小伙伴啃着串儿,端着大杯的啤酒,认真地思索一个问题——在写书这事情上,自己是不是要开始认真起来了?

认真点,将东方的一点点粗浅的道家修仙的理念,和都市传说故事结合起来,认真的、细腻的构造了主角和几个配角,认真为他们刻画了人生和命运,就有了现如今被老书友惦记了二十几年的《升龙道》。

认真点,将自己对于族群、责任、荣誉的一点浅薄认知,年轻人对人性的一点粗糙的解析,一点点的揉碎了,拼凑进了一群在命运中挣扎,极尽全力反抗命运的男女体内,就有了那本自己觉得不错的《神魔》!

认真点,生平第一次,为了创作一部小说,用力抓挠着脑袋,翻开了明代历史书,从中挑选了一些人,挑选了一些事,进行了自己的二次创作。更是生平第一次,尝试着将《封神演义》这样的经典作品中的一些元素,和其他的传统神话结合在一起。

《邪风曲》就这样面世了。

虽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内中一些情节,让一些老书友念叨到了现在,还是一副不解恨的模样。但是能让人惦记二十几年,这证明,起码这书不坏吧?

于是,再认真点。以前面几部小说的创作经验为基础,引入了更多关于先民,关于洪荒,关于历史的幻想,更是生平第一次的,小小的,尝试着,加入了一点点关于感情的描写。

巫颂也就这么出现了。

这是一本被老书友惦记多年的作品,无论是主角夏侯,还是我都不愿意提起名字的女主。当最后一章,女主为了天地众生,不惜‘星祭’,崩碎了自己的本命星,以维护人间,当我敲下了终章的最后一段文字,我也

呆坐电脑前能有数个小时。

因为《巫颂》的缘故,在后面的好几部作品中,我尽力的避免出现女性角色。

若是出现了,我也会极力的避免,在他们身上投入太多的笔墨,太重的感情。

一个呢,免得自己心神憔悴。

一个呢,免得书友多年唠叨!

其实无论是《升龙道》,又或者《神魔》《邪风曲》,以及被视为我个人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巫颂》,我一直在尝试一件事情——每一本书,无论是题材,又或者世界架构,乃至人物性格,又或者情节主线,都和上一部迥然不同。

于是,后续的《人途》《偷天》《道行纪》《光明纪元》等十几部作品,我都在努力的尝试创新。

主角又或者配角,他们的性格,是不同的。

他们的出身,是不同的。

他们的命运,是不同的。

他们的追求,是不同的。

我尽力的营造一个足够复杂,足够宽阔,足够广袤,足够丰富,足够精彩的大世界,我极力的让我的所有的角色,都在我的脑海中鲜活起来,为他们进行最基础的设定后,将他们轻轻地丢进这个大世界,按照我对现实生活的了解,按照我对现实社会的感触,让那些主角和配角,在那万丈红尘、阎浮世界中挣扎,咆哮,怒吼,悲鸣……

我时常会在创作的时候,明明在这一章刚刚动手时,我预设了主角或者某个配角,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要说什么,会遭遇什么事情,会遇到什么人物,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会如何应对世界的变迁,如何面对命运的挑战。

但是在我的脑海中,这个世界是鲜活的,这些人物也是鲜活的。

他们的命运轨迹,不是既定的。

所以,我时常会在写到某个场景的时候,嗯,预设的情况不符合实际,他们会有,能有,必须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

我会在电光石火之间,挑选脑海中新冒出来的,三四个、五六个,甚至是十几个新的

命运轨迹中,其中最符合现实,后续会更精彩,更复杂的那一条线,很惬意的,好似在观摩电影一样,对角色们的后续命运进行描述。

而我这种并不既定的,纯随机的,以旁观者的角度,对书中角色们的跌宕命运进行描述的创作方式,自然而然会导致,世界的架构会很宏大,线索会很复杂,人物身上的因果线索会极其的繁复。

所以,我的亲外甥对我的书的评价是,他从来不看我的书,因为太复杂了,其中好多人,甚至一眼无法看出他是好还是坏,他准备做什么,伤脑筋,就懒得看。

而我最近用最流行的两个人工智能模版,对我的几部作品进行了评价,这些人工智能综合网上资料后,作出的评价居然也是——我的世界观过于宏大而复杂,内部的信息过于繁多,情节过于繁重。

(四)

我已经写了二十二年。

我现在创作过的长篇小说,能有十八部,总字数,能过七千万字了。

我对未来的规划,是准备再写二十年吧?

我过往好些年生活很简单。

若非万不得已,我基本上不出门。我在家里读书,我在书房写作,这基本上就是生活的全部。

我最近几年,生活逐渐变得丰富。我更多的接触社会,接触更多的人,更多的圈层,见识更多的事情,了解更广阔的从未接触过的鲜活的世界。

虽然有时候很尴尬,很羞涩,但是我会时不时地去翻阅过去创作的那些作品,文字措辞,人物描写,情节故事等等,那些生涩的,粗糙的,拖沓的,不堪的文字,就好似一柄柄刻刀,不断地雕琢新的创作方法。

我放慢了创作的速度,年龄和精力,都不允许我和二十年前那样,再现一天九万多字的疯魔。

降低创作的速度,提高创作的质量。

调整书中“复杂”和“简单”的关系,构造更合理的世界,刻画更鲜活的人物,营造更丰满的命运。

当然,还有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每一部书,都力争和上一部,在各方面都有所不同,力求每一部书,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预设年限还有二十年,我坚定地前进着。

我希望,曾经的小小芽儿,曾经的小小苗儿,曾经的小小的小树苗,在未来,能够变得更加茁壮葱郁一些。

我希望,我的创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责任编辑:胡笛)

拓展网络文学类型美学话语建构的新维度 ——血红现实主义网络小说创作简论

鲍远福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摘要:网络现实主义或者说“新媒介现实主义”美学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下不断拓展其美学话语建构的新维度,而血红现实主义网络小说创作正是这一进路中的重要探索。作为一种融合传统现实主义精神与跨媒介属性的网络文学“亚类型”,血红的《嘉梦》《波斯猫》《狸花猫》等作品通过文类融合、制造“爽感”、声明“在场性”与凸显“凡人流”的叙事策略,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与个体经验的微观视角有机结合,揭示了处于“流变性”过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美学观念嬗变,为新时代中国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网络文学;类型美学;话语建构;血红;网络现实主义

一、血红创作概述及其现实主义探索

上海网络作家血红(本名刘炜)是一位拥有二十多年网络文学创作经验的大神作家,至今已撰写十八部长篇小说,总字数超过七千万字。在当代中国网络文学领域,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创作以玄幻、仙侠、奇幻等类型小说为主,近年来也开始转向现实题材的创作。血红的主要作品包括《巫神纪》《升龙道》《邪风曲》《人途》《神魔》《逆龙道》《天元》《巫颂》《光明纪元》等,这些作品不仅在网络上创下了非常高的点击量,还为他赢得了“网络玄幻小说之王”的称号。他的作品以想象力丰富、剧情跌宕起伏著称,尽管有时剧情显得随心所欲,但这种反差萌和感性化描写让他俘获了大量粉丝。血红的创作风格独特,擅长构建层次感,即便是在写“无脑爽文”时也能通过“战力叠加”构建出一批具有戏仿意味“伪反转”,以此凸显出这类“爽文”的审美价值诉求。他的文笔流畅且感性色彩浓郁,而丰富的阅历和工科专业知识的积累,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血红爱好广泛,但尤其喜欢读书。从历史、地理、建筑、风土人情,到列朝列代铠甲兵器特征、西方家族的家规、族谱考证等,他均有涉猎,阅读带给他无穷的创作灵感。“玄幻和仙侠,最大的特质就是‘想象力’!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只要想象力无穷尽,书中的世界和人物就可以无穷尽。‘敢想’,就是玄幻、仙侠题材的支撑。”^[1]因此,在网络文学不断升级转型的当下,血红很少遭遇“卡

文”的创作瓶颈,而是能够保持较为旺盛的创作力,让他在网文作家群体中成为较为特殊的个体。

血红的网络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美学特征,尤其是在东方玄幻类型的创作和探索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首先,血红的作品以热血、激情、快节奏的叙事风格著称,擅长构建宏大的世界观和复杂的剧情结构。他的小说通常以男性主角的成长与逆袭为主线,融合了东方玄幻与西方奇幻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中西合璧”“科玄互通”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既满足了读者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审美需求,又融入了西方奇幻文学的想象力,具有较强的跨文化吸引力。

其次,与同时代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玄幻文一样,血红的小说在世界观构建方面也表现出色。他善于创造多元化的虚拟世界,并将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修真体系等元素融入其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学风格。例如,《巫神纪》作为他的代表作,从现代性视域中重构了一个想象性和奇幻特征的修真世界,主人公的热血冒险既蕴含着传奇色彩,也让小说本身从古朴的历史传说演变为豪华绚烂的“现代神话”;而《升龙道》则独创了“都市血修流”的叙述类型,^[2]讲述了主角易尘在异国他乡伦敦拼搏成为黑道教父级人物的故事,其中的故事情节涉及了修真、异能等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题材要素,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再次,血红还充分融合了现代小说创作

中的各种类型要素,将其融为一炉,构建为独具审美特色的“血红宇宙”。例如在《邪风曲》《神魔》《天元》《光明纪元》以及《巫颂》等代表性作品中,血红为读者构建了一个个层次分明、规则严谨的修真世界,这里既有东方传统的“天道”观念,又有西方魔幻的“法则”体系。例如血红通过《巫颂》对上古巫术文化作出重新诠释,探讨了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展现了他对历史文化的现代思考。

最后,血红在人物塑造方面具有比较深厚的功力。他的主角通常是草根逆袭或强者重生的类型,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成长轨迹。例如,《邪风曲》中的主角吕风(厉风)就是一个集江湖小混混和正道大宗一元宗残存份子的双重身份,这让他既具备草根的狡黠与韧性,又背负着名门正道的遗志与仇恨。他的复仇之路充满了挑战与抉择,既无法完全依赖正道,也无法彻底投身魔道,最终选择了游走于正邪之间的独特道路,如此角色塑造能够引发读者的深度共鸣。

近年来,血红开始思考创作领域和题材类型的转向,并在他所熟悉的玄幻、修真等类型之外,尝试创作现实主义作品。据报道,早在2015年7月,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指导、阅文集团主办的第一届网络原创文学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赛正式启动,迄今已举办七届。《复兴之路》《大国重工》《上海繁华》《中国铁路人》《国家战疫》等一系列佳作在大赛中脱颖而出。“这些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挟重大现实题材的天然优势,有着力排千钧之势,激情澎湃,更具精神震撼力。它以其关注社

会热点,直面现实,心系国运,考量民生的创作用心与时代精神高度契合,有气度,有温度,接地气,动人心。”^[4]其中那些口碑较佳的现实主义网络小说为网络文学赢得人气、产生更大影响奠定了基础,也为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推动了现实主义题材网络小说的创作热潮。

2021年下半年,上海市作家协会开展了“现实题材重点创作项目(网络文学)”征集推荐活动。经公开征集、会议评审,并报请市作协党组审议通过,血红的乡村振兴题材作品《嘉梦》、骁骑校的《世纪大道东》以及匪迦的《关键路径》等二十项作品最终入选。这是血红在政府扶持项目资助下,首次尝试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嘉梦》之后,血红又趁势创作了姊妹篇《波斯猫,狸花猫》。在两部作品中,血红陆续塑造了时空层面有交集的上海青年群像以及他们克服困难回乡创业、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艰苦奋斗以及各自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关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从两部作品所展现出来的相互联系的世界观、故事线和人物关系来看,血红显然是有着较大的创作野心的,即将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立足于新时代上海城市、郊区与乡村相互融合的经济文化发展格局之上,从普通人的观察视角切入,通过题材类型的创新融合,拓展融合作家“地方性”文学叙事“情感地理”^[4] 情结的创作实践,努力打造具有深刻的审美反思价值与时代文化意义的网络现实主义小说的文本谱系。2024年9月,“网络文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暨白金作家血红现实题材作品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5]与会专家以专题发言和圆桌论坛的形式,及时地对血红的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创作成果进行总结与阐述,体现了学界对传统类型大神现实主义创作转向的积极关注。

二、血红现实主义网络小说创作的艺术特性

网络小说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媒介文学的“亚文类”,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

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则,又在叙事方式、题材选择、读者互动等方面实现了显著的超越。首先,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例如强化叙事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普遍关注、塑造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突出呈现细节描写以及彰显社会批判精神等。许多在当前被创作出来的网络现实题材作品(或带有现实属性的作品)仍然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点在现代都市类题材的作品中最为明显,其中的佼佼者如《杜拉拉升职记》《欢乐颂》《都挺好》《繁花》《余罪》《橙红年代》《长乐里:盛世如我愿》《上海凡人传》等作品,巧合的是,其中有相当比例的作品都出自上海网络作家之手。这些作品通过对职场和家庭等社会问题的描写,反映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道德困境和人性复杂性,以此表达文学的人文关怀和批判意识。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体现了网络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生活,塑造人物,批判现实”艺术传统的继承。《嘉梦》《波斯猫,狸花猫》这两部血红的类型试验作品也都带有这种“现实倾向性”的标签。前者描述在城市打拼的小镇青年杜晓在厌倦了都市职场的勾心斗角后毅然决定返乡创业,但经验不足的他也一度踟蹰彷徨,机缘巧合之下,杜晓遇见了职业生涯遭遇瓶颈期、想要打破生活舒适圈的都市丽人闵月婵,两人在思想观念和情感经历的相互碰撞之下,做出了最终返乡创业的决定。通过创办农家乐、助力乡村旅游、推广非遗文化和打造绿色美食等方式,杜晓和闵月婵的感情也迅速升温,最终实现了人生的“嘉梦”。后者则描述自主创业成功的计算机学霸马良与行动力很强的女研究生杨兰的创业故事。马良因对初恋女友黄灵不辞而别而心生执念,卖力工作而不得法,师姐杨兰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温柔和在职场上的干练治愈了马良的精神内耗,两人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去云南杨兰老家支教助学、帮助这里的村民打开水果销路,邀请海归技术骨干韩鑫阳一起经营独角兽企业,共同打造国创精品游戏《侠行长安》,并谋求在海外上市。马良和杨兰的奋斗与成长,是对当下现实社会中创业青年心路历程的生动写照,也是新世

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念变迁的鲜明映射。

其次,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类型小说在整个网络文学类型化的发展过程中,属于“后起之秀”,其在商业化的写作语境中,为了获得生存机会,也必然要在自身的文本实践中做出某些改变,从而使其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保持一定区别。例如在叙事层面,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通常采用线性叙事和全知视角,而网络小说则广泛运用多线叙事、非线性结构、第一人称视角等手法,增强了叙事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波斯猫,狸花猫》就是“双故事线”叙述的典型文本结构,小说通过在叙事中设置一种“核心悬念”来驱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勾连起两条故事线的内在逻辑。所谓的核心悬念“构成故事的基本框架,贯穿始终,用于总体构思,旨在揭示主题。核心悬念对应的是故事主线和核心问题,即主人公的命运、核心行动的成败、故事主题和价值观的表达。”^[6]小说的核心悬念就是建立在马良、杨兰和黄灵之间看似俗套的爱情选择基础之上的中西价值观的冲突。小说中全部的情节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悬念铺展开来的。为了呈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念的碰撞,小说还使用中国本土“狸花猫”和国外引进的“波斯猫”这对隐喻意象构筑叙事上相互交叉的“故事线”,一条是马良和杨兰创业和相恋的故事线,一条是黄灵抛弃马良远赴美国最终堕落的故事线,然后再通过“核心悬念”的层层展开而传达出两种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分歧、冲突和对话,最终在叙事主旨上达成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波斯猫,狸花猫》既在叙事上改造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手法,也在叙述话语层面构建了一种延续自其姊妹篇《嘉梦》中用意明显的“隐喻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即在紧密贴近现实的叙事中加入非现实主义(暗示、象征和隐喻)的表现手段,以此提升小说文本自身的阐释张力。

再次,血红的现实主义创作体现出网络文学特有的媒介性、网感以及爽文机制,这也是脱胎于网络类型文学创作的大多数转型作家共有的特征。根据许苗苗的研究,“现实主义是一个随历史变迁而不断调整的概

念,其在新媒介文艺中展现出诸多新质,网络文学为探讨新媒介现实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她更喜欢将这种充盈在包括现实题材之内的所有网络类型文中的“媒介性”“网感”与“爽点”相互结合的创作原则及其美学倾向称之为“新媒介现实主义”。因为它“主要是指因新媒介而具备新特质的现实主义,它反映当前与媒介深度结合的新生活方式,借助新的写作手法表现”,进而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科幻电影等新媒体文艺形态中呈现出来的艺术表现手法。^[7]新媒介传播视域下的文艺创作具有很强的超链接性、互文性、跨媒介性,与的文类实验特征,^[8]因此这种自带的媒介文化属性和美学倾向也会自然而然地在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中凸显出来。纵观血红的两部内在具有内容关联的现实主义网络小说,这种“新媒介现实主义”或“网络现实主义”的新美学话语表达范式被一再彰显。例如,《嘉梦》《波斯猫,狸花猫》在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上都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前者描写杜晓回乡创业时,不断穿插他和马良的兄弟情义,待农家乐落成后,马良的独角兽公司成为第一个来消费的客户;后者在描述马良的童年时光以及因黄灵意外出走马良一个人在弄堂里游荡时,杜晓的故事线也不断地隐现。如果我们假设血红还会在两部作品后继续进行上海本土化叙事的现实主义尝试,那么杜晓、马良、韩鑫阳以及杜晓在房产公司的好兄弟姚军等人物的故事线就会越来越丰富,其间的互文联系也会越来越紧密。

另外,网络文学所制造的现实感与现实主义文学所制造的现实感是不同的,这正如周志强所说的那样,它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场主义”,“即由所谓的客观再现(白描、细节、典型)而创生出来的‘伪装故事在自己发生’的修辞方式。一个好的故事,也就是符合‘现实主义’编码诉求的故事,即使情节荒诞,却可以通过对‘常态化’的诉求而形成‘现实稳定感’的幻觉。在这里,‘好的故事’正是‘可以带你回到现实’的故事。”^[9]为了凸显这种“现场化”的“现实感”,在《嘉梦》和《波斯猫,狸花猫》故事情节的推动过程中,血红会有意无意地用这种网络文学常见的

“互文性”“媒介性”来铺展叙事,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联动更具有感染力,例如杜晓和闵月婵的相遇、姚军同他女友的纠葛、黄灵和马良在美国的意外错过等情节,无不体现出网络文学特有的“爽感制造”机制,它与追寻“细节真实”和刻画“历史在场”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三、网络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经验

现实主义小说美学原则的逻辑基础在于用艺术真实的愿景或观念以“再现”的手法复现社会生活的样貌,“模仿”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行为方式,最终确立一种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理想话语范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现实”是不断流变的,作家对于现实的认知和体验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经典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美学话语在保持其“元典内核”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应随着创作实践的变化而发生变革。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创作,恰恰是立足于这种“现实流变性”的语境来回答文学实践的诸种问题,例如其内容生产语境的跨媒介性、题材意义建构的混融交叉性以及其体裁结构的实验性等。这些问题既构成了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话语范式变革的前置条件,也是网络现实主义类型实验必须面对的基本美学问题。血红的现实主义网络小说创作,正同其他网络作家的现实网络类型小说创作一起,以严肃的探索精神参与了这场方法论变革的行动之中,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表意基础、叙事要素和美学话语嬗变提供了某种有意的探索。

(一)提供一种前文所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流变性的阐释新视角。

在新媒介传播的语境下,被新生活经验改造的各种“新现实”样貌,催生了网络现实主义的新美学话语范式变革。韩模永认为,“网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种,即再现、呈现和模拟。”其中,“再现是对客观现实的模仿,代表形态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除了“再现”之外,网络文学还提供了追求“主观呈现”的幻想型与力求“模拟”的文类实验型两种新现实主义网络小说种类。^[10]新媒介

视域下的网络现实主义,已经充分融入了幻想型和虚构类的创作理念,演变成为一种“混合模式”。都市异能、穿越架空甚至现代神话等多种类型模式都可以被纳入这种相对开放的创作原则范畴之中。因此,创作手法、美学话语、文类属性以及主旨表达的流变,已在逻辑机理层面改变了当下网络文学的创作理念。“现实主义是文艺风格的总结,当创作手法和受众感知达成一致时,它表达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追求,一旦经验和感受更替,现实主义也面临变革。”^[11]时代精神、媒介环境、人们的生存状态及消费需求都在变化,单一的“客观再现”模式以不足以呈现“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全部内涵。

我们看到,在当下现实题材类型的网络小说创作中,这种流变性的轨迹已然十分清晰。且不谈现代文学史上“海派”如琢如磨的现实主义创作技法的流转,仅仅从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力作《长恨歌》以不厌其烦的细节呈现来展现老上海的城市样貌到情感流变,到诞生于新世纪初居于文类过渡阶段的《繁花》依然在琐碎绵长的白描技法运用中呈现城市与人物间的复杂关系的意义指涉,再到初露网络类型文质感的《长乐里:盛世如我愿》使用穿越、谍战、虚构与现实交替等纯粹网络文学的手段来链接历史传统与当代现实的创作范式变革,我们看到的是网络文学创作对传统现实主义题材、类型、技法、话语和方法论的一种全面变革的内驱力。《嘉梦》将前半段的都市职场文本与后半段的乡村振兴题材严丝合缝对接起来,从而生产出内隐阐释张力的“非稳定性”文本结构,这显然与传统现实主义常用的稳妥的情节铺展方法相区别。《波斯猫,狸花猫》带有一种“动物视角”的叙事将人物历史命运与宠物猫的文化遭际关联起来。以此为前提,小说的“潜文本”的美学意图在于强调,狸花猫战斗力爆棚生存能力强,因此更适应本土文化和生活环境;外来的波斯猫体质柔弱不堪,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必然会水土不服,黄灵父母强行用所谓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规训没有文化认同的女儿,最终只能将她推向毁灭的深渊。由此,小说就在价值观念比较与文明形态互鉴的逻辑场域中构建了另类的现实

维度。这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属于较为少见的范式革新,即便像莫言这样的当代名家在《生死疲劳》中实验了,那也是一种趋于“魔幻化”的现实主义实践,属于少数派的文类冒险,在美学上是需要承担风险的。但是,网络文学的这种题材扩展和类型融合以及基于此的创作方法革新,却较少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现实主义彰显的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美学话语在新时代的流变,标识了一种曾被视为共识的美学范式需要在应对新的社会发展和消费需求时做出自我变革的价值向度。

(二)宏大题材的精细化和“凡人流”叙事转向。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大都热衷于创造宏大叙事,这种创作倾向与其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度关注密不可分。宏大叙事通常以广阔的社会背景为依托,通过描绘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发展,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与人类命运。例如,19世纪的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等作品,都通过细腻的细节描写和宏大的结构安排,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磅礴的社会画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等作品也都力图在广阔深远的社会背景下展现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自主、民族解放和生活幸福的故事,展现绵密细致地呈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美学意图。这种叙事方式强调真实性与典型性,要求作品既能忠实再现生活原貌,又能提炼出超越具体情境的普遍意义。因此,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常常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试图通过文学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宏大叙事逐渐受到质疑。有批评者认为,过于依赖宏大叙事可能导致对个体经验和多样性的忽视,甚至掩盖了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关系。在此背景下,血红网络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类型,开始尝试重新定义“现实生活”与“叙事建构”的关系。他不再执着于传统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转向更加碎片化、多元化和个人化的表达方式。以《嘉梦》和《波斯猫,狸花猫》为

例,它们虽然继承了现实主义关注社会生活的传统,但更注重从微观视角切入,挖掘日常生活中的隐秘情感(马良与黄灵的故事线)与复杂心理(杜晓和闵月婵的爱情修炼),从而创造出一种更具互动性和开放性的叙事模式。在题材内容选择上,这些作品显然借鉴了网络类型文本实践较为成熟的“凡人流”创作手法(《上海凡人传》甚至直接以“凡人”自我命名)。故事层面,它们也有意撇开了宏大叙事带来的审美疲劳,转向书写各类凡人,为快递员、销售代表、房产中介、返乡创业者、驻村干部、社区网格员、知识青年等角色“立传”。这种“典型塑造”显然更容易将文学家园从崇高的精神殿堂拉向琐碎的人间烟火,也更能够激发读者的共情心理。《嘉梦》中描写杜晓在乡下务农的父亲、姆妈以及村中邻里,他们平凡质朴、勤劳善良,因而更接地气;《波斯猫,狸花猫》中描写云南村寨中父老乡亲和中学里的老师们,他们淳朴和善、热情大方,自带着清新脱俗的乡土氤氲,读来都令人倍感亲切。这种人物群像的塑造手法在现实主义动辄以宏大叙事彰显史诗气度的美学话语体系中,找到了一种符合新时代精神气质和思想价值诉求的艺术表达策略。

(三)努力构建一种“跨媒介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美学经验。

以类型融合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文学创作是多维符号文本实践引发叙事跨媒介融合的结果。这种跨媒介特征在凸显网络文学文本“兼类”^[12]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表征在于其叙事过程的“图像化”特征,即以视觉化的语言直呈与画面搭建为核心,以图像直接参与叙事为辅助,以叙述的视觉化与视觉性诉求为旨归,走向了一种拟态性的形象真实营构。”^[13]以语言叙事为基底,在叙事逻辑层面融合“图像叙事”的转义机制,是网络文学同传统叙事在文本内容建构层面最大的区别。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是网络文学的内容生产遭遇了媒介融合的传播语境以及文学实践之内文体结构和类型种类均发生急剧变动的结果。这种依托语言叙事的一维文本转向“语图融合”的“跨媒介叙事”,它“并非反复多次地讲述同一个故事

,而是强调故事可以不断衍生、持续生长。”^[14]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类型文学在内容生产的机制层面,属于依托于“多维符号文本建构”的“跨媒介文学”形态。^[15]这种跨媒介文本在被创造出来后,其文本样貌一般是“非静态”的,而适合在语音文本(有声书)、图像文本(影视)和数字文本(游戏和动画)等多维符号文本和多样化内容媒介中进行再生产和传播。转型自网络类型文本(玄幻、修真)创作的血红转战现实题材时,难免会将其所熟悉的跨媒介的图像化叙事的功夫运用到网络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这种掺杂个人生活记忆的场景化描写以及表现城市、乡村建筑空间 and 生活方式的叙述,在《嘉梦》《波斯猫,狸花猫》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例如杜晓返乡创业时对乡村生活经验的书写,马良游荡在上海弄堂中的所见所闻的场景化呈现等等。它们共同印证了赵敬鹏在运用“语图符号批评”方法阐释《繁花》时所总结的观点,即通过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个人记忆”和“视角转换”(有时候甚至切换到动物视角)这种“在场化”的言说方式为小说本身的虚构叙事确立真实性的“权威”,从而强化网络现实主义小说的“非虚构效果”^[16]

此外,“跨媒介文学”作为血红网络现实主义的重要探索方向,通过在叙事过程融合多种符号、媒介的形式,开创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与美学经验。这种方法论层面的策略转变不仅提升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还为读者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审美体验。例如,《嘉梦》中描写的“农家乐”场景描写因为具有较强的现实互动指向,吸引着读者到真实生活中的嘉定区农村走访、旅游和体验;《波斯猫,狸花猫》中借助狸花猫小猫的动物视角对上海弄堂文化的书写,也像它的同类《繁花》与《长恨歌》那样能够激发读者对城市文化的深度共鸣。总之,血红现实主义创作中通过人物的个人经验表达与文本结构层面的“图像化叙事”,为其内容生产和美学经验生成提供了跨媒介转换的契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血红在后面的创作探索中,还可以创作出以“姚军故事线”和“韩鑫阳故事线”为主体的系列现实型文本,最终让这个系列IP演化

为具有文化包容属性的“上海故事宇宙”，并在文化创意、影视改编和产业开发(启发嘉定区的青年以“嘉梦”为模板进行创业)等领域做出更大的成就。

结语

血红的网络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脱胎于他以往的网络类型实践经验框架之内，作为对流变性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美学经验的探索，《嘉梦》《波斯猫，狸花猫》等作品在展现现实主义美学创作范式、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外，亦有自己的创新与突破。在主题拓展上，这类作品不仅关注个体命运的复杂性，还试图描绘当代社会的整体图景，从身份认同危机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到现代生活对人性的影响，展现出对现代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多维思考。在叙事创新方面，这类作品通过跨媒介叙事和流变性现实刻画相结合，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单向度审美表达的思维局限，创造出一种强调“在场性”的“新媒介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美学话语建构层面，这类作品大胆尝试碎片化叙事和“凡人流”的文体实验，有时候会模糊虚构与真实的界限，运用隐喻式语言和独特视角(如动物视角、记忆闪回等)来展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价值诉求。语言表达方面，幽默、犀利而又不失客观的叙述方式既揭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荒诞与矛盾，也展现了质朴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血红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女性形象塑造的扁平化问题，闰月婵、杨兰和黄灵这三位性格各异的现代女性形象的塑造都较为成功，这不仅丰富了两部作品的表现力与审美层次，也让读者印象深刻。总之，血红网络现实主义小说不仅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表意空间，也为数字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度关注以及在细微处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更让新时代的网络文学创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媒介融合语境下网络科幻小说的阐释评价机制研究”(23XZW031)阶段性成果]

- [1] 荀超.网络作家血红:敢想就是玄幻、仙侠题材的支撑[EB/OL]. (2020-06-16)[2025-02-0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9625100603800124&wfr=spider&for=pc>.
- [2] 贺子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网络转型——以血红小说《升龙道》为例[J].网络文学评论,2018,(03):59-64.
- [3] 何志钧.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J].学习与探索,2023,(05):166-171.
- [4] 所谓“情感地理”“是指与作家创作生命和情感历程相关的地理,也就是说,要作家去写一个地方,一个影响了作家一生的地方”。详见韩传喜.情感地理与文学辽南——孙惠芬乡土小说论[J].小说评论,2023,(03):80-86.我们认为,网络作家通过现实题材书写自己所在之地的故事,也是一种“情感地理”的叙事表征。
- [5] 郑祖伟、魏立静.“网络文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暨白金作家血红现实题材作品研讨会”顺利召开[EB/OL]. (2024-09-15)[2025-02-06].
https://mp.weixin.qq.com/s/-QsN9NUGEINZYLLb_0sxTg.
- [6] 许道军.经典电影如何讲故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124.
- [7] 许苗苗.新媒介、新幻想与新现实[J].中国文艺评论,2024,(04):47-54+126.
- [8] 鲍远福.中文网络文学二十年:基本概念、意指特征与研究范式[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2):30-38.
- [9] 周志强.现实·事件·寓言——重新发现“现实主义”[J].南开学术,2020,(01):16-27.
- [10] 韩模永.再现、呈现与模拟:论网络文学与现实的三种关系[J].中州学刊,2023,(10):152-159.
- [11] 许苗苗.两种穿越的讲法:跨次元现实与新媒介时代的现实主义[J].南京社会科学,2023,(07):133-141.
- [12] 本文中论及的“类型融合”概念的实质就是一种“兼类”现象,即小说文本突破单一类型、同时具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小说类型叙事语法和美学风貌的文类特征。详见张永禄.现代性视野下的小说类型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2:90.
- [13] 周冰.网络小说叙事的图像化倾向[J].中国文学批评,2021,(02):90-99+159.
- [14] 施畅.故事世界的兴起:数字时代的跨媒介叙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3.
- [15] 喻子涵、鲍远福.跨媒介文学演变及其生产与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6.
- [16] 赵敬鹏.论插图与《繁花》的非虚构写作[J].江汉论坛,2019,(08):83-87.

(责任编辑:胡笛)

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世界观研究

陈勇彬

(上海大学文学院)

摘要:中国赛博朋克小说是西方赛博朋克作品进入中国场域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现实语境及本土叙事范式深度融合生成的小说类型。利用“微词云”和“一叶故事荟”等工具,对三十部中国赛博朋克小说进行词频分析,结合小说类型学勾勒这一类型世界观的基本轮廓,并探寻其深层逻辑。研究发现中国赛博朋克小说时空设定呈现时间和空间双重内爆。时间的内爆表现在,以前现代的神话思维和封建式的政治制度想象未来,呈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与未来相互交织的独特景观。空间上的内爆表现在,超越中国中心和西方中心的思维,以世界各地的城市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并搭建在虚拟与现实、中心与边缘存在巨大分化的未来城市。这一类型呈现出“神话与历史双重入侵科幻”的独特样貌,既是当下技术话语全面笼罩社会的被动产物,也是借神话与历史重勘科学的主动探寻。

关键词: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世界观;数字人文;小说类型学

中国赛博朋克小说是西方赛博朋克作品进入中国文学场域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社会现实语境及本土叙事范式深度融合生成的小说类型^[1]。本文借助“微词云”和“一叶故事荟”等数字人文工具对三十部中国赛博朋克小说进行词频统计,并结合小说类型学理论勾勒这一小说类型世界观的基本轮廓、探寻其深层逻辑。

“世界观”是对小说历史、地理、种族、政治、语言、物理等元素的预先设置。吴岩在《科幻文学论纲》中将科幻这一文类概括为“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2],但中国赛博朋克小说却呈现出“神话和历史双重入侵科幻”的独特样貌,我们可以借助对这一类型地名的词频分析观察到这一特征:

地名既是地理空间的定位坐标,也是历史文化的符号载体,小说地名映射着作家构造故事世界的倾向。上图地名表最大特征是驳杂,包含古今中外乃至神话传说之地名,这说明中国赛博朋克依旧承继了斯特林对赛博朋克内在理念的总结“一切都混在一起”“无法容忍国界的限制”^[3]。余泽梅用鲍德里亚的“内爆”概念来指代赛博朋克这一事物边界的创作手法。但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的特殊性在于存在很多来自历史、神话和“全球南方”^[5]国家的地名,呈现出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内爆。这种差异显示中国赛博朋克想象未来世界的独特思维和视角。

一、“时间的内爆”:交错并存的时代景观

将110个高频地名按词汇的来源分类为“现代地名”“古代、神话地名”“外国地名”三个类别,其中“现代地名”45个,约占高频地名总数的40.9%;外国地名35个,占高频地名总数的31.8%;“古代或神话地名”30个,约占高频地名总数的27.2%。“古代或神话地名”占比将近三分之一,但中国赛博朋克对故事世界时间点的并非设置在古代,而是普遍设置在未来世界。

中国赛博朋克的时间设定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设置在五百到一百年后的近未来,如《傀儡城之荆轲刺秦》设置在2049年、《美人城手记》设置在20A6年。第二,设置一个信息和生物工程技术比当前现实世界较为先进的平行世界。比如《因何死于兰若寺》故事发生在一个发明意识数据化技术有三十年之久的平行世界。第三,将故事设置在遥远的未来,但人类科技因为战争或其它原因发生过严重的技术倒退。比如《故障乌托邦》的故事发生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后,但是因为人类与机器人长达两百年的战争,科技发展出现严重的停滞和倒退,技术水平并没有超越我们当前的现实世界太多。这三种时间设置虽然看似不同,但故事世界的科技发展水平却相近,可以归纳为处于下一次技术爆炸后科技水平的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不仅有现代和未来的景象,还经常杂糅前现代的历史景观。这种杂糅可以归纳为历史与未来的重逢和神话与未来的重合。

(一)历史与未来的重逢:回返封建主义的世界

“人类社会是从建立在奴隶制和仅能维持生命的农业基础上的简单部落,先后经历各种神权政体、君主专制和封建贵族统治,上升至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技术先导的资本主义。这一演变过程尽管并不是一条笔直的轨迹……但它们具有相当的规律性。”^[6]现代的线性历史观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从落后到先进的箭头式向前运动的过程,但中国赛博朋克小说拒绝将社会想象为随着生产力或技术水平提高而逐步演进的历史叙述话语,将未来想象成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形态却近似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世界。

斯特林将赛博朋克世界的构造逻辑总结为“高科技+低生活”。赛博朋克世界中高度发达的技术并没有带来普遍的繁荣,而是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技术与社会形态失去同步,揭示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悖论关系。这种悖论关系体现为:

第一,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并不同步,技术在进步,但是压迫关系始终存在,更换的只有形式。

《荒潮》中作为历史博士的陈开宗无法理解,为什么到21世纪中叶,硅谷依旧保留着强大的宗族制度。陈氏宗族的执行董事长陈贤运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安全感”,并在之后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了一句:“由古至今,我们从来只有一个社会,那就

是丛林社会。”^[7]在《因何死于烂若寺》中,那些意识被圈禁在“兰若寺”局域网中,供权贵们享乐并被虐杀的无辜女子,是历史上无数被屈辱与被奴役的女性的历史再现。《傀儡城之荆轲刺秦》中利用仿生人进行刺杀的张翰和李念则是历史上无数个被政治斗争牺牲的小人物的历史再现。

第二,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相背而行。技术的进步不一定会带来社会公平的进步,反而会带来进一步的剥削和压迫。

在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由于人体改造的突破,人类社会中最基础的平等“生理平等”也失去了,有钱装配高级义体的富人与穷人拉开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时,也由于人体可以被改造、意识可以被修改,穷人的身体可以被改造为机器,意识可以作为素材,从灵魂到肉体都可以被全面地剥削。

2022年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提出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指出随着世界的数字化以及大型网络平台的出现,“一个新的体系正在取代资本主义”^[8]。经济上,资本正从组织生产,转为通过收取数字地租掠夺用户劳动。政治上,平台制定规则的权限模糊经济与政治,并将社会的公共权力私有化。这些改变使得“封建主义”重新显现于数字时代。塞德里克·迪朗用封建主义来解释当下及预测未来的方式,与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用古代社会的制度来建构未来不谋而合。这种不谋而合来自他们对当下科技发展与社会公平进步的悖谬关系的理解:技术并不一定指向进步,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循环,甚至还可能有走向倒退的危机。

(二)神话与未来的重合:人神杂居的后人类世界

《赛博剑侠铁雨》中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但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有“精怪”——“游荡在数字空间的野AI相互吞噬与融合后,会化成能下行到动物或是无机物身上的精怪”^[9];有“阴灵”——喜欢附在人身上,但“不是人类也不是AI”^[10],无法用理性预测其行动;有使用“人造飞剑”与“核聚变”金丹的修行者,有利用科技蜕变为另外一种不可名状怪物的“仙人”。古老的传说在未来的世界复活,以一种似是而非的

面目存在。在这个世界生存普通人,仿佛又回到了工业科技照亮人类社会前的那个神秘的、人力难以抗衡的黑暗世界。

神话/传说元素与科幻这一类型的结合并非只在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才出现。晚清时期中国的科幻作家,创作了一批介于神魔志怪小说和科幻小说之间的作品,如《新石头记》(1905)、《回生术》(1906)等等。这一创作路径是当时民众缺乏基本科学素养这一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为什么今天在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这种类型的融合会再次复兴呢?

首先,赛博朋克这一科幻亚类容易与奇幻类型相耦合。赛博朋克注重描绘发生在虚拟空间的故事,对虚拟空间的想象与人类对神话和传说世界的想象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正如刘慈欣在一次访谈中谈到的,赛博朋克在描述界面之外的事物属于科幻的范畴,但“一旦进入网络或者计算机的内存,似乎就不受任何自然规律科学规律的限制了,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描写,往往走到奇幻里面去了”^[11]。《赛博桃源记》中人类拥有搭建元宇宙的能力之后,选择的是复现历史和神话中的世界,比如桃花源。

其次,为反思科技,中国赛博朋克小说试图寻找到一种有别于现代科学的想象模式。神话/传说中人类常常并不作为唯一的智慧生物,而且常涉及“超验”体验。神话/传说的想象方式能够便于作者借以描写后人类对新世界的想象。《因何死于兰若寺》中能监听整个网络数据的人工智能,被命名为神话中地藏菩萨座下可以通过听来辨世间万物的神兽谛听。这个人工智能真正的核心程序居住在虚拟网络“婆娑海”的深处,“他保存着所有连接至婆娑海内人的数据,并且能够肆意调取、编排、摆布,如同全知的化身”,他的“历史就和婆娑海的历史一样古老,没有人知道他是被谁建造,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全貌,甚至能够与他对话的人都屈指可数”^[12]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生命的描述,不再是把他们作为工具或是人类,而是将他们作为“神明”进行描写。对神话和传说的引入,有助于构想一个去人类中心主义和超越一般理性主义的未来世界。

最后,这种融合还植根于社会对技术的

崇拜和赋魅思潮。科幻作品特别是科普类作品在过去经常担负解释各种神秘事件、以科学破除迷信的功能。但是今天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虽然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但已经超出普通人理性能够把握和理解的范畴,人们开始用神话或传说中的词语和思维来认知科学。比如在AI绘画领域,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和算法的随机性,使用者常用“开炉”和“炼丹”这些道教的词语来描述他们工作的过程。这种命名暗示隐含着技术的神秘性和不可控性^[13]。因此在赛博朋克作品中科学与神话元素结合,不是试图用科学解释神话,而是用神话为科学赋魅,是当代人对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既迷恋又敬畏的复杂心理的呈现。

二、“空间的内爆”:层叠且断裂的空间结构

“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是中国太空科幻小说时空设定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太空科幻小说的空间背景均设定在地球以上宇宙之下,主要分为整个宇宙、银河系、太阳系三个范围尺度,但不管在哪个范围尺度,地球都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14]中国太空科幻小说偏爱描绘大尺度的横向空间差异,中国赛博朋克小说空间却常只描绘地球上的一两座城市,将空间的复杂性转向纵向描绘这些城市从虚拟到现实,从摩天大楼到下水道的垂直空间差异。而且与西方赛博朋克多描绘发达国家的城市不同,中国赛博朋克作品多涉及对“全球南方”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城市的描绘。

(一)垂直分布的钢铁丛林

对上文图一、图二中统计出来的中国赛博朋克小说的110个高频地理名词,按都市类和非都市类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其中都市类的词汇有50个,占高频地理名词总数的45.45%,其余国家名、河流山川地名、古代神话地名、虚拟空间地名等加在一起共占54.56%,可见都市空间是赛博朋克小说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

森林中的植物在发育的过程中,在由于不同高度光照、温度和湿度的不同,会演化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植物层”等不

植被,呈现明显的垂直分层现象。赛博朋克小说中的城市也是如此。建筑物的高度和功能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也映射出社会阶级分化的现实。低层建筑往往与工业、商业和低收入社区相关联,而高层建筑则象征着权力、财富和高端居住区。在《因何死于兰若寺》中,主角蒲桥第一次到“墨峰”公司看到阳光时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因为“在Ⅲ市阳光是奢侈品,在Ⅲ市,天气的主流永远是阴云与冷雨,就像此刻蒲桥身后门外的天气,但在墨峰公司内部的大厅内,却是阳光普照”^[15]。富裕的人居住市中心的高楼,而贫穷的人居住在城郊低矮的贫民窟。整个城市的布局按照“高一低”“中心—边缘”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并与社会权利机制互为镜像。

现代都市成为一个丛林式的社会,并且都市还在资本的推动下会不断向外扩张,吞并农村和其它聚居点,成为一个利维坦般庞大且唯一的存在。在城市之外的农村会成为荒野。在无止境的经济扩张和扩张带来的战争中,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野外变得不适合人类生存,城与城之间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无论城市内部竞争有多么残酷,人们只能聚居在城市之中。整个人类世界就像一个被切开的千层饼,四分五裂的同时内部层层叠叠纵向分化。

(二)超越现实的虚拟空间

在110个高频地名表中,有许多地名并不是指代现实存在的地方,而是对虚拟空间某个区域的称呼,比如《因何死于兰若寺》中的“婆娑海”“兰若寺”,《赛博剑仙2121》中的“大罗天”“灵山”,《赛博桃源记》中的“桃源”和“奥林匹斯山”。小说中许多地方也不仅存在于物理空间中,同时也存在于虚拟空间中,比如《美人城手记》中的美人城,在小说中既是现实中的一座城市,又是一个虚拟游戏。一般说来,这一类虚拟空间在小说中兼有心灵空间、自由王国和神圣空间三种功能。

赛博朋克小说中的虚拟空间常作为内心世界的数字具现。赛博朋克小说常将虚拟空间设计为网络空间与人类的意识空间相交融的地带,对虚拟空间的描绘,也因此具

有呈现社会心理的功能。《夜行骇客》中的虚拟空间被称呼为“心灵网络”,既是网络,也是所有生灵的意识海。一个人的意识会在心灵网络中投影为“心灵魔方”。一个人的“心灵魔方”被种下病毒就可能被控制。小说中小职员北野和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实现跃迁,最终却被装载有“吸血者”程序的资本家变成一种另类的计算工具“脑奴”。他的人格魔方状态便在赛博空间显现为“一个人格魔方被无数的黑色触手管道缠绕拉扯着,而膨胀成了个畸变巨盒,那些触手朝着四方漫天飞舞。触手管道的表面附有密麻的电线与血丝线,像血管般搏动,正在持续地抽取着什么”。《因何死于兰若寺》中,当一个人潜入赛博空间“婆娑海”深处时,便能看到“泣血的半身女尸、长着乳头的野狗、遍布脓疮的大树……每一座都像人类梦魇,只会出现在他们最疯狂的梦境中……那些疯狂的、污秽的、挑战人类禁忌的局域网,全部都在婆娑海的下方中的下方,层层叠叠,像渣滓一样堆叠在一起”。这些作品中对虚拟空间的描绘,也常是对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阴暗心理的呈现。

赛博空间在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常承载着对自由王国的想象。《赛博桃源记》中,人类利用虚拟技术,创造了一个类似中国古代传说中“桃花源”的虚拟世界。那个世界“气候温暖,多数天气晴好,偶尔下雨”,“三十万人散落在大岛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巨富,也从不穷乏。走亲访友,吟诗作画,男女老少怡然自得”

民众们反抗阶级压迫的场域,在这里掌握了高超技术的黑客可以利用技术对抗暴权。《夜行骇客》中,彩音久美子给第一次进入心灵网络的顾禾介绍心灵网络:“现在对于我们,现实世界才是梦境,一个沉闷、缺乏变化的破地方。”而一旦进入心灵网络他们就可以化身网络牛仔,变化成各种模样,想象出千万中奇异的想象,并来去如飞地与大公司的网络信息队伍进行斗争。但这种自由王国也带有虚幻性,小说中的一些底层民众会陷在虚拟世界各种娱乐之中,以此逃避现实,最终在虚幻中死去。

虚拟空间在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还承

载着作为神圣空间的功能。《因何死于兰若寺》中近乎神明的谛听居住在婆娑海的深处。《荒潮》中陈开宗第一次加入后人类的小米1和所有垃圾人共享着意识的网络之中,感觉“他的意识凝缩成微小星尘,飘浮于无垠的时空中。一种超越所有已知生命体验的宏大感将他环抱,如此神圣、如此崇高,却没有丝毫压迫与恐慌,仿佛回归某个温暖如初的源头:亿万年的子宫、宇宙原点。他从未信仰过的神”^[17]。虚拟网络的存在,特别是虚拟网络可以将无数人的意识链接在一起的想象,在小说中承载了人类对新时代神明的想象,对人类可以超脱肉体 and 个体的想象。

(三)反凝视的“全球南方”视野

对比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的地名分布与西方赛博朋克小说中的地名分布,可以发现,西方赛博朋克小说的地名基本来自发达国家,所有的高频地名中只有中国、巴比伦和俄罗斯属于非发达国家。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的三十五个高频外国地名中,十七个来自“全球北方”国家,十八个来自“全球南方”国家(详见下表),显示出更平等开阔的全球视野^[18]。

西方赛博朋克小说的全球视野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带有对东方的凝视。对东方的描写是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赛博朋克中经常可以见到“日本”“香港”这两座东方城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衰退和亚洲(尤其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对美国人的自豪感构成极大的冲击。”而日本和香港发达的文化产品,也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成为美国青年迷恋的流行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赛博朋克作家常将东京和香港视为赛博朋克式的典型城市,这其中既有对东京和香港强大经济实力的肯定,也带有一种对东方的恐惧——“东方色彩浓厚的地方恰恰来自于鱼龙混杂的地区,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激烈碰撞冲突,人文环境极其复杂,多种族(甚至是人类与机器人、仿生人等非人类)混居,暴力、色情、腐朽、堕落的贫民窟在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掩盖下滋生着罪恶,正符合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想象——如同僧帽水母般美丽又致命”^[19],是一种将东方作为不可控的异质性他者的凝视。

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中,纸质出版小说一般描写的是中国城市,侧向于批判和揭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病。网络文学小说则更倾向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定在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这些区域。将故事的发生地点重点放置在这些国家,可能有规避网文严格审查的考虑,但同时也是一种试图挣脱西方式想象的尝试。在这些小说对未来世界的构想中,中国文化在未来崛起的不是表现为殖民和掠夺世界的方式,而是表现为中国文化成为世界的主导文化。在《赛博剑仙2121》中虽然张宝仁活动的地点在印度,但是随处可见古中国式的建筑。而在《赛博剑仙铁雨》的世界历史中,整个世界曾经掀起过一场“华夏神秘学复兴”的思潮,因此各种高科技产品才会以中国仙侠词汇命名为“飞剑”“金丹”等。此外,对未来世界格局的想象,中国赛博朋克小说往往超越国族的话语,更注重对全人类命运的观照——未来中国虽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和其它国家一样面临被技术异化的危机,常呈现对国家未来的自信与对人类未来的悲观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态。

综上,中国赛博朋克小说在时空设定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内爆的特征。时间上的内爆表现在呈现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和未来交错分布的景观,以前现代的神话思维、封建式的政治制度来想象未来,以此隐喻和讽刺现代和后现代过程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空间上的内爆则表现在,超越中国中心和世界中心的思维,选取世界各地的城市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并挖掘一座城市从虚拟到现实,从高处到低处,从中心到边缘的差异,构架出庞大复杂的都市空间。在展现未来都市魔力的同时,揭露都市弱肉强食的残酷性。中国赛博朋克小说所呈现出的“神话与历史双重入侵科幻”的独特审美样貌,既是数字时代技术话语膨胀,冲击其它多元话语系统的被动性产物,但也是创作主体试图以神话和历史重新探寻和质疑科学意义的文学推演。

- [1] 该类型通常讲述在一个生物与信息工程技术高度发达,但受技术与资本剥削控制的反乌托邦社会,渺小个人如何通过技术解谜、身体改造、共同体建构与哲学思辨等手段,抵抗技术异化和社会压迫的故事。2020年后这一类型伴随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而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当下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作品群落并拥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截止至2025年2月10日,在网文大数据网上进行检索,可以检索到书名中含有“赛博朋克”“赛博”“朋克”等关键词的书籍共有3430本。对这一类型详细的概念内涵及发展历史的研究,详见拙文《中国赛博朋克小说类型学研究》。
- [2] 吴岩.科幻文学论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1.
- [3] 注:由于统计样本中最长的文本《赛博英雄传》有301万字,最短的长篇小说《因何死于兰若寺》只有14.9万字,中短篇小说平均篇幅在一万五左右。篇幅较长的文本中的地名词频次数更高,为避免长文本地名对短文本地名的遮蔽,所以十部长篇小说中地名分开统计,二十部中短篇小说字数差异不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计。
- [4] 这两种构造逻辑来自《镜影:赛博朋克文学选》的《前言》。这一文学选是世界第一部赛博朋克文学选,这一前言被认为《赛博朋克宣言》为赛博朋克作出详尽的定义,影响广泛。
- [5] 在国际语境中,发达国家通常被称作“北方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被称为“南方国家”。这种划分并非基于地理方位,而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特征。通常,“全球南方”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 [6]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09:2.
- [7] 陈楸帆.荒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20
- [8] 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M].陈荣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19.
- [9] 半麻.《赛博剑仙铁雨》:忒修斯的方白鹿(四)[EB/OL].有毒小说网,2020-08-03[2024-12-26].<https://www.youdubook.com/bookread>.
- [10] 半麻.《赛博剑仙铁雨》:诸邪辟易[EB/OL].有毒小说网,2020-07-14[2024-12-26].<https://www.youdubook.com/bookread>.
- [11] 西夏,戴锦华,侯小强,刘慈欣,曲吉小江.刘慈欣眼中的赛博朋克与未来[EB/OL].(2019-11-01)[2024-12-25].<https://ishare.ifeng.com/c/s/7ya8PFRchsi>.
- [12] 给大家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因何死于兰若寺:第17章[EB/OL].豆瓣阅读,2023-05-29[2024-12-26].<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64029021/chapter/432479051/?dcs=chapters&dcm=chapter-list>.
- [13] 晓晓.AI绘画Stable Diffusion 终极炼丹攻略教程-训练你的专属Lora模型![EB/OL].CSDN博客,(2023-11-01)[2024-12-25].<https://blog.csdn.net/cxyxx12/article/details/139493314>.

- [14] 高珂冬.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太空科幻小说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24:22.
- [15] 给大家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因何死于兰若寺:第8章[EB/OL].豆瓣阅读,2023-05-9[2024-12-26].<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64029021/chapter/424951793/?dcs=chapters&dcm=chapter-list>
- [16] 江波等.赛博桃源记[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9:150.
- [17] 陈楸帆.荒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8):120
- [18] 为保证不同书籍地名的代表性,来自不同长篇小说中相同的高频地名,比如印度、日本等不合并统计。
- [19] 《神经漫游者》这一作品正式开创并奠定赛博朋克小说这一类型的基本样貌,《镜影:赛博朋克文学选》是第一部赛博朋克文学选,故选取作为西方赛博朋克小说的参照样本。
- [20] 周立均.空间建构、符号拼贴和场域转换——赛博朋克电影的二元对立美学探析[J].当代电影,2020,(08):36-40.

(责任编辑:张永禄)

《择天记》：从启蒙主义的拟宏大叙事到萌文化的转型

据若冰

(上海大学文学院)

摘要：2014年是“传统网文”向“二次元网文”转向的重要界碑，也是猫腻创作的分界点。《择天记》的连载，标志着猫腻的创作发生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转变；思想上，从宏大共同体的建构转为个体存在的思考；人物设定上，角色年龄下调，以“少年向”和萌点设置为重；情节上，叙事更加紧凑，注意升级体验感，强调游戏化和数字化。《择天记》的二次元转向，一方面体现了猫腻在网文创作上的自我超越，另一方面也因迎合年轻化审美而导致艺术效果削减。

关键词：《择天记》；二次元文化；萌化；游戏化

2014年是中国网络文学“传统网文”和“二次元网文”分野的重要界碑。“传统网文”建立在“拟宏大叙事”的总体基调意义结构和叙事结构上，以故事为主导，“二次元网文”以“资料库写作”为特征，是以“萌要素”“玩梗”为中心的类型小说^[1]。猫腻的《择天记》从2014年5月开始连载，不仅是网文IP改编的排头兵，也是较早发生在公众视野中发生二次元转向的代表网文。作为文青派的代表人物，猫腻的网文作品曾被视为传统网文中的经典，为何在《择天记》中有如此大转变，其中原因何在？《择天记》两极化的风评背后，映照着二次元网文的哪些得与失？本文拟以《择天记》为锚点，结合猫腻的整体创作图景，透视猫腻的创作观转变，分析《择天记》文本中的二次元表现及背后的得与失，从而窥探二次元网文类型的发展动因。

一、从宏大到个体：猫腻的创作观转变

2014年，正是网文发生二次元转向的关键阶段，也是猫腻创作由前期到后期的分界点。彼时，三十七岁的猫腻刚刚从起点中文网离开，签约创世中文网。创世中文网隶属于腾讯旗下。2013年，起点中文网的核心团队从盛大出走腾讯，建立创世中文网，意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起点创始人之一的林庭峰预测2014年将成为网文产业化的重要年份，对此腾讯集团毫不吝啬，打通多种平台渠道，大力支持创世中文网。作为原起点中文网的白金大神作家，猫腻俨然成为创世中文网的作家门面

。适逢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众多资本推出网文“IP”运营和“泛娱乐化”战略，猫腻的《择天记》首当其冲，自连载开始，其同名游戏、舞台剧、漫画、动画、影视剧及其周边产业领域便开始全方位运营，成为目前国内成功跨入ACG产业的首个网络文学IP。资本的高调入局，快速推动了《择天记》的跨媒介传播。身处资本和时代变局中，无论猫腻是否觉察，都不得不踏上一条转型之路。从猫腻个人的创作而言，年岁上涨导致创作体力下滑，本就缓慢的创作增速再度放缓。同时，Z世代的作者和读者涌现，创作的代际差异必然存在。内忧外患之下，转型势在必行。

猫腻作品的网络性转向，不是语言风格的转变，而是视域的内转，即从宏大共同体的建构转为个体存在的思考。此前，猫腻的作品大多具有启蒙主义的“拟宏大叙事”特征。自利奥塔提出“宏大叙事的消解”以来，“小叙事”逐渐成为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东浩纪认为，从宏大叙事到小叙事之间存在着“宏大非叙事”的阶段^[2]。

“拟宏大叙事”^[3]。“拟宏大叙事”是对宏大叙事消解的替代性捏造，主要出现在社会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转折时期。受文化堕距影响，中国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时间较晚。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中国社会并非是标准的线性推进路径，而是多种状态共时推进。因此，中国网络文艺中的“拟宏大叙事”阶段较为持久，青年群体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渗透在穿越文、基建文等网文中，甚至衍生出“网络民族主义”“二次元民族主义”等相关名词。这一表现，在猫腻前期的小说中也较为明显。《朱雀记》借用孙悟空、二郎神等中国神话人物，将拯救三界的重任交至

高中生易天行手中，是典型的英雄叙事。《间客》具鲜明的太空歌剧风格，披科幻之外衣，笔锋却直指联邦制、帝制等政治制度，极具历史性和政治性。《庆余年》作为架空历史的穿越小说，以范闲为眼，聚焦天下的风云变换，气势恢宏，意蕴无穷。全书的思想内核凝于启蒙先驱叶轻眉的形象中，她虽未真正出现，却是作者人文理想的化身，用科学技术等先进文明实现对大众的启蒙和解放。这一人文理想，在《将夜》中展现为以人为本的东方式儒家表达。遵守仁、义、礼、智、信、恕、忠、孝等儒家思想的书院弟子和大唐国民，正是猫腻理想中的被启蒙者。《将夜》中大唐被犯，民众对民族身份高度认可，自发抗争，形成统一战线，与现实中的中华民族历史相互映照。如果说《间客》《庆余年》中的宏大体现在政治、文明等普世性思辨，《将夜》中的宏大则更加聚焦中国自身的大时代，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从思想上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传统文学中救世思想的人文内涵。

《择天记》后，猫腻的作品更加专注个体。主角的困境，不再是外在的宏大命题，而是生命向度的自我审视。无论是《择天记》的“顺心意”，还是《大道朝天》的“人生重来，还是这样”，小说的焦点都是个体对生命的思考。《将夜》中还在刻画“众”的形象，《择天记》却强调陈长生的“慎独”，《大道朝天》则是更彻底的“独”，并九摆烂式修仙的特立独行和故事最后独行的结局，皆与以往有所不同。“大道朝天，各走一边”的观点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心理，持己志、行己道，不被世俗绑架，但也会在关键时承担责任。整体观之，猫腻小说的主旨发生四次转变，从思考世界到

到个人如何面对世界,再到思考个人在世界上的位置,最后到思考重回一世自我的选择,呈现出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转向。而转向的关键正是《择天记》,主要体现在人设、叙事风格等。《择天记》在人设上糅合了市场中常见的多种萌要素,并与猫腻此前创作中的人设结合,形成猫腻个人的角色资料库,如在《将夜》《择天记》《大道朝天》中都有小师叔的身份设定,《将夜》中他是书院传说和精神支柱,《择天记》是主角团成员折袖之父,《大道朝天》则直接成为主角。小师叔的姓名、性格、身份皆不统一,并非同一人,但往往身份上最小、实力最强、处世特立独行,是猫腻宇宙独特的角色设定。在叙事风格中,《择天记》中将日常向吐槽与修炼升级结合,《大道朝天》则直接选择类“无敌流”的叙事。“无敌流”指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就是天下无敌的角色,一方面站在力量的巅峰却隐藏实力,甘于体验平凡生活,享受普通人的生活乐趣,另一方面又在关键时刻展露实力,扭转乾坤之后深藏功与名,“雁过不留痕,好汉不留名”。欧阳友权将网络二次元文学阅读归结为轻小说阅读,其中就举出“无敌流”为例。他认为,“无敌流”的起点正是“打怪升级”类小说的终点^[4]。此外,人物年龄、性格以及情节等多方面都发生了二次元转向。整体来看,猫腻的创作从人文性较强的故事小说,转为兼具故事性和二次元人设的角色小说。

二. 萌化和游戏化:《择天记》的二次元表现

邵燕君认为,猫腻的小说一直都在吸纳二次元要素,如《庆余年》《间客》便有日本小说、动画《十二国记》《银河英雄传说》的影子^[5]。这些作品中的二次元要素,更多停留在风格元素的吸纳,《择天记》后则发生了更明确的二次元转向,主要表现在萌化和游戏化两方面。

首先在人物设计的“少年向”倾向。《择天记》中的主角团年龄普遍较低,出场年纪往往是十四至十五岁左右。《择天记》与《将夜》的部分设定较为相似,例如都设置在唐代背景,都有书院,但是《择天记》的整体架构和主题、人物的设定要更加简单,尤其是

角年纪的设定,《将夜》中开篇描写时宁缺约莫十五六岁,桑桑十一二岁,结合天启元年宁缺五岁且比桑桑大四岁半,断定开篇天启十三年春时宁缺已经十七岁,桑桑十三岁。《择天记》中主角陈长生的正式登场是十四岁,与徐有容同龄。主角团的年龄调整是对本书接受读者的定位,这种定位与作品面临跨媒介改编的商业因素相关。动画、影视、游戏等多媒介的联动对象几乎都是青少年读者,将主角团的年龄调小,一方面易于青少年读者的代入,增强读者对文本IP的黏性,另一方面也为主角团的成长和老中青三代故事的展开提供空间。

其次是人物的“萌点”设置。萌点(moe point)指动画中有哪些萌的元素吸引人,例如腹黑、傲娇、病娇等萌属性。动画、漫画等作品都是通过视觉形式呈现,其萌属性从外貌发型、性格等多方面展现。网文作品中的萌点并不像动画一样截然分明,而是碎片化的吸纳拼接,主要通过人物外表与行为、爱好的设定。通常被普遍接受的网文萌点是反差萌,第一种是外表的反差萌,《大道朝天》中的井九姿容俊美却长着招风耳;第二种是人物外表与实际行为的反差萌,如《将夜》中清澈纯真的桑桑却很爱钱,《择天记》中清冷的神女徐有容却喜欢打麻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形成巨大的人物张力,同时萌点细节的设置贴近日常生活,拉近人物与读者的距离。

《将夜》中的萌点主要是行为体现,且并非多数。相比之下,《择天记》中的萌点更加普遍,且更加符合二次元文化中约定俗成的萌要素。从外表来说,落落、朱砂、南客都是“萝莉”。“萝莉”是低于一定岁数的女性,拥有娇小的身材和可爱的外貌。落落虽然十四岁,“容貌体态看着比真实年龄还要更小一些,稚态可掬”。可爱的外表、强大的力量和对陈长生的无条件支持,让落落成为备受欢迎的女性角色。玄霜巨龙朱砂和有孔雀血统的南客,外表皆为萝莉,性格较为傲娇,语言高傲,行为黏人。朱砂虽为巨龙,仍保存一丝天真。南客身为魔族公主,倍受疾病困扰,因而嫉妒徐有容的耀眼夺目,比朱砂更多一分暗黑属性。“御姐”莫雨出场时二十余岁,是大周

王朝第二有权势的女人。莫雨的得势背后是成宿的失眠,唯有在陈长生的床上才能熟睡。这一怪癖的设定,使得“御姐”莫雨在陈长生面前流露出少女的一面,形成一种反差。一直沉默的天才强者折袖张口却是为了钱,年纪轻轻的陈长生是身有异香的养生狂魔,狂傲不羁的小师叔苏离在陈长生面前毒舌被打脸,这些设定为人物增加萌点的同时,也为剧情提供了笑点。

萌点是丰满人物性格的细节,也是人物在不同媒介平台长出血肉的关键。保罗·贝尔特蒂(Paolo Bertetti)认为,跨媒介人物是一个虚构的英雄,其冒险故事在不同媒介平台上被讲述,每个平台都提供了更多关于这个人物生活的细节^[6]。人物萌点的设置,为跨媒介人物的改造、重写、修改和转译提供了具体的切入点。《择天记》的影视改编保留了落落和朱砂的萌点,角色吸粉众多。粉丝自发创作出落落与陈长生、朱砂与陈长生、落落与朱砂等cp向二创视频和同人小说,让文本中的人物在不同媒介平台实现多元重写,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为作品的全媒介联动开发奠定良好的受众基础。

(二) 故事情节:游戏化和数字化

中国网络文学自兴起以来,就与网络游戏交织影响。其叙事逻辑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有倾向性地借鉴和挪用电子游戏(尤其是网络游戏)的经验,将其作为构筑文学叙事的基本线索和脉络”,例如虚拟世界的等级化设定、人物的属性化、成长过程的等级化以及物品的数值化。^[7]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游戏题材、游戏术语、游戏规则的直接挪用,二是对游戏叙事逻辑和经验的间接吸纳。前者多出现在网图文,后者则更加普遍地内化在网络玄幻小说中。

猫腻的东方玄幻小说,虽然延续了修炼等级和人物升级的设定,但整体叙事节奏较慢。吉云飞在统计《将夜》的升级节奏时,曾直言“最奇葩”：“在三百七十万字中,主角宁缺总共只有五次明确的‘升级’,不但没有升到最高层次且在小说的后半段一次也没有‘升级’过”^[8]。作为连载时就宣布游戏、影视、动漫全版权运营的大IP,《择天记》在创作中有意吸收了游戏化的叙事经验,在故事情节

、世界观设定、主人公升级、等级装备设定等多方面吸取升级流小白文的精髓，叙事节奏显著加快，游戏化倾向更强。

从外在的数字化来看，《择天记》中创造了人族、魔族、妖族、龙族、秀灵族五类种族，中土大陆、万里雪原、东土大陆、大西洲、南方群岛、圣光大陆六块大陆，各大陆、各种族之间势力林立，人族南方与人族北方、人族与魔族、魔族与妖族、人族与妖族，离山剑宗、青曜十三司、槐院、南溪斋、天机阁等门派广布，彼此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种族与大陆的丰富性，为故事新人物的出场、新情节的发展和地图的转换提供了多样可能，也为作品的跨媒介改编提供了极具开放性的空间。主人公先入京都，随后历经多个小世界和不同大陆，如同游戏地图不断切换。

外在数字化的设定，增强了作品游戏改编的成熟度。2018年腾讯游戏推出《择天记》手游，玩家可扮演离山剑宗、青曜十三司、槐院、南溪斋、天机阁等门派职业，一起与陈长生逆天改命，维护人、魔、妖三族的和平，游戏拥有坐骑、神翼、妖宠、法宝等战斗培养元素，还引入了挑战圣人、煮石大会、青藤会武等PVP玩法

其他形式而言，故事内在的数字化升级尤为重要。邵燕君对《择天记》的评价是“将‘文青文’架在‘小白文’的地图上”^[10]，两种类型的碰撞融合，实质上是对数字化升级的内化。《择天记》的修炼境界分为洗髓、坐照、通幽、聚星、从圣、神隐、大自由境界七种修炼境界，寻常修炼者先洗髓再坐照继而通幽，陈长生却相反，因此不升级则矣，一升级惊煞众人，极具打脸反转的爽感。此外，为获得大朝试第一名，陈长生边升级边战斗，若非教宗的清水险些暴毙，但却增加了情节的精彩程度。

如此拼命升级的目的，并非是单纯的“爽感”营造，更深层次是为了探讨人该如何面对命运和生活的生命哲学问题。入京都为改命，改命之后问心，活着不是陈长生唯一的目的，活着是为了更好地“顺心意”，顺心意也是为了更好地活着。在主角的数字化升级成长中，读者也发生了心境的变化和成长，抵达“进托邦”^[11]的理想空间。

三. 得与失：“年轻人哲学”中的审美迷思

《择天记》不仅在文本形式偏重“年轻向”，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展现出“年轻人哲学”。小说聚焦少年们的热血故事，通过陈长生、徐有容、秋山君和唐三十六的多组“精神弑父”行为，彰显年轻人如何在多重焦虑中，摆脱“父权”象征的父辈的影响，建构自我身份。

在重孝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弑父不合乎道德伦理。《择天记》用更宏观的政治斗争的理由代替了个人的代际斗争。年轻一代战胜年老一代，既是对前代人影响焦虑的摆脱，也是对自我在个人、文化和社会中多重身份的重构。书中多处老中青三代人对峙的关键场面中，不乏有年轻与年老的词语出现，年轻人与少年意气画上等号，象征着勇气、力量和决心。在第426章《落日不见是清晨》中，作者借苏离之口提出“一代总比一代强”的观点，使年轻人哲学获得合法性。

肯定年轻人的哲学，意味着肯定年轻人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是对年轻人社会身份地位的认同。年轻人影响世界发展，成为改变世界的关键人物。小说中陈长生和徐有容被默认是未来的接班人，后来更是直接成为教宗和南方圣女，代表人类世界的南北势力。十六岁是猫腻其他小说中主角刚刚出场的年纪，在《择天记》中却是主角小有成就的年纪。至此，代际权力的更迭完成。通过虚拟空间主角的身份建构，年轻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焦虑得以消弭。伴随着主角多重身份的获得，年轻读者也从中获得了自我身份的建构。

结合文本内外，《择天记》更像是猫腻为Z世代量身定制的乌托邦宣言，也是猫腻向年轻群体靠拢的“投名状”。要在网文转型浪潮中留存，猫腻必须适当改变。这一转变具有多重原因，除去前文所述的猫腻个人原因，还有以下几种外因：

一是网文阅读媒介的改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网文主要依托台式电脑，《2014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数字阅读2010年后迎来井喷，2014年手机阅读超过在线阅读和电子阅读器阅读成为主流。^[12]阅读端的改

变，促使网文普及的同时，读者的阅读时间更加零碎，以文学性见长的网文不利于网文的下沉普及。

二是网文发展阶段的影响。2003年后网文类型化迅猛发展，此时玄幻、穿越等几种网文大类格局初定，进入创新滞胀阶段，急需新的创新路径。

三是资本的商业利益需要。随着数字阅读用户规模的扩大，网文的经济收益备受看好，2014年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众多资本推出网文“IP”运营和“泛娱乐化”战略，意在通过网文版权获得更多渠道的收益，而文学性网文在改编中具有较多局限性。

四是青年群体的代际更迭、二次元文化的影响。网文的前两代作者和读者是“70后”和“80后”群体。2014年最小的“80后”已经25岁，最大的“80后”34岁。“90后”“00后”等Z世代青年群体逐渐成为网文阅读的主力军，他们受网络文化、二次元文化的影响较大，在阅读趣味上偏向玩梗、吐槽等二次元网文。种种因素相加，使得青年群体代表的消费潜力备受关注，间接促使了猫腻风格的转变。因此在《择天记》中，猫腻不断高歌“年轻人”之好、“顺心意”之妙，同时积极吸纳新世代文化思想，使作品更具网络性和大众性，努力跟上新一代的文化浪潮。

从作者创作而言，《择天记》的二次元转向，体现了猫腻在网文创作上的自我超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从读者接受而言，二次元转向有利于作品改编成动画、影视剧等其他媒介，《择天记》相关微博超话中多为“05后”，可见文本的确吸引了部分青少年，其文本转型策略取得一定预期效果。但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一转向本质上是对年轻化审美的屈服。审美迎合的背后是为了媚俗而自我阉割，文本的思想性和人物的复杂性简单化，艺术效果大打折扣，一定程度造成原有读者的流失。不过瑕不掩瑜，作为较早进行二次元转向的实验文本，《择天记》的文本转型策略对今天的网文写作仍有借鉴意义。

结语

《择天记》的二次元转向,不仅是猫腻的个人选择,也是网文界的共性选择。这一选择,表面上是“二次元经济”的利益引导,本质上是网络文学步入后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时代感召。工业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中也潜藏着危机。从当下网络文学的发展中,再度回顾和审视《择天记》,会发现:它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较早进行二次元转向,而在于探索人文性与网络性的融合可能,将文青文的人文内核嵌在狂欢化的二次元叙事中,更隐秘地思考年轻人个体的生活命题。这一尝试,正是二次元网文需要审思之处。狂欢与解构无法真正解决年轻人的存在危机,只有将思考的光芒融入二次元网文的创作中,才能使作品在年轻人心中存续更久。

- [1] 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新语法”[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31.
- [2] [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透析消费社会[M].褚炫初译,王飞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62.
- [3] 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02):3.
- [4] 欧阳友权主编.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M].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240.
- [5] 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新语法”[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216.
- [6] BERTETTI P. Toward a typology of transmedia charact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8):2344-2361.
- [7] 黄旭.网络文学叙事形式游戏化的辨析与批判[J].上海文化.2022(12):86.
- [8] 吉云飞.作为“计算批评”的“远读”——以网络小说“升级文”中的节奏与情绪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8):186.
- [9] 见百度百科网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B%A9%E5%A4%A9%E8%AE%B0/22619695>
- [10] 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新语法”[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215.
- [11] “进托邦”是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提出的观点,指永远比过去更好的世界。
- [12] 见于中国文化产业协会2015年4月24日的网站信息
<http://www.chncia.org/hangyezixun-detail.php?mid=25&id=4191>

(责任编辑:张永禄)

繁荣从“低保”开始：“网文”创作福利制度初探

李强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网文”行业的繁荣,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除了VIP在线付费阅读制度,创作福利制度也是“网文”生产机制的重要内容。它以“真金白银”的方式,保障了“网文”创作的职业化。可以说,作家福利制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网文作者金字塔”的地基,促进了“网文”行业的发展壮大。起点中文网作为“网文”商业化最重要的探索者,其创作福利制度也是“网文”行业的标杆,具有范本意义,值得深入研究。从发展线索看,起点中文网的创作福利制度在2005年初创,在2007年建成基本体系。在2010年和2013年又进一步丰富、完善。在2020年“五五断更节”后再次调整。这一套制度所覆盖的作者范围,所保障的福利内容,一直都在调整,调整的过程也反映了“网文”生产场里平台、作者等力量的博弈过程。

2005年:保障顶层作者的职业化

这一阶段的制度主要由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团队提出,并得到了陈天桥的支持,类似于“买断”职业作家,实际上是为顶层网络作者提供一种职业化的保障。

2005年3月31日,起点推出“职业作家体系”,开始招聘职业作家,实行保底年薪制,即底薪+分成=年薪。该计划要求作者每月更新达到八至十万字、平均订阅数三千至五千,超出三千订阅的部分,每一个订阅的每千字分成一分。起点中文网创始人之一侯庆辰对这一制度缘起的解释是:“早期作者都是业余或者兼职,大家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网络写手,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甚至觉得在网上写书是很low的事情。随着我们网站的发展,作者收入也在增长,于是我们就想: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去创作,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做职业作家呢?当时陈总(陈天桥)也希望能这样做,而且我们觉得也是

可行的,于是确定了首批八个职业作家。职业作家协议规定,作家你写出稿子给我,我就按协议规定给你钱。我们是按当时很高的溢价给作者规定稿酬的。作家们的反响都是很积极的。”^[1]

2005年9月26日,起点中文网正式发布了《起点第一批职业作家全新亮相》的公告:“建立、扶持一个稳固的职业作者阵营,不仅能使网络文学的创作与推广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将使社会各界真正把网络文学领域视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职业作者签约机制,将起到作者培养、市场构建和利益协调三个作用。而职业作者计划的根本,在于起点能为作者解决多少后顾之忧。不止是收入,更重要的是对市场的信息反馈,对作品的商业运作。”“起点在一千多名应聘作者中,精心挑选之后,签下了血红,流浪的蛤蟆,周行文,云天空,碧落黄泉,最后的游骑兵,肥鸭,开玩笑等八位作者。并且开始对这八位作者作品的商业运作进行全方面的运作筹划。”^[2]因为该计划是9月底推出,10月才落实,公告里说要大力运作的第一个举措,是11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血红的《邪风曲》。相关的举措,后来误传为“2005年10月起点中文网推出作家福利制度,通过网站补贴来扶持和培养新人作者”。这里的“新人”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是指被挑选出来的8个顶级作者,并非一般作者,更非刚刚进入网络文学创作领域的“新手”。

2006-2007年:保障基层作者的职业化

2006年5月5日,17K文学网正式成立,在此前后,其从起点挖走了许多大神作者和编辑。起点为应对17K的挑战,推出了系列关乎网络作者的福利制度。意者解释:“一开始我们确实优先考虑顶尖的作家。随着商业化的发展,我们发现普通作者的‘太监’率太

高了,流失的作者太多了,随便停更。有些人写书单纯靠电子订阅赚的钱太少,他没办法去坚持梦想。我们发现,作者最难的第一关就是能不能写完一本书,如果把第一本书写完,而不是写了二三十万字就突然没动力放弃掉,他就能坚持写作。宝剑首先提出,如果网站要发展的话,我们应该给这些作者提供最低保障。就是让普通作者能坚持写满四个月,只要每个月发表十万字,我们就给你一千块钱,让你能把这本书完成,延长你的写作生命。我们希望作者能够在写作这条路上持续走下去。我们会不断冒出来那些对作者写作有帮助的想法,去采取措施,建立机制。我们‘低保’面对的是那些写二三十万字就坚持不下去的,或者说没收入没有钱去实现梦想的作者。至于那些全年写作,天天更新,坚持梦想的人,是不是也该给他们一些奖励?于是我们就设立了全勤奖励。写得更好的,我们就提供半年奖;如果写得更加好的话,我们可以买断。就是这样,我们不断完善作者梯队体系。”^[3]

2006年3月8日起点中文网编辑部发布公告,为了“让更多热爱写作的人能够进入到起点写作,帮助作者渡过创作低潮期”,4月1日起,实施“天道酬勤-起点签约作者保障计划”:凡签约起点电子分成协议的起点作者,自作品上架第二个月起,凡每个月发表字数超过十万字但单月稿酬不足八百元作品,可以向起点中文网提出加入作者保障计划,起点中文网根据申请会将其稿费补足为八百元发放,以保证作者每月稿酬最低收入为八百元。当作品单月稿酬(含正常稿酬+奖励稿酬)超过八百元时,则按正常应得作品稿酬发放。这是起点中文网“低保”制度的雏形。

4月25日开始,继针对高端签约作者实施的“月、年度奖励计划”、针对新进签约作者实施的“作者签约保障计划”后,起点中文

网将针对起点全体VIP签约作者发布“起点签约作者支持计划”，实施“天行健一起点签约作者支持计划”。具体内容包括：起点VIP签约作者中已完成至少一部VIP签约作品，且没有签约作品中止更新情况。已完成的VIP签约作品最高单章订阅不低于三千人次（非免费章节）。视作者、作品情况，电子版买断价格将不低于每千字五十元。作品签约后，签约作品每月交稿不低于十万字，同时为保证作品质量，最高不超过十五万字。起点中文网将负责签约作品的发布排期及推荐安排。“起点中文网承诺将对每部签约作品进行一次封面推荐的安排，帮助作者一举成名。”

2007年2月5日，17k正式推出VIP付费阅读制度。3月7日，盛大宣布向起点中文网增加一亿注册资本。起点推出“千万亿计划”。其中，“亿”即盛大集团向起点中文网增加一亿注册资本。“万”主要是针对原创作者的一项综合福利计划。增资以后，起点将承诺所有的起点签约作者，在完成与起点所签署的合同的的前提下，起点将给予他们一年不少于一万元人民币的收入保证。“千”是千人培训计划，建立专项教育培训基金培训作者，包括“网络作者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根据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宝剑锋的说法，这个“千万亿计划”的提出，“主要是象征意义”[陈新榜，吉云飞，邵燕君. 网络文学崛起的历史细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林庭锋访谈录[A]. 邵燕君，肖映萱，主编. 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4]。重要的是传递一种信号，很多举措并不一定真正落实。

但围绕作者福利制度的建设在当时的确是开展了。7月1日，起点中文网正式实施2007年起点作家福利体系，提出完整的作家奖励计划、作家支持计划和作家保障计划。奖励计划包括完本奖励、月票奖励和出版奖励；支持计划包括买断、雏鹰展翅、签约金和文以载道；保障计划包括作家年金、开拓保障和作家星级。其中，最重要的是雏鹰展翅计划，即后来俗称的“起点低保”，规定在起点签约上架的作品，从第二个月开始若收入低于一千二百元，可获得持续四个月的最低一千二百元、最高一千五百元的创作保障金

。作者只用月更四万字即可拿到完本奖。作家保障计划，即每年为签约作者投保，包括意外身故，伤残、烧伤及交通意外事故。白金作者、vip作者保额分别为十万、两万。至此，起点中文网的作者福利制度完整建立起来，此后的变化都是福利补贴力度的扩大和补贴范围的拓展。

2010年：激励与保障并举

2010年1月1日，起点中文网推出新的《起点作品“完本奖励”计划》，规定“凡签约并遵守起点电子分成协议的起点作者在签约作品上架销售半年期间内，凡每月完成更新VIP字数6万以上（含6万，但不包括免费章节字数）以上的签约作品，即可获协议稿酬百分之二十的稿酬奖励。凡签约并遵守起点电子分成协议的起点作者在签约作品上架销售半年期间内，凡每月完成更新VIP字数十二万以上（含十二万，但不包括免费章节字数）以上的签约作品，即可获得协议稿酬百分之四十的稿酬奖励。在实现完本奖励的同时，配合创作全勤计划，还可以获得五百元全勤奖金！VIP作品上架当月与完结当月的完本奖励均不受VIP更新字数限制。”

至此，起点中文网签约作家福利制度趋于完备，该制度由“创作保障型”“创作激励型”和“收益分享型”构成。“创作保障型”是指对于尚未取得成功但符合条件的作者，由网站按照标准进行补贴，并为这样的作家购买意外保险。“创作激励型”则按照不同的情况，针对性地鼓励作家创作，如鼓励作家与读者互动、激发作家写作激情的“月票奖励”、鼓励稳定创作的“全勤奖励”和“完本奖励”。其中，“全勤奖励”指每月更新字数达到一定标准，就能获得对应的奖金。“完本奖励”指如果作者达到相应的更新条件，就能获得一次半年性的奖金，结算期为年中和年底，具体数额是半年稿费的一定比例。“收益分享型”就是网站平台获得的多个类型收益均与作家分享，比如“道具打赏作家”“渠道稿费分成”“版权销售分红”。这三个类型共十余种福利相辅相成，基本覆盖签约作者群体^[5]。

2013年：拓展保障范围

2013年3月2日，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团队集体请辞，吴文辉与二十多名核心中层出走。6月，起点中文网CEO侯小强推动为旗下作者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医疗保障，同时提高收益分成并推出新的奖励制度。具体规定包括：凡签约起点电子分成协议的网络作家，自作品上架销售第二个月起，只要满足更新条件，而单月稿酬又不足一千三百元的，可以向起点中文网提出加入“雏鹰展翅”计划，起点中文网根据申请将补足其稿费至一千三百元发放。申请参加该保障计划的作品，应在当月30日前发布“VIP字数”满十万字，且作品每日发布“VIP字数”最高不能超过一万字。

此次调整还扶持小众门类和题材：如针对网络文学体系中缺少篇幅较短作品的生存空间，推出小长篇作品扶持计划，以改善这类作者在网络文学中的边缘化现状，起点每年将投入上千万购买一百五十部二十万字以上、五十万字以下的作品；为了让一些并非写作流行题材作品的作者脱颖而出，改变作者无法在各类奖项和榜单中获益的现状，推出了全新评价系统——好评榜，预计今年将投入五百万；针对有创作潜力的作家推出“潜力作者扶持计划”；覆盖所有签约作者的新全勤制度，对签约作品提供三百到一千元的全勤^[6]。但这些举措因为起点中文网、盛大文学的震荡，并未严格落实。

2020年：“职业作家星计划”加大补贴力度

2020年受到“五五断更节”的影响，阅文集团对旗下的网络作家合约进行调整，并在9月23日发布“职业作家星计划”，宣布从2020年10月1日起，在标准合约百分之五十分成的基础上，对坚持创作的签约作家每个月额外发放百分之二十的自有平台订阅稿酬作为创作补贴，并为新书提供每月一千五百元最高四千五百元的新书补贴，无需申请，直接发放。此后，达到成绩基准线的作品还将继续获得每月1000元的写作奖励。“与此前每月固定获得600元全勤奖相比，作家平

均回报大幅提升。这一方面保证了作者在新书写作阶段的基本收入,给予其尝试、探索的时间,另一方面也能充分激励作家保持更新持续创作。”^[7]对于潜力题材如现实题材、传统文化及其他个性创作内容品类,只要作品篇幅和内容质量达到标准,可获至少五万元的保障条约。

“网文”创作福利制度是“网文”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网络文学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只有脚踏实地回到历史现场进行观察、考证,从实践经验而非理论预设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网文”的发展逻辑,看清其未来。限于所掌握的资料,本文只能以起点中文网为中心来勾勒“网文”创作福利制度的发展历程。至于其他网站是如何在这些制度基础上进行调整的,以及这些制度背后的理论问题,都有待继续探究。

- [1] 陈新榜. 网络文学职业作家体系的建立——起点中文网创始人侯庆辰访谈录[A]. 邵燕君, 肖映萱, 主编. 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71.
- [2] 起点中文网编辑部. 起点第一批职业作家全新亮相[EB/OL]. (2005-09-26) [2025-03-0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1030024804/http://www.cmfu.com/about_zyzj.asp.
- [3] 陈新榜. 网络文学职业作家体系的建立——起点中文网创始人侯庆辰访谈录[A]. 邵燕君, 肖映萱, 主编. 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74-175.
- [4] 陈新榜, 吉云飞, 邵燕君. 网络文学崛起的历史细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林庭锋访谈录[A]. 邵燕君, 肖映萱, 主编. 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55.
- [5] 明江. 网络作家福利制度升级[N]. 文艺报, 2013-06-12(1)
- [6] 同上
- [7] 澎湃新闻. 阅文升级作家福利:额外发放20%稿酬,更大投入补贴作家[EB/OL]. (2020-09-23)[2025-03-0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606718554348231&wfr=spider&for=pc>.

(责任编辑:战玉冰)

“网文出海”之后：海外网文平台的发展样态与问题探微

许潇菲

(安徽大学文学院)

摘要：从本世纪初开始，经过“内容出海”“模式出海”的阶段性演进之后，我国网络文学出海目前正快速步入“平台出海”阶段。从发展样态来看，目前海外网文平台赛道拥挤，传统老牌网站与多个新兴网站呈现竞合关系，各大平台在产业功能上积极互融重组；网文的出海形式则从主题素材的表层传播，转向叙事机制深度渗透。从伴生问题来看，仙侠题材红利期正消退，海外原创文学规模日隆，对国内翻译网文市场亦存有一定程度的侵占。而层出不穷的翻译问题和转译挑战，以及阅读金额过高、付费制度不完善等痼疾，阻碍着海外网文平台大规模提质升级。应对策略的实施则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平台企业的锐意转型和创作者的形式创新，三方共同发力、多管齐下。

关键词：网文出海；海外平台；原创网文；付费阅读；

从2002年起点中文网发起人之一宝剑锋的《魔法英雄传奇》在海外出版算起，我国网络文学至今已走过“内容出海—模式出海—平台出海”的三阶段。如今，“网文出海”的热度仍在持续攀增，多个头部网文企业旗下平台出海，直接带动全产业链生态向欧美、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国外市场大规模移植。近几年来，不少国内互联网厂商还在持续加大海外投放量，平台数量和种类都与日倍增。随着数媒技术的迅猛发展，网文的传播路径和形式也越发多元，平台之间的产业联动和领域合作也变得愈发频繁。在这种态势下，当前发生的许多情况，都与“网文出海”的早中期阶段有所出入。因此在总结中国网文出海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海外网文平台在运营中遇到的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

一、海外网文平台的竞争生态与融合趋势

截止目前，我国“网文出海”已经在美国、英国、德国等欧美市场，以及越南、泰国、印度等东南亚市场初步培育了一般读者的网文阅读习惯。但随着传播版图的逐步扩大，海外网文平台所处的生态环境也变得极为复杂。总的来说，2020年因全球疫情而意外带来的电子书市场红利正在持续减弱。当下全球的政治经济形势也为出海市场的总体环境不断增加变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网文出海的平台市场才刚

刚落地生根，距离完全饱和还为时尚早，利润蓝海也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容量。因此，我国海外网文平台目前不仅正面临着亚马逊的Vella、德国的Inkitt、韩国的NAVER、印度的Pratilipi等海外原生文学平台强势入场带来的压力，国产出海平台彼此之间也在版权归属、IP开发、技术钻研等方面的竞争态势愈发激烈。

我国国内的出海网文平台的赛道同样较为拥挤，逐渐分化为三条发展道路。一条是以翻译国内网文为主的老牌传统海外平台。如起点国际、掌阅iReader和WuxiaWorld等。第二种是将重心主要放在海外原创作品孵化的国内新秀厂商，这个赛道以新阅的Good Novel和无限进制的Dreame最受好评。为了降低成本、加大转型力度，这些平台极力减少在翻译项目上所耗费的资金，甚至会砍掉之前上架的旧书和译者团队^[1]。还有一种是由国内互联网企业创立的海外平台，旨在开发文字阅读之外的漫画、短视频、互动游戏小说等其他类型的传播形式。如中文在线的Chapter，字节跳动的Fizzo，腾讯的We Comics等。由于形式新颖，符合当代数字媒体的视听文化潮流，在海外用户群体中也受到格外欢迎。由此可见，海外网文平台赛道竞争的激烈程度之深，较之十年前“网文出海”概念刚萌生的阶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从结果来看，海外网文平台之间日渐加剧的竞争态势，却反向促成了平台内部的功能转型以及平台之间合作契机的谋求

——这也从侧面反映当前全球媒介文化的“融合”趋势。亨利·詹金斯认为，“融合”(convergence)正取代“拼凑”，成为当前文化的一种隐秘而正当的生态^{[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2]}。在文化传播视域下，“融合”首先体现为一种杂糅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逻辑。即文化客体可以通过在地性转换，被当地的文化主体所吸收、内化；从媒介样态的角度出发，“融合”又体现为不同种类的媒体之间的内容流动和受众迁移，以及在功能、产业等方面的合作。毫无疑问，全球媒介文化的“融合”趋势将会对一切媒介形态和传播结构进行革命性重组。这种传播方式突破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他国”等二元论和本质主义视野，有别于以往的单向传输及其内化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3]。与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搭建包容开放的中外文明交流平台，实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的和平传播策略不谋而合。也对我国海外网文平台垂直深耕作品内容，开发优质IP并拓展应用场景，延长海外网文产业链，形成“长、深、广”的良好发展态势，起到宏观的调控性指导作用。

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网文出海平台主要在功能、产业等方面展露出并蒂连枝的融合态势。首先，出海平台功能从网文阅读朝向漫画阅览、短剧观看、经典赏析等综合向度发展。如，起点国际在网文阅读外，还

提供热门网文改编的漫画。有《修真聊天群》《放开那个女巫》《全能法师》等国内知名网文改编网漫,也上架了韩国的知名网漫《我独自升级》。Dreame为了更贴近西方文化语境,进一步丰富用户群体类型,在展示网文作品的同时也提供西语经典文学资源。其次,一些资金充足的头部平台开始注重开发其他类型平台,这些子平台能够与母公司之间形成合作网络。一般而言,母公司主要负责提供优质的内容IP,各子平台则会将其进行其他形式的改编,在短剧、漫画、有声书、互动游戏等多方面持续发力。比如无限进制在建立以文字阅读为主的Dreame后,又接连开发短剧平台Dreame Short、有声书平台We hear等,实现版权资源的内部高效循环的同时,将整体产业链进一步延长。此外,多数海外网文平台还会积极与所处国家的机构、企业、商家等达成合作。譬如,掌阅iReader抓住国家推行“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积极培育海外合作伙伴,与当地的线下出版机构进行合作。起点国际与英文翻译网站Gravity Tales网站建立合作关系,为提升国内网文出海质量打造专门性的翻译词汇库。

鉴于国内海外网文平台在竞争态势下“卷”出的不同策略方针和营销特色,网文的海外传播也在题材内容、传播形式以及运营机制等方面发生程度不一的变化。这就需要实际深入到海外网文平台内部,通过分析各大网站的热门榜单,以及读者用户对作品内容和平台媒体的评价文本,进行多维度考察和具体讨论。

二、海外网文平台的作品构成与在地接受

(一) 黑暗浪漫:原生文化接近性的建设启迪

在网文出海的中早期阶段,尤其是内容输出模式方兴未艾的时候,海外原创网文的境遇相对来说处于绝对劣势。一方面,彼时从事海外原创网文创作的作者数量极少,中国网文的类型写作套路对海外国家而言仍属于陌生的叙事领域;另一方面,海外受众对于英文原创网络小说的评价并不高,普遍

认为还是对中国网文既有套路的不成熟的模仿。而如今再打开海外网文平台,如起点国际,根据《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截止2024年底,起点国际累计海外访问用户近三亿人次,签约作者中“00后”占比45%,成为海外原创网文的中坚力量^[4]。目前该平台的潜力榜、实力榜、每周精选榜等等各大榜单上,也出现众多原创小说的身影。

RWX在访谈中谈起过,平台大量上架海外原创作品已经并不算是一种文化传播。^[5]但结合当前全球文化输出模式的转型趋势,这个结论还有待商榷。美国传播学学者约瑟夫·斯特劳巴哈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文化接近性”概念。他通过对巴西观众对跨国电视剧节目的接受研究认为,受众要么会因为对本土文化更加熟悉而偏爱国家或地方层面的节目,要么会更加偏爱超越国家层面的区域内的电视节目。而理想的跨文化传播将会是在多种因素的杂糅下,构成从本土到全球、更强调“结合”而非“对抗”的多层文化认同^[6]。以女频原创小说领域为例,在出海初期都反响平平的都市、浪漫、甜宠等题材,在经历黑暗浪漫原生语境的“转文化”适应性传播后,目前却在海外受众群体中大受欢迎。正如十几年前《黑夜传说》《暮光之城》《吸血鬼日记》等西方影视剧爆火一般。恶龙、狼人、吸血鬼等经典哥特元素如今在海外原创网文中仍然非常受欢迎。仅从网站页面呈现的标题来看,甚至都达到千篇一律的程度。《吸血鬼的命定新娘》(作者JM Snap),《破碎的狼人》(作者Sarah Skuld),《龙帝国传奇》(作者Jenny Fox)系列等,都是Dreame上热度过百万的爆火原创小说。这些海外原创女频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处于《简·爱》《荆棘鸟》《呼啸山庄》等西方经典女性小说对情感的理解框架内,呈现出西方文学历史在地域性类型写作形式中的经验沉积。

此外,海外原创作者的增加,必然会使得海外网文在模仿国内网文套路的基础上,叠加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形式要素。正如伯明翰学派代表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提出的,属于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人会有着大致相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可以用彼

此相互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情绪^[7]。因而海外读者在阅读时倾向选择带有熟悉元素的本土作品,原本就属于正常的接受心理。2022年,阅文集团在国内举办“第二届Webnovel出海作品征文大赛”就分为“出海女频赛道”“原生女频赛道”两条赛道。这种“国产叙事机制”+“西方文化元素”的“杂糅性”传播方式,正是利用原生文化接近性塑造了一个更平等的文化交流公共空间。但平台仍需时刻警惕岩渊功一提出的,因追求经济利润而在出海产品中放弃本国文化的“文化无味”(cultural odorless)现象。任何文艺作品首先是民族的,继而才能是世界的。打造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国际IP,始终是海外网文平台内容建设工作始终应该围绕着的核心理念。

(二) 在地化叙事:功能性移植与文体接受区隔

我国网文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读者的阅读品位会随着阅历的增长变得越发“刁钻”,“小白”也终究成长为“大白”。这一点是人之共性,无分中西。我国网文自大规模出海以来已有十多年,在这个时间段内,海外网文读者的阅读品味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情节、类型、叙事机制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定的偏好规律。

概而观之,在情节要素方面,海外读者更倾向于情绪张力大、刺激感强烈的情节,因此添加了重生、复仇、逆袭等反转元素的作品受到热烈追捧。比如起点国际中季度榜排名第一的作品,《三位兄长的宠爱:被忽视的女继承人的回归》(作者BAJJ),就是一部将“重生打脸”元素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海外原创小说。从叙事机制的角度来看,形式新颖并具有一定科技感的系统文、游戏文、直播文的写作套路较受作者和读者欢迎。如起点国际浏览量达到三十五万的海外原创小说《暗影之仆》(作者Guilty three)、WuxiaWorld上好评价率较高的韩国网文《异世界魔法射手》等。从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压缩型文体特征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国产网文“折叠叙事”的熟悉气息。^[8]这说明网文出海的影响模式正从题材输出,转变为创作思维

的渗透。不过,对于阅读套路化严重的超长篇作品,海外读者则持普遍批评态度。比如在起点国际上吸粉无数、达到一点八亿次浏览的《天道图书馆》,评论区中同样不乏对套路重复循环的质疑之声。读者Lunes较为中肯地评价道:“就我个人观点而言,这本小说的开头很有趣,因为主角很帅,打脸情节也很酷。但当你意识到整本小说只是无休止的打脸循环时,你就会习惯故事的精彩,你开始阅读这本小说时所有的兴奋和期待都会消失。”^[9]女频小说的情况跟这般类似,海外读者对于女性角色的性格塑造较为包容,但小说必须鲜明地体现女性主角的成长轨迹,故事也要足够有趣。

这种接受行为上的区别,恰恰体现出商业模式对小说文体形式造成的巨大影响。华莱士·马丁认为,叙事作品因为衍生出情节主线之外的故事而增长,这原本就是“从东方传到欧洲的技巧”^[10]。国内网文往往会通过拓展空间纵深、延展支线剧情、循环叙事套路,将小说绵延为成千上万的超长篇才完本,国内读者也逐渐培养出零散阅读的方式。而海外读者在此之前少有阅读超长篇小说的习惯。西方对于小说(Novel)的一般认知是“散文体虚构的拓展形式”^[11],故事结束也就意味着叙事结束,很少有为了延长叙事而无限叠加故事的创作行为。另一方面,目前海外原创网文的商业运营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网文阅读至今还属于小众文化圈,并不似在国内已跻身于文学阅读的主流之一。不过从客观来说,超长篇体裁带来的套路重复和叙事模板化等弊病,在国内类型网文的发展过程中其实也的确一直存在。正视海外读者用心提出的问题和建设,或许将会成为反向促进国内网文创作突破瓶颈期的重要动力。

三、海外网文平台的阅读机制与存在问题

(一)翻译仍是网文出海的核心问题

语言文字是承载着海量信息的符号载体,翻译也在文化解码过程中担任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当前出海阶段里,有部分海外网文平台从不同角度出发,针对翻译方面存在

的问题持续发力。起点国际启用机翻和人工翻译相结合的模式,在提升翻译速度的同时尽量保证译文质量。WuxiaWorld则坚持精品化的人工翻译,每年都需要招募大量专业翻译人员,海外读者也可以给满意的译者进行打赏激励。事实证明,这些出海平台在这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是具有先见的。从海外网文平台的读者评论文本来看,小说的翻译质量会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欲望和理解程度。因此,提升国内网文文本的翻译水平,将对拔高“网文出海”的总体内容水平起到关键性作用。

翻译在内容的传达层面举足轻重,有时即便是在极其细微的地方,文化隔阂所造成的理解差异也会显露无疑。譬如起点国际上,《修真聊天群》中的人物“苏氏阿七”的翻译就经过屡次变动,但始终不得其意。“ah Qi”由于没有准确体现中文拼音的音调,容易让读者误认为是“阿齐”;“Seven”则又过于简略,还丢掉了姓氏,更让人摸不着头脑;“Su clan seven”是目前最为接近中文语义的名字,但仍然有海外读者质疑这个名字“是真的吗?”事实上,海外读者对于译者的专业水平十分看重,对译者的选择甚至直接决定后续接受行为。在《诡秘之主》的讨论区,就有读者欣悦地提到这本书被“最好的译者”翻译了。可见译者水平在海外网文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丝毫不亚于原著作者的创作水平。WuxiaWorld一直专注于精品化人工翻译道路,打造一片有温度的文化传播语境。耳根的《光阴之外》是近期在WuxiaWorld上保持高度热门的作品。它的第一卷名为“惊蛰”,第二卷名为“夏至”,而该书译者也在章节末尾贴心地附上中国二十四节气的介绍网页。这种极具人文情怀的做法激发读者在阅读中自行查阅相关资料,他们在讨论“惊蛰”与角色设定关系的同时,将话题延伸到小说的“因果轮回”主题,最后联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内蕴的朴素善恶观,交流一片火热。这正是良好的翻译策略在文化传播生态中所造成的积极效应。

不过,目前的翻译难题还不仅仅是一些与传统文化以及民俗有关的名词释义。数媒技术文化语境促进了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

融合,造成奇特的“综神话”^[12]现象;网文创作为语言选用、题材选择、人物设定等方面所体现的数据库拼贴思维也愈发明显,文本内容混杂。此外网文中还有不少自创的专有名词和升级体系。更重要的是,现在许多平台从“中国—西方”的单向传输模式,转为面向世界各国之间的多向度传播模式。许多海外网文平台上除了上架中国网文外,还引进了韩国、越南、德国等其他各个国家的小说、漫画等资源。这使得翻译问题早已逸出了“中文—英文”的单向输出,面临着“中/英文—非英语种”的复杂转译问题。可以说,即便引入了高技术含量的AI辅助翻译,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全球化加速趋势,高级翻译人才的紧缺在短时期内仍然会持续困扰着海外网文平台。

(二)优质内容需适配更合理的付费机制

“网文出海”在生态出海阶段所取得的重要成效,就是循序渐进地坚持将付费阅读模式移植海外。为了进一步提高付费模式的运作效率,海外网文平台也在积极调试各种措施。WuxiaWorld从之前的完本免费,转为阅读到一定章节后每天免费解锁两章,或者付费提前解锁的模式。起点国际则通过灵活多样的付费机制打出组合拳,上线了vip会员充值、广告解锁付费章节、“Wait or Pay”等可选择项目。当前海外读者的阅读消费欲望较高,总体发展呈现向好趋势。不过通过海外用户对网文平台的评价来看,与国内磨合已久的成熟付费模式相比,海外网文平台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是付费机制对阅读行为的干扰。原创小说的每章字数普遍较短,起点国际的全勤奖获得只需每天更新一千五百个单词的一章,或更新分别一千个单词的两章。读者在阅读很短的一段文字后就需要做任务获得灵石(Spirit Stone)解锁,导致阅读体验较差。其次是付费系统较为僵化。许多质量较为粗糙的机翻网文的价格与人工精修网文的价格差距并未拉开,这迫使读者转而选择本土阅读平台。在掌阅ireader软件的苹果下载评论区中,有读者留言“……我不会为一本需要大量编辑和改进的书付那么多钱”,因为价格甚至“比我在Kindle或书店购买平装书

的价格还要高得多”^[14]从现实角度来看,吸引大多数海外用户的仍然是小说呈现的故事本身,因为许多海外用户都会坦诚评论道,平台提供的故事确实是优秀且足够吸引人的。但国内平台本身的品牌魅力还尚未真正打响,导致用户在付费看完想看的小说后,有极大可能选择卸载平台软件。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推出包月包年的付费阅读服务也注定反应寥寥。

根据我国海外网文平台的两大重要市场阵地来看,东南亚等国家的阅读消费水平与欧美市场有较大差距。如果平台将章节价格设定的太过昂贵,可能会大幅降低海外用户的阅读欲望,不利于扩大读者粉丝群体,阻碍平台影响力的进一步推广。因此国内网文付费模式还需要加以变通。在对作品的完结情况和翻译质量不加分类的情况下,盲目设置高额阅读费用并非明智之举。在付费阅读的初期阶段,也或可加入免费抽奖、代金券折扣等福利机制。以增强用户黏性,积累良好的平台口碑为首任。综而论之,掌握一手优质的海内外网文内容IP版权,同时适配更加灵活合理的付费机制,将会成为今后海外网文平台在“网文出海”赛道中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制胜法宝。

结语

网络文学是我国进行海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民间文化力量。相关平台企业更是凭借其灵活的市场思维和商业活力,在创新出海运营模式的同时,不断突破文化接受壁垒,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在数媒技术语境下所焕发的深邃魅力。不过,面对“网文出海”步伐加快之后遇到的现实问题,网文平台该如何在坚守民族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加大转型力度,进一步提高传播能力和影响范围,这就对我国“网文出海”的整体战略布局提出更高要求。

在顶层设计层面,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海外网文平台的扶持力度。一些在海外平台发展中较为棘手的问题,譬如网文盗版侵权行为,就亟需官方部门与平台所在国进行交涉,督促对方完善立法或依法追责。针对电

纸阅读业界内的技术人才交流、IP授权改编等跨国型企业合作,也需话语权重较高的官方部门连线搭桥。对平台而言,在由“跨”到“转”的全球媒介传播趋势下,海外网文平台则需要对在地化建设进行更多的成本倾注。创作者方面则可以顺应文化接近性原则,利用流行叙事机制减少文化传播过程中由意识形态色彩造成的接受隔阂,以精彩的故事叙述唤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感共鸣,形塑现代中国的文化符号。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设研究》(18ZDA283)阶段性成果。]

- [1] RWX,吉云飞.从粉丝翻译网站到商业网文平台——再访WuxiaWorld创始人RWX[J].网络文学研究,2023,(01):242-26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71.
- [2]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9.
- [3] 史安斌,盛阳.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J].当代传播,2020,(01):18-24.
- [4] 倪妮.中国网络文学加速出海 全球开拓发展新空间[EB/OL].(2024-12-23)[2025-01-17],<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4/1223/c404023-40387740.html>.
- [5] 吉云飞.“起点国际”模式与“WuxiaWorld”模式——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两条道路[J].中国文学批评,2019,(02):102-108+159.
- [6] 梁悦悦.金砖国家经验与全球媒介研究创新——约瑟夫·斯特劳巴哈教授访谈[J].国际新闻界,2017,39(03):56-73.
- [7] STUART HALL.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2.
- [8] 汤哲声,黄杨.网络小说折叠叙事的文化传承与海外传播[J].甘肃社会科学,2021,(06):79-86.
- [9] User “Lunes”.Reviews of <Martial-God-Asura>[EB/OL].(2025-01-17),[https://www.webnovel.com/book/library-of-heaven's-path_6831850602000905.\(2020-09-23\)\[2025-03-0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606718554348231&wfr=spider&for=pc](https://www.webnovel.com/book/library-of-heaven's-path_6831850602000905.(2020-09-23)[2025-03-0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606718554348231&wfr=spider&for=pc).
- [10]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2.
- [11] [英]阿拉斯泰尔·福勒.文学的类别:文类和模态理论导论[M].杨建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32.

- [12] 谭佳,许雨婷.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网络文学研究——以神话现象为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01):24-33.
- [13] User “ItsOk2eatpopcorn4dinner”.Ratings and Reviews[EB/OL].(2020-09-19)[2025-01-17],<https://apps.apple.com/us/app/ireader-story-novel-e-book/id1357465979?l=zh>.
- [14] User “B20kEn”.Ratings and Reviews[EB/OL].(2022-11-01)[2025-01-17],<https://apps.apple.com/us/app/ireader-story-novel-e-book/id1357465979?l=zh>.

(责任编辑:张永禄)

《网文新观察》征稿启事

《网文新观察》电子刊创办于2016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指导,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主办。本刊作为我国第一本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的电子刊物,立足上海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先发与先行地位,以批评团结作者队伍,以批评促进平台建设,以批评助力传播影响力,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文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文化产业的持续繁荣。为进一步提升刊物质量和办刊水平,诚请海内外读者赐稿。

一、主要栏目设置

1.前沿焦点:集中展示近期发表的网络文学研究的前沿讨论及核心观点,汇集学界切入前沿问题的探索思考过程,从海量的文本、现象、内容中,提炼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视野,为网络文学和文艺研究构建“从现象而及理论”的交流平台。

2.最新文本:结合网络文学前沿发展趋势,聚焦最为新锐、具有代表性和话题性的作家作品,携带着新鲜的问题意识,站在创作与评论的第一现场,捕捉网络文学由当下通往未来,由精品转化为经典的可能契机。

3.圆桌论坛:围绕网络文学的时代发展议题,邀请行业内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捕捉网络文学发展新现象,研判网络文学发展新趋势,及时诊断网络文学运行中的新问题。

4.重磅出击:对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影响力排行榜、上海作协天马奖等国内重大奖项的获奖作品,进行集中点评或综述,展示上海乃至全国网络文学创作、研究最高最新成果,发挥范本价值、引领作用。

5.现实题材专研:聚焦各大网站平台的现实题材征文比赛获奖作品,以及网络作家深入生活的主题创作,深入探讨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创新发展,解码大流量转化正能量的创作启示。

6.网络文学产业研究:呈现最新产业趋势,跟踪剖析产业逻辑。对网络文学产业的多个方面进行调研分析,如网文IP转化、分成模式、APP运营、读者大数据分析等,力图向学界及时反映业界重点关注对象,为业界提供相关咨询指导,进而搭建产业与科研之间的有机沟通机制。

7.类型文学深研:立足网络文学文本的类型化取向,整体展示网文的类型格局,探究成熟类型的艺术特色和价值沉淀,把脉网文类型发展新动态和运动轨迹,在现象、文本、史料和理论四位一体中呈现网文类型学面貌与研究成就。

8.网文出海:着眼文明互鉴战略,主要聚焦网文的海外传播形态、网站运行机制、网文翻译与文化在地化、域外原创网文、网文共同体建构和热门出海文本等研究,通过网络文学“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国形象”。

9.网络作家专辑:每期集中展示一位网络作家及作品,涵盖分享创作经验和方法的作者创作谈,探讨创作风格、行业趋势、转型路径、新书推荐、写作困境等话题,以及专家学者对具体作品的评论解读。

10.网史钩沉:打捞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史料,以历史化的角度思考当下。本栏目文章以网络文学为汇焦点,内容不仅包括传统文学史,也关注文化史、媒介史、技术史、经济史等各个方面。

二、征稿要求

1.文章要求体现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前沿,内容真实、论点鲜明、视角独特,文字精炼,可读性强。标题要做到简明简洁,最多不超过20个汉字。

2.来稿字数在5000字至8000字为宜(特稿除外),并提供文章摘要(200-300字)和关键词(3-5个)。

3.来稿一律使用Word排版,正文、摘要和关键词宋体五号,大标题宋体三号,副标题仿宋小三,小标题黑体四号(再下一级标题黑体小四),作者及工作单位楷体四号,行间距1.5倍。图表名宋体10磅(如:表1xxxxxxxxx,图1xxxxxxxxx),英文同用宋体,全文不加粗。

4.参考文献一律采用文尾注。按《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进行标注。文献序号格式①②③……(注:网络文学作品引用格式按:作者.书名:章节名[EB/OL].发表网站.发表日期[查询日期].查询网址。例如:半麻.《赛博剑仙铁雨》:忒修斯的方白鹿(四)[EB/OL].有毒小说网,2020-08-03[2024-12-26].https://www.youdubook.com/bookread.)。

5.文尾提供作者简介:姓名、籍贯、出生年、工作单位、职称、所获学位、研究方向、主要学术成果(如:xxx,xxxx人,xxxx年生,xx单位xx职称,博士学历,研究方向为……,主要学术成果有……)。

6.凡属国家级、省部级或者其他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用[]在位于正文和尾注之间,距上下各一行标明基金名称及基金项目编号。

7.请在每篇稿件后附上您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真实姓名、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有效联系方式,以便及时联系。

8.本刊有权对文章进行删改,如不同意删改,请予以注明;

9.请保证文章版权的独立性,来稿文责自负,严禁抄袭。

10.本征稿函长期有效。

三、投稿方式及稿酬

1.本刊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请将稿件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邮箱:
wwwxgc675@126.com

2.来稿必读,两个月内如无回复,可另行他投。

3.所有投稿文章将择优选用,所刊发稿件均有稿费。

《网文新观察》编辑部
2025年3月28日